

大衆文藝叢刊第二輯

人民文藝

「五四」二十九週年
文藝創作與主觀
評姚雪垠的幾本小說

夏喬胡

何木繩

我怎樣飛向了自由的天地
結親
苦難的童年

丁蔭丁

玲琴力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412 8035 47369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五日
香港生活書店總經售

大衆文藝叢刊第二輯

人民文藝

「五四」二十九週年

文藝創作與主觀

評姚雪垠的幾本小說

編者 蕭軍
副編者 蕭軍

我怎樣飛向了自由的天地

結 親

苦難的童年

丁 葛 丁
力 琴 玲

日一月五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售經總店書活生港香

著名學文界世

• 版出新最 •

德 玖

哈代著

會季肅譯

每冊港幣七元六角

玖德是哈代的最後一部小說，最足以代表他的思想，和作風，一出版就轟動了當時的英國文壇，被認為是十九世紀的一部不朽傑作。他用制度、習俗、宗教、兩性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和人性的難於捉摸作經，用絕望、失戀、貧痛作緯，巧妙地織成了一張衝不破逃不出的漫天密網，把一個懷抱大志、苦學不倦、而又多情的玖德，活生生的給抓了進去，將他層層緊裹起來，越收越緊，直到他掙扎不得，窒息而死。作者始終以沉痛的同情，動人的筆調，寫成了這部在人生悲劇中最慘酷的悲劇。

安娜·卡列尼娜 被開墾的處女地

L·托爾斯泰著

上下兩巨冊
周寬·羅稷南合譯
港幣十四元四角

梭羅訶夫著
立波譯
港幣六元



鐵 流

綏拉菲摩維支著
(本圖插)

曹靖華譯
五角二元

綏拉菲摩維支的這本巨著，是描寫俄國革命內戰時的史實小說，作者曾經參與戰爭，他將豐富的親身經歷描繪得無比的壯烈美麗，譯者曾將初版重新校看一遍，使譯文更流利，書中並附精美插圖。

華倫斯泰

席勒著
郭沫若譯
每冊港幣四元二角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必立作

晚歸



北師大圖 R2400957



「五四」二十九週年……………	夏衍（四）
文藝創作與主觀……………	喬木（八）
畧論文藝大眾化……………	穆文（二〇）
朱光潛的怯懦與兇殘……………	荃麟（二七）
評姚雪垠的幾本小說……………	胡繩（三一）
評「我的兩家房東」……………	馮乃超（四一）
我怎樣飛向了自由的天地（散文）……………	丁玲（四五）
結親（小說）……………	葛琴（四八）
苦難的童年（長詩）……………	丁力（六二）
一個雷雨的晚上（小說）……………	馬烽（七一）



實 在 的 故 事

自己的故事（散文）

李 晦（七六）

毛澤東的故事

謝覺哉（八〇）

王喜天的冤恨

劉 五（八二）

一張新文書的起草

冠 潔（八四）

桌上的錢

張 明（八四）

拉煤者

雪 枝（八五）

翻身花

楊 帆（六八）

堅 壁

田 間（六八）

包 袱

爾 明（六九）

翻身謠

范若愚（六九）

佃戶話

解 華（七〇）

「五四」二十九週年

衍

五四這個日子是每年都要經歷一次的，每年在這一天的時候，我們也一定可以聽到和讀到各式各樣的演講和文章，但今年紀念這個日子，我覺得他的意義已經和往常不一樣了。因為經過了二十九年的歲月，支付了無數仁人志士的生命和血汗，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條完成五四運動所要達成的任務的路子，我們的工作已經開始打擊到封建和帝國主義的老根。路認清了，根抓到了，決心走這條路和掘這些根的人風起雲湧般的增加了，那麼說一句老話，我們就可以在較短時期之內，一舉其功於一役了。

但是在今天，假如我們單把眼光注視到半個黑暗的中國的表面現象上，那麼也許可以說，目前的光景是比二十九年之前更黯淡了。單就反帝反封建這兩個基本的任務來說，在這半個黑暗的中國，對於反帝，不僅沒有掙脫帝國主義的羈絆，反而澈底的投入了最陰狠最暴戾的美帝國主義的懷抱，不僅沒有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眼看已經要從半殖民地轉化為全殖民地了。對於反封建，不僅沒有打倒地主軍閥，打倒吃人的禮教，而且由於帝國主義者的培養餵育，用金錢、新式武器、特務制度來武裝他們，使他們更可以肆無忌憚，把封建時代向後拖回到奴隸制度的時代去了。所以在今天假如我們單看局部的，表面的現象，的確會覺得壓在頭上的烏雲變得更濃重了，但，假如我們的鬥志不暫時起作用的烏雲壓倒，把視線放遠一點，深一點，那麼這半個黑暗的中國實際上不過是黎明之前的一段濃黑，而那邊佔全中國人口三分之一的地方，不已經日麗天青，顯現出一片光明的景象了麼？暗了南方，亮了北方，南方的暗雲愈加低迷，北方的陽光就愈顯得燦爛，清勁的風在吹掃，沉滯污濁的氣團已經衝散，新中國的曙光，不已經清晰在望了麼？

在今天回顧一下二十九年的歷史，我們的道路的確是艱險而充滿了血淚的教訓的。當這一代的青年在五四時代睜開眼來的時候，這個面積和人口都和整個歐洲相等的老大國家的確是太落後了。封建勢力像一座積石大山，而在這一座大山周圍，保護這舊勢力的帝國主義又替它築起了鋼骨水泥的碉堡和防柵。我們認清了敵人，找對了方向，但是帝國主義加封建的力量太巨大，我們以覺悟了的智識份子為中心的隊伍還是太渺小了。毫無疑問，和五四以前的一切士大夫階

級的改革運動比較起來，五四運動在性質上已經有了基本改變了，從蘇聯十月革命受了直接影響的五四運動最初在中國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號，使這個運動成爲全國性的羣衆運動，而且跳出了狹義的愛國運動的範圍，明確地提出了科學與民主的目標。因此這運動的意義，在中國人民解放史上無疑是有着劃時代的光輝。「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主義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智識份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與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是當時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綫的革命運動」（新民主主義論），這一段話，是說明了五四運動區別於十八世紀啓蒙運動之處，也區別於五四前的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之處，所以毛澤東先生把五四作爲新民主主義文化運動的開始。這個特點必須爲我們所注意。但是從另一方面說，當時羣衆運動，就全中國人民的比例上看，規模還是很小，同時，西歐資產階級文化思想在當時是起着相當巨大的影響與作用。許多智識份子還以這種西歐資產階級的思想要求，作爲他們嚮往的目標。這是毫不奇怪的，因爲在五四運動初開始時，工人農民還沒有參加，蘇聯也剛剛在新生的苦痛之中，領導這運動的人士中，不過一部分是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智識分子。但五四以後的兩年，中國共產黨就成立了，接着廣大無產階級就參加到這全國性革命運動中來了。到了一九二七年北伐前後這個革命的新文化運動才在較廣大的羣衆中有了普遍的發展，到了大革命失敗，中國革命運動進入到江西土地革命的時期了，這個運動的性質和基礎，便更加明確而堅固了。

從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而轉入到土地革命之後，儘管新生的力量在面積和人口上都祇佔着一個很小的比例，但是從這個時期起，中國已經存在着兩個尖銳地對立着鬥爭着的政治制度。從進步的一面看，最初是在江西、福建、粵贛的偏僻區域，後來是在陝甘寧邊區這個經濟上文化上更落後的地區，在革命政權的保障之下，中國人民在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在自己手裏掌握了文化教育的權利。跟着革命政權的建立和土地改革運動的展開，舊文化在基本上被推翻了，覺醒了的人民大衆，對文化的觀念有了徹底的改變，文化教育不再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從事文教工作的目的不再是從特權階級的立場把這個階級的觀念思想灌注到被支配的人民大衆中去，而是明確地規定了將文化教育當作武裝被壓迫人民大衆起來爭生存爭自由的武器了。可是從反動乃至倒退的一面來看，所謂文化教育的整個面貌就完全不一樣了，不論是在從一九二七到一九三六的內戰時期，一九三六到一九四五的抗戰階段，乃至從一九四五到今天的所謂「戡亂」的年月，在整個法西斯反動政權支配的區域，源於五四運動的新文化和他的工作者始終是反動統治者最憎惡的敵人，始終是反動統治者壓迫、征討、禁錮和屠殺的對象。國民黨反動統治下也有所謂教育文化，但這教育文化是爲少數人的教育文化，作爲奴化手段的教育文化，宣傳封建王權和法西斯思想的教育文化，乃至培養西崽、花瓶、和特務的教育文化而

已。當然，接受了五四寶貴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廣大的青年大眾，是不會對這種反動的文化教育屈服的。從五四、五卅、三一八、一二九到最近奔騰澎湃的學潮，在漫長而黑暗的二十九年中，中國青年一直堅持着五四趙家樓的精神，而在全文化藝術的領域，國民黨儘管有了治安維持法，新聞書報檢查條例，儘管有了點水不漏的統制，酷刑、監獄、特務、打手、幫閑，但是他們不僅不能扭奪過進步文化的主導地位，不能阻遏反帝反封建的激流，甚至終於也不能建立和組織起一道多少足以和進步文化相頡抗的陣綫。在這二十九年的漫長而慘酷的鬥爭中，中國進步文化工作者的戰績是值得驕傲的，他們在這過程中顯示出無比優良的鬥爭傳統，無限高潔的革命品質，從李大釗魯迅到聞一多，即使在最野蠻殘酷的統治之下，中國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和文化工作者一直團結在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之下，前仆後繼，堅韌不屈地爲着中國人民的自由解放而奮鬥。覺悟有先後，戰術有巧拙，鬥爭有勝敗，但是，跟着時間的進行，革命文化的陣營一天天的壯大，革命文化的隊伍一天天的堅強，經過了二十九年的鐵火鍛鍊之後，到今天，不是連過去一直留戀在象牙塔裏的學者教授們，也都勇敢地參加了反飢餓反暴壓的隊伍裏面了麼？

二十九年，回顧一下也許已經是一個漫長的時期，但是反過來說，假如和幾千年的封建統治和一百年的帝國主義侵略比較起來，中國新文化的歷史還是太年青，我們工作者的經驗還是太不夠了。五四時代的青年人從黑暗大陸睜開眼來，開始接觸到科學和民主的光芒，當他們踏入資本主義藝術科學的花園的時候，所看到的景象是豐饒而多彩，炫目而媚惑的。也就無選擇地把資本主義沒落期的文化一併接受下來。這之後不久，蘇聯社會主義革命思想的浪潮掀天撼地而來，中國新文化運動，又好像一個未成熟的孩子被帶入高妙的境界，雖然也吸取了一些有益的滋養，但因為思想和實踐結合不修，也就難免生吞活剝地染上了教條八股的習氣。大部分中國的進步知識份子出身於日漸貧困的中小資產階級家庭，他們在大時代中一方面受着生活的煎熬，革命浪潮的激盪，而另一方面主觀客觀的限制使他們不能真正的接近人民，於是直到今天，大部份進步的文化工作者雖然敢於和舊政治舊經濟制度作堅決的對立，而在文化藝術的領域，對舊文化舊藝術的形式和內容都還保留着萬縷千絲的牽連和愛好。感性與理性乖離，實踐與理論脫節，新文化藝術在一個很長的時期之內徘徊瞻顧在城市中有產者的小圈子裏；有一些作家在生活實踐中苦悶牢騷，在文化藝術上沾沾自喜；文化戰鬥落後於現實，這也已經是國民黨統治區域文化運動中悠久而普遍的現象了。

由於如上所述的原因，承繼着五四運動之傳統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曲折迂迴，挫躓失敗，一直至到一九四〇年毛澤東氏總結了新文化運動歷史經驗的「新民主主義論」和一九四二年的「文藝座談會講話」這兩部劃時代的著作發表之後，經過了整風學習，邊區文教大會，方才找到了非常明確的道路，獲得了新生的力量。毛澤東的這兩本經典的著作像利

劍似的斬斷了縈繞糾結在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心臆之間的無數個糾纏不清的問題，使他們從狹隘窒悶的小圈子里跳出身來，讓他們再度睜開眼睛，看到了廣闊無邊，急待着進步文化工作者去辛勤致力的人民文化的園地。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心中澈底肅清封建的帝國主義的文化影響，使壓損、乾枯、僵化、停滯了的中國大多數人民的精神狀態從新恢復到健康，產生出活力，迸溢出勇氣，創造出人民自己的文化藝術，使這一切真正能爲自己和中國民族的將來而奮鬥，「這是比打倒一個日本帝國主義更困難的題目」。他說：「我們的文化是人民大眾的文化，因此任何方面的文化工作者，必須具有爲人民大眾服務的高度熱誠」，因此「一切知識份子一定要拋棄脫離群衆的惡習，以鞠躬盡瘁的精神獻身人民，與工農兵結合」。當然，爲了要使一切知識份子文化工作者有可以爲人民獻身的可能，一種澈底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和澈底剷除封建老根子的政治經濟的基礎是必要的。今天我們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內容必然的是人民大眾反美反漢奸反買辦的文化，必然的是反封建反黑暗，澈底實行土地改革，使人民大眾翻身作主的文化，也就不言而喻，無可置辯的了。

血淚斑斑的二十九年是一個痛苦的回憶，但是這二十九年間爲着中國人民的解放而成仁取義了的仁人志士的犧牲，一點也不是虛擲的，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正像愚公移山一般的艱難，可是山不能加高，而愚公的子子孫孫却在不斷的增長擴大，從二十九年前的少數人的披荊斬棘到二十九年後的幾千萬人集體的除根，這是如何波瀾壯闊的一個歷史性的場面啊！我們認清了路，我們抓到了根，曙光已經在望，我們更須努力，我們覺得每一個能够參加這一個光輝的戰役，能够目睹到中國人民自由解放的文化工作者，應該是幸福而值得自慰的。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他們還有領導作用，在五四以後，這個階級文化的思想却比較它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後，就絕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一個盟員，至於盟長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

——摘自「新民主主義論」

文藝創作與主觀

喬木

一 文藝究竟是表現什麼的？

一般地說，文藝是客觀現實的反映，它所表現的是現實的真實，所有革命乃至進步作家都是在、或自認爲是在這一基本方向下，從事創作的。

但在我們革命文藝的發展史上，儘管一開始就肯定了這基本方向，各式各樣的偏向依然是存在的。其中，最顯著的是公式教條主義的偏向。很明白的，這種公式教條主義發展到極端，勢將根本否定文藝反映現實的這一基本方向。文藝不是社會問題的演義，抽象概念的圖解——教條主義必須反對，這是沒有人不贊成的。但是拿什麼去反對公式教條主義呢？求之於形象，求之於典型，民族形式，大衆化，從某一個側面上說都帶着反教條主義的意味；但不管這些理論或運動本身的成就如何，無可否認，新文藝作品，直至現在依然存在着很多缺點和偏向；例如作品中的形象，往往只是沒有生命的表面的象形，整個作品不能動人，更無從發揮文藝作品應有的教育和提高的作用。

爲了批評這些偏向，指出：文藝創作如果爲表現出當前歷史和現實的真實，它就不僅要表現出客觀對象的「外延」，而且要表現出它的「內涵」，不僅要表現社會的變革過程，而且要表現出人物的性格等等——這，一般地說是必要的。

但從此就下一個全面的結論，認要文藝底對象是「活的人，活人的心理狀態，活人底精神鬥爭」（胡風：逆流集，三九頁），它的任務「是要反映一代的心理動態」（同上，一二頁），「文藝底戰鬥性就不僅僅表現在爲人民請命，而且表現在對於先進民人底覺醒的精神鬥爭過程的反映里面了」（同上，一七頁）；這是值得討論的。

這個問題值得討論；這倒不是因爲「心理狀態」，「精神鬥爭」這一類的字眼有什麼可怕，好像一提到個人就想起了個人主義，一提到心理狀態就想到心理分析，一提到精神鬥爭就想到唯心主義似的，誰也不應該這樣的武斷。這一些——「活的人」，「活人的心理狀態」，「被壓迫者或被犧牲者的精神狀態」，「覺醒者或戰鬥者的心裡過程」，都是客觀現實的一個側面，爲表現當前歷史的

真實所必需。誠如「游流集」的作者所說：「不能理解具體的被壓迫者或被犧牲者底精神狀態，又怎樣能夠揭發封建主義底殘酷的本性和五花八門的戰法？不能理解具體的覺醒者或戰鬥者的心理過程，又怎樣能夠表現人民底豐沛的潛在力量和堅強的英雄主義？」（同上，二十一頁）

但，僅僅「理解具體的被壓迫者或被犧牲者的精神狀態」，就能「揭發封建主義底殘酷的本性和五花八門的戰法」了嗎？僅僅「理解具體的覺醒者或戰鬥者底心理過程」就能「表現出先進人民底豐沛的潛在力量和堅強的英雄主義了嗎」？而且，如何纔能「理解具體的被壓迫者或被犧牲者底精神狀態」呢？如何纔能「理解具體的覺醒者或戰鬥者的心理過程」呢？更重要的是：「理解具體的覺醒者或戰鬥者的心理過程」也好，「理解具體的被壓迫者或被犧牲者的精神狀態」也好，表現「活的人，活人底心理狀態，活人底精神鬥爭」也好，但文藝究竟爲什麼要表現這些，表現這些的目的是爲什麼呢？爲了表現它而表現它麼？如果說，文藝的基本任務就是「反映一代的心理動態」，但「一代的心理動態」究竟是什麼？爲什麼要反映它？爲反映它而反映它麼？

理解活的個人及其心理狀態重要，爲什麼理解活的羣衆及其實際鬥爭就不重要呢？而且活的個人及其心理狀態也祇有當生活在活的羣衆（社會關係）及其實際鬥爭（階級鬥爭）中才能被正確的了解，因此，即使是承認了表現活的人及其心理狀態是文藝的首要任務，爲了達到這目的，

作家仍必須更深入地表現社會生活和階級鬥爭，「決定的問題還不在此，決定的問題是個人和社會，個人的心理狀態和他的生活鬥爭——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究竟是個人的存在決定社會的存在呢？還是社會的存在決定個人的存在？是個人生活鬥爭決定個人的心理狀態呢？還是個人的心理狀態決定個人的生活鬥爭？人們可以說，從一粒沙中看到一個世界，從一個人的靈魂看整個時代的動向；但應該想一想：真的只從一粒沙中可以看到一個世界嗎？真的，一個世界只有從一粒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嗎？真是每一粒沙中都有一個完整的世界嗎？而且更應該想一想，表現這「沙中世界」（「一代的心理動態」）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這都是些不得不加以嚴重考慮的問題。事實上一旦把文藝的對象規定爲「活的人，活人底心理狀態，活人底精神鬥爭」，它底任務規定爲「反映一代底心理動態」，就不可避免地會在實際上產生各種不健康的創作傾向和批評傾向。例如：一切爲了表現活人的心理狀態或精神鬥爭，而這一個活人所從事的具體生活與社會鬥爭，就變成了爲表現這個人的心理狀態和精神鬥爭的手段；這樣，他的心理狀態就好像是一幅相片，他的具體生活和社會鬥爭却變成一架無關重要的鑲着這相片的鏡框了。生活和精神的關係，本來就不是相架和相片的關係，一定要把它變成這樣的關係，勢必破壞了這兩者——生活鬥爭和心理狀態的真實性。又例如，既然人的心理狀態是文藝表現的主要對象，那麼，心理狀態最複雜或精神鬥爭最激烈的人大概就是

文藝創作最好的題材，寫這種對象才是真正的現實主義，而那些不寫複雜心理狀態而主要寫政治鬥爭的作品，都可被派定是公式主義了。最後，「一代的心理動態」，多麼具體而微，但却又多麼空洞無邊，假如有人把這句話拿來索興否定新文藝的革命的功利性，從而事實上走上了精神重於一切的道路是不是有可能呢？

這一類可能發生或已經發生着的創作傾向和批評傾向顯然是「一種不健康的風氣」；最低限度是不應鼓勵的。

二 文藝創造從那裏開始？

既然文藝是現實的反映，那麼文藝創造的活動就必得從作家從「血肉的現實人生的搏鬥」(逆流集二十二頁)開始；但「血肉的現實人生」的實際內容究竟是什麼呢？

「在現實鬥爭裏面，法西斯主義和封建主義在進攻，在肆虐，民主的力量或人民力量在受難，在崛起。這是一個繼往開來的總結性的歷史鬥爭，它底意義流貫一切的社會領域，即使在最平凡的生活事件或最停滯的生活裏面，被這個鬥爭要求所照明，也能够看出真鎗實劍的帶着血痕或淚痕的人生」(同上)。

最平凡的生活事件和最停滯的生活場面，在今天的中國是不是和現實的政治鬥爭、羣衆鬥爭、階級鬥爭一脈相通呢？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是相通的；例如，任何一個人的平凡生活都和當前的政治有關，任何一個具體的被壓迫

者都和被壓迫羣衆有關，一個人對一個人的態度反映着一定的階級關係；但假使有人因此就認爲祇有具體的平凡生活才是最真實的政治，從而把政治還原爲平凡的生活事件，羣衆還原爲個別的被壓迫者和戰鬥者，階級鬥爭還原爲個人對個人的態度，那將是大錯而特錯。

危險表現在兩方面。對於作家，這種說法會被理解成什麼樣的生活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生活態度；問題的重心不是具體地生活在這一個階級或是那一個階級的客觀事實，而只是作家對待平凡生活的主觀態度。從而就從根本上否定了「血肉的現實人生搏鬥」的意義；有如游泳，將沙作水，一無所成。

例如抗戰初期，就出現過這樣的論調：

「到處都有生活，不管是前綫和後方，當前問題的重心不在於生活在前綫和後方，而是在於生活態度」(于潮：方生未死之間)。

這種思想好像是爲了智識份子如何和人民結合的課題而提出的，但實際上它取消了和人民結合的這一基本命題。假如小資產階級的作家，過什麼樣生活的客觀事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如何生活的主觀態度，這不是取消了作家和人民結合的基本命題是什麼？這是一種危險。

這種思想反映到創作理論上，就必然形成一種傾向，認爲「寫什麼」不是重要的問題，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寫」。假如政治是無所不在，在個別的受難者和戰鬥者身上，就能看到被壓迫羣衆的苦難和戰鬥羣衆的雄姿，假使

個人對個人的態度當中就包含了階級對階級鬥爭的縮影，基本上要表現羣衆政治及其方向的作家，爲什麼一定要努力去寫實際的政治事件，羣衆鬥爭和階級鬥爭呢？

「……批評家所探尋的不僅是『寫了什麼』，而且只是『怎樣地寫了』，尤其是『在怎樣的精神要求裏面寫了』的問題：因爲，一切事物都和真理相通，問題只在於是不是說出了那相通的路徑，只在於是不是爲了說出那相通的路徑。」（逆流集，三三頁）

事實上，不是這麼方便的。不管一個小資產階級作家在他的個人生活範圍內的主觀態度自以爲如何正確，對現實人生搏鬥的意志自以爲如何堅強，假如他不真正的走到工農羣衆及其鬥爭中去，他是不能和人民結合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就不可能真正表現出人民鬥爭的真實，而他那自以爲正確的人民立場（主觀）必然是抽象的，不能解決問題的。說一切事物都和真理相通，問題只是在於說出了那相通的路徑，和是不是爲了說出那相通路徑而寫——其用意無非是說，一個作家只要有了人民的立場，不管寫什麼都能表現出人民鬥爭的真實；其實，小資產階級作家自以爲正確的立場並不那樣正確，而其所謂「精神要求」有時根本就與人民無關；而且誰能够相信，任何平凡事件都能表現人民鬥爭的真實？

任何自以爲正確的主觀態度和堅強的批評意志，都不能代替一個作家從這一種生活到那一種生活，從這一個階級到那一個階級「血肉」轉變的客觀事實。

三 作家怎樣才能和人民結合？

不管是爲了好好地替人民做事也好，或者是爲了客觀地表現出革命人民的面貌也好，一切革命的作家必須與廣大的工農勞苦羣衆相結合——在原則上，這是一個「地無分南北」的課題。但由於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均衡，在某一地區（蔣管區）過去和現在都有人在壓迫革命文藝家，不讓他們有到工農羣衆中去的自由。因此，無論是在評價這些地區過去的文藝成就上，或是規定這些地區目前的具體文藝方針上，不承認或不重視這一限制，運用過高的尺度，或提出過苛的要求，都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但這裏所談的不是這一類的具體歷史或現實問題，而是一個原則問題，作爲一個一般性的原則問題，作家如何才能和人民結合呢？

首先，很清楚地，沒有一個強烈的和廣大勞動人民相結合的主觀決心，沒有一個作家是能够和人民結合的。但是第一，這決心不可能是憑空來的，而是搞通思想的初步結果。第二，不管這種和人民結合的主觀意志是多麼強，它不可能代替作家和勞動人民相結合的客觀事實。因此，即使是具有一定思想內容的主觀精神也不就是作家和人民結合的主要關鍵；假如去掉這一具體內容，一般地強調什麼作家底戰鬥意志的燃燒呀，戰鬥情緒的飽滿呀……不管這種調子唱得多麼高，其結果不是什麼作家和人民大眾相

結合，而是小資產階級作家的主觀和廣大的勞動人民的現實之間的距離，愈來愈遠。

其次，假定作家實際上和廣大的勞動人民生活在一起了，向這樣的作家去宣揚，用他們的「全副心腸去貼近他們……和他們結下生死不解之緣，爬到他們心裏，用心去疼他們」（于潮）：「論生活態度與現實主義」：「怎麼樣呢？這種主觀願望不能說是壞的，但這種自上而下的恩賜觀點是永遠得不到和人民結合的結果的，因為小資產階級的心永遠不能真正同無產階級的情。而且，更重要的是，當時的作家，一般地並沒有在實際生活上和勞動人民相結合，這種強調主觀生活態度的論調，在實際上不過是取消了作家和人民結合的基本命題，使作家們各自在他們小資產者的天地裏，自以為已經深入了人民而已。

那麼，作家怎樣才能與人民結合呢？

「首先當然要求一個戰鬥的實踐立場，和人民共命運的實踐立場，只有這個倫理學上（戰鬥道德上）的反客觀主義，才能够杜絕藝術創造上的客觀主義底根源，但這還只是解決問題的基本條件，猶如游泳須在水裏，但在水裏並不等於游泳一樣。

「作家應該去深入和結合的人民，並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感性的存在。那麼，他們底生活要求或鬥爭要求，雖然體現着歷史的要求，但都是取着千變萬化的形態和複雜曲折的路徑，他們底精神要求雖然伸向着解放，但隨時隨地都潛伏着

或擴展着幾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創傷，作家深入他們，要不被這種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沒，就得有和他們底生活內容搏鬥的批判的力量。」（逆流集，二五——二六頁）

到水里去不等於游泳，難道要在沙上學會了游泳，才能下水？下水不等於游泳，假使這是真理的話；那麼，下水就一定不會游泳（對於那些躺在沙上的人們），是更重要的真理。游泳需要學習，但真正的學習豈不正是在下水之後，才能開始？所有這些問題應該是值得考慮的；逆流集作者把問題那樣的提法，是不是一開始就在實際上產生叫人不必要於下水的後果？

而且，為什麼要這樣強調下水並不等於游泳這一點呢？因為擔心人們有被淹死之虞。為什麼會被淹死？原來，海水裏充滿了妖魔鬼怪，人民帶着滿身的「奴役底創傷」，為什麼不告訴作家，到人民中去，人民的主體是健康的；而却要一再強調，當心啊，他們身上有瘡疤呀，會傳染的呀，不，會毒死你的呀？因此，要有「批判的力量」，只是具有了「批判」的力量，才能保證你身體的健康，你 and 人民的關係是「結合」，而不是向人民「投降」，不被人民「淹死」。逆流集作者把問題這樣的提法，是不是實際上就開始產生了一拒絕和人民結合」的後果？

人民有沒有缺點呢？

不承認廣大的工農勞動羣衆身上有缺點，是不符合事實的；但在本質上，廣大的勞動人民是善良的，優美的，

堅強的，健康的。健康的是他們的主體；他們的缺點，不論其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只是缺點，說來這好像是老生常談，但看不見，想不通或者不承認這一點，往往是一個作家拒絕和人民結合最深的根源。這是一。其次，即使說缺點吧，他們的缺點主要的也是剝削者和壓迫者長期統治他們的結果。把人民善良、美德、堅強、和康健的主體置之不顧，而去強調那些他們自己不能負責的缺點——這可能在實際上產生什麼效果呢？事實上是拒絕乃至反對和人民結合。

人民有缺點，而且可以批判；但在一個小資產階級作家沒有取得這批評的資格之前，他得先受人民的批評，先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羣衆的先生，這叫做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學習。向人民學習看來是一種很容易的事情，大家都懂得的；其實很多人並不懂得，而且在這更沒有多少人真正做過。因為這要求一切革命的作家「長期地無條件地全身心地到工農羣衆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這是一。

其次，即使是批評人民，也得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從事這一批評。不然，所謂對人民及其朋友的批評就很容易混亂了自己的立場而站到敵人的立場，鬧到敵友不分的境地。

最後，說要批評人民，作家究竟拿什麼東西去批評人民呢？

用已經爲作家的主觀所「人格化」了的馬列主義嗎？

用馬列主義化了的作家的實踐意志嗎？不，馬列主義是不能人格化的，把馬列主義人格化首先就破壞了馬列主義。作家用以去批評人民的不是作家帶去的什麼思想體系或人格力量，而是在真正熟悉和了解了人民之後，用人民的全體利益，來指導羣衆的局部要求，用人民主體的健康精神，來批評人民「奴役底創傷」。作家的主觀，在這不過是把人民本來有的東西，加以集中和提煉，再交還給人民而已。

要作家「長期地無條件地全身心地到工農羣衆」中去，作家的「主觀」不是有被勞動人民「感性存在的海洋」完全淹沒掉的危險嗎？不要緊，讓它淹沒下去，淹沒得愈徹底愈好；祇有把小資產階級的主觀徹底乾淨地淹沒掉，一個革命作家的「革命主觀」才能真正地建立起來。

四 作家如何才能創造出比

現實「更高」的藝術？

作家和人民的結合祇是作家反映現實和表現人民的前提；但作家和人民結合的過程並不就是作家創作的過程。文藝作品內容是客觀現實的反映，但客觀現實的複製並不只是文藝作品。文藝創作所表現出來的東西，總要比客觀的現實「多」一點，「高」一點；那麼，那「多」或「高」出來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文藝創作不是社會問

題的圖解或作家生活的日記；那麼可不可以說，文藝的可貴，主要的並不在於它反映客觀現實的「正確」，而在於它能創造比現實「更高」的東西來呢？

這些問題的提出是好的；但在沒有回答這一問題之前，我們得首先看一看目前中國（蔣管區）新文藝的現狀。目前中國新文藝的現狀是不是已經「正確地」「客觀地」反映了中國人民革命的全部客觀現實，而其主要缺點只是差那「更高一點」的東西了呢？不少人以為是如此；但其實，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目前中國新文藝的主要缺點（最低限度在蔣管區是如此）不是反映中國人民革命的現實太客觀了，而是：根本沒有認真地企圖去反映這一現實；縱即有所企圖，不是在客觀現實反映得「太客觀」了，而是把客觀現實反映得太主觀了。人們用自以為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主觀，在各式各樣甚至是在相對立的名義和作風之下，去塗抹，歪曲，竄改人民大眾覺醒和鬥爭的客觀事實，把客觀上本來是活的生動的人物寫成麻木不仁，把小資產階級追求和搗鬥的心情放到工人大眾的「心裏」，在本質上，不都是小資產階級的主觀主義的一種表現嗎？不承認或不重視這一基本事實，不從這一基本事實出發，一切對於這個問題的發言，不論其主觀動機如何誠懇和認真，實際上都將一無是處。

要求作家客觀地反映現實，是不是會產生作家只反映客觀對象的外形及其具體活動，而不能表現它的內心及其全部生命呢？不會的，拿寫一個戰鬥者這樣的例子來說吧

。戰鬥者具體的生活鬥爭，固然是客觀的存在，他們的心理動態和精神鬥爭對於作家更是一種客觀的存在。用文藝理論的術語來說，這裏，在基本上只有對象的「內在形象」和「外在形象」之別，這兩類形象對於作家來說，都是客觀的。寫一個戰鬥者的具體生活，固然要求作家有高度的客觀態度，寫他的精神鬥爭和內心生活更需要作家有高度的客觀（實事求是的態度），不然，作家祇有把他那自以為是人民的但其實是小資產階級的主觀放到人民的心裏而已。事情明白得像一張白紙：創作對象的「外形」是一種不受作家主觀影響的客觀存在，創作對象的「內形」也是不受作家主觀影響的客觀存在；既然都是客觀存在，作家表現它就非得實事求是地去觀察它，熟悉它，不要憑自己的主觀傾向去歪曲它。因此假如我們新文藝作品中有「冷淡的形象，麻木的感情和虛偽的聲音」的現象，那絕不是因為作家「太客觀」，而是因為基本上作家不客觀，太主觀，不熟悉他對對象的全部生命，從而不能反映出對象的全部客觀現實（它的全部生命）；在客觀現實中，一切都是豐富的，生動的，真實的。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新文藝目前主要的缺點不是「太客觀地」反映了現實，而是太主觀地反映了現實，或根本未反映現實；我們作家的「主觀」太多，我們作品中的客觀真實性太少了。

但是不是說，問題祇是反映現實的客觀或不客觀的問題，作家的主觀祇有太多或者太少的問題，或者說根本沒有問題了呢？不是的，我們說作家的「主觀太多」，其意義

也不是「一般的主觀」太多，而是說作家的小資產階級主觀太多或者太强，正是因爲這個原故，才產生了並不去反映人民鬥爭的現實或者歪曲地反映這一現實的傾向，對於這些人，應該大喝一聲，你們的「主觀」太多了（小資產階級的主觀太多了）！我們說，作家努力去反映——表現客觀的現實，其意義也不是說，從此作家的主觀可以不要了，這是不行的；而是說，作家努力去掉小資產階級的主觀而逐漸取得無產階級的主觀，因爲作家祇有通過這種的主觀，才能有真正客觀地表現出現實的真實的可能。

那麼，作家這種正確地認識客觀現實（藝術家的研究和體驗的過程）和表現客觀真實（藝術家的創造過程）的主觀能力是從那裏來的呢？

首先一個作家的認識（體驗）過程和他的創作過程是統一的；在他的生活和創作過程中，一個作家要有正確的分析 and 概括他的活的對象的能力。這種主觀能力是從那裏來的呢？主要的是從他的實際生活來的，他要在實際生活中「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羣衆，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馬列主義的思想只能幫助我們觀察，分析和研究一切的具體對象，它不能代替這種觀察分析和研究的實際工作；而作家這種正確分析和概括的能力，却是從這長期觀察、分析、研究和判斷的實際生活中鍛鍊出來的。

作家同時要有正確地而又是由衷地愛或者恨他所企圖表現的各式各樣具體對象的能力。這種主觀能力從那裏來

的？主要的是從作家長期在實際生活中體驗得來的。在這裏，馬列主義的思想只能一般地教育我們愛和恨的主要方向，但它却不能代替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愛這個應該愛的具體人物、或者恨那個應該恨的具體人物的真愛和真恨的實際生活。而這種正確的愛和恨的能力，却是從那「長期的無條件的全身心的」和人民結合的實際生活中教育（感情也是受教育的）和鍛鍊出來的。

作家又要有正確地誇張某一些在客觀現實中已經開始實際存在的新生事物的能力。這種能力看來是最富於主觀性質的。但其實則不然，一部文學史，證明了祇有當一個作家了解全部客觀現實的深度和廣度，他才能具備這種正確地誇張某種新生事物的力量。馬列主義的思想在這裏只能給我們發現這新生事物的一個一般的方向，但它不能代替我們發現這種客觀的新生事物的實際工作。

一個作家具備了這一些及其他的主觀能力和相應的實際題材，還不一定就開始創作；那麼，作家的創作熱情該是完全屬於作家自己的吧？在這一個被資產階級學者認爲是最玄妙的烟士皮里純，即「在怎樣的精神要求之下寫」的微妙問題上，有一位強調客觀的唯心論者，說過幾句比我們強調主觀的唯物論者更加唯物的話：

「假如問藝術家的「創作要求」是什麼，那麼，可以說，它沒有什麼別的意思，除掉是：作家爲一定的對象及其形象所吸引，作家完全沉沒到它的客觀對象裏邊直到他用藝術的形象把它表現出來爲止。」

「但假使這樣，藝術家就要把客觀的對象變成他自己的東西的話，那麼作家在他主觀的這一面，就必須把他的主觀的個別性及其偶然的特殊性，澈底拋棄，而完全沉浸客觀對象裏去；因此，作為主觀的作家，不過是一個陶鑄客觀內容的形式或工具而已。

「假使在一個作家的「創作要求」中，只知道作家的主觀是他的主觀，而忘記了作家的主觀是客觀對象所賴以反映及展開其生動活動的器官和工具，那麼，這種作家的「創作要求」必然是一種壞的創作要求。」（黑格爾：美學第一卷）。

這樣，可以看出：客觀的現實本身包含了一切文藝創作的必要因素；而「藝術的加工」不過是作家根據他在現實生活中所提煉出來的規律，使其比如實的反映更有組織，更集中，更理想化而已。因此，所謂更高就不是從現實外面經過什麼單純的主觀力量一般加上去的，而是從現實中提煉出來的真實。

好久以來不少作家鑒於文藝作品沒有動人的力量，提出文藝的特殊性；以為光是反映客觀現實是不能動人的，動人的因素必然是來自作家的主觀；殊不知歷史的真理固然是客觀的，人民的至情（正確的感情）也是客觀的，問題不在於作家一般性的主觀的強弱，而是在作家的小資產階級的主觀及其生活，根本不能反映出人民世界的真實——它的真理（作品的思想性）和真情（作品的感染力）。

在這裏有些混亂必須澄清，例如有這樣的說：

「我們必須指出，藝術家雖然是通過他的藝術手段（言語，教育，線條，色彩）來接觸千萬人的，但假如它在千萬人中發生了強烈的作用，那麼感染鼓勵說服了人們的，其實並不是這些語言，教育，線條，色彩，而是表現在這些藝術手段之中的藝術家自己的全部人格。假如一個作品使得千萬人甘心情願地去死的話，那一定是因為這個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自己已甘心情願地去死的情緒和理念的緣故；假如一個作品使千萬人投身入鬥爭，那一定是因這個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正燃燒着熾烈的奔赴鬥爭的情思的緣故，藝術家永遠不能把自己所沒有的東西給人……」（項黎：論藝術態度和生活態度）。

作家自己的全部人格——決定一切的創造過程——表現作家自己所有的東西，假使這一個作家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作家（這就是他自己的全部人格），你走去告訴他：他要在創造過程中具有那（自以為）革命的「主觀要求」和「戰鬥情緒」，而且還要告訴他，把他自己所有的東西（他所有什麼呢，除掉他那小資產階級的天地）給人，這種理論在實際上可能產生什麼後果呢？號召小資產階級作家，從他們全部的人格出發，經過了他自以為能使千萬人投身戰鬥的悲壯的創作要求，實際上宣揚小資產階級所有一切。

更有這樣一種說法：

「文藝的可貴，究竟在於它對現實反映之正確，還是在於它藉正確反映現實而創造它自己那所謂「高於現實」的東西？……而我都認爲文藝與其說在「表現出現實的真實」，不如說在於「創造出藝術的真實」……文藝決不能僅僅是現實的複製，無論是單色版，三色版，七色版，也無論所複製的是現實還是現實的虛偽——文藝有自己獨特的天地，那是我們所必須確認的……現實是文藝的泉源，可是文藝根據現實的真實而創造藝術的真實，唯其如此，文藝才有改造現實的能動性」（史篤：從文藝到哲學）。

把反映現實的基本命題，看成是一種創造「藝術的真實」的手段，把「創造藝術真實」和表現「現實真實」的課題對立起來，要求文藝有自己獨特的天地，好像藝術的世界裏並無正確或不正確的問題似的，最後回過頭來還要用這種「藝術的真實」來能動地改造我們這一個現實世界；這種理論，不管作者的主觀動機如何，實際上，在今天中國蔣管區新文藝的現狀下，能有什麼後果呢？取消文藝反映現實的課題，取消作家和人民結合的任務，不僅如此，而且要掉過頭來，用小資產階級的面貌，來改造中國人民革命的現實。

「藝術創造」這幾個字快要變成一個拜物教了，究竟所謂「創造」或者「創作」是個什麼東西呢？如果有人已經不喜歡聽恩格斯、列寧講的話，那麼聽聽強調藝術性的人所佩服的託爾斯泰自己的話吧？所謂藝術的「創造」是

什麼呢？

「所謂「創造」的過程——這是大家所同有和共曉的一件事——是這樣進行的：一個人朦朧地感覺到一種對他是完全新的東西，他從來沒有聽旁人說過的。這個新的東西使他印象很深，他在談話中告訴旁人，很奇怪地他發現旁人並未看到……他懷疑他朦朧看到的東西，實際上是不是存在，或者是旁人還未看見或感覺這種東西。他用一切的努力使他的這一發現那樣清楚，使旁人和自己都不再懷疑他所看到的新事物是實際存在的……這種發現實際上存在的新事物，並使其對人對己都變得非常明白的過程，一般地說就是藝術「創造」的過程……」（託爾斯泰：藝術論）。這樣，所謂「創造」就並不是什麼從無生有而只是發現客觀世界中基本上已經存在的東西而已。承認這一點，並不損害藝術家的尊嚴；把藝術創造過程神秘化的傾向是到了可以收起來的時候了。

自然，作家的主觀在這裏是有它一定地位的；但對於一個革命作家所謂主觀的問題就不是什麼一般的「創造藝術真實」的主觀能力問題，而是表現什麼樣的真實需要什麼樣的主觀（和什麼樣的客觀生活養成什麼樣的作家的主觀）；硬是有很多人對於革命的現實和人民沒有反映（因爲不熟悉現實）和表現（因爲並不真的理解和愛人民）的能力，這並不是因爲他們一般的主觀不強，而是因爲他們小資產階級的主觀太強，那種主觀不強資格成爲表現今天

的歷史真實和現實的工具。作家必須進行自我改造。

五 作家應如何進行改造？

作家要進行改造，必須向人民學習。

一般的說，學習和改造是不能分開的：更進一步，應該說，學習就是改造；因為學習是從人民那裏拿一點新東西進來，改造就是作家要把他自己的那點舊東西趕出去，讓從人民來的那點新東西能進來，舊的不肯去，新的要進來——這就變成了一種「自我鬥爭」，即自我改造的過程。

有一種傾向，只強調在羣衆鬥爭（階級鬥爭）中向人民學習，但忽視了：要完成自我改造，單靠羣衆鬥爭（階級鬥爭）中向人民學習是不夠的。爲了糾正這一傾向，指出作家有進行自我鬥爭的必要，是完全適當的。在這一意義上，任何作家和羣衆一道，在戰場上進行的階級鬥爭，都不能代替作家自己在靈魂內進行的階級鬥爭（這就是自我鬥爭的具體內容）。但假如有人從此反過來認爲，祇有作家的自我鬥爭，才是真鎗實劍，帶着血痕和淚痕的鬥爭，羣衆（包含作家在內）在戰場上所進行的實際鬥爭並不重要，甚至是庸俗的，那就是又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去了。因爲，所謂靈魂內的階級鬥爭不過是實際階級鬥爭在作家靈魂內的一種反映，離開了前者就談不到後者。而且，一旦離開了實際的階級鬥爭，靈魂內的階級鬥爭根本就無從進行。這就是爲什麼必須一再強調：向人民學習

的主觀要求，必須在和人民結合的客觀事實中進行。作家的自我改造又必須在實際的羣衆鬥爭，向人民學習，接受羣衆批評的主要方向之下進行的緣故。

自然，所有這一切都不能代替作家的自我鬥爭——靈魂內的階級鬥爭。那麼，這種自我鬥爭應該怎樣進行呢？

會有人認爲自我鬥爭既然是在靈魂內進行的，那一定是神秘而又偉大，不能或者不容旁人問津的，好像一提起這鬥爭應如何進行的問題，就把這鬥爭的偉大性庸俗化了。事實上並非如此，古往今來偉大作家們的自我鬥爭都能拿來分析和解剖；我們是能從他們那些苦痛經驗中，得到若干教訓的。自我鬥爭既然是作家在靈魂內進行的階級鬥爭，那麼，在基本上它就和歷史上的鬥爭一樣，有其一定方向和法則。

首先，自我鬥爭不能無原則的進行，在鬥爭中作家應該肯定那鬥爭中革命的一面，去反對那落後的乃至反動的一面。小資產階級是一個矛盾的階級，小資產階級作家的自我是一個矛盾的自我，它有革命的（企圖和人民結合的）一面，也有落後的（拒絕和人民結合的）一面，小資產階級的作家的自我改造其所以可能的物質基礎，就在於它有這革命的一面，鬥爭的目的就是要擴大這革命的一面，征服那落後的一面。根據這一點，我們就應該反對那種無原則的沒有明確方向的自我鬥爭，應該肯定指出：不是一切自我鬥爭都是好的偉大的；尤不應宣揚某一些偉大作家包含着落後內容的自我鬥爭過程。例如杜斯妥益夫斯基的

自我鬥爭，甚至託爾斯泰的自我鬥爭，其實就沒有必要向今天進步作家或讀者一再宣揚。

自我鬥爭的過程往往是一個苦痛的过程，心靈的苦痛往往是和真實的自我鬥爭分不開的，要進行真實的自我鬥爭，就得要有決心承受這份心靈的苦痛，因為受不了這心靈的苦痛，而去避開真正的自我鬥爭是錯誤的。但，假使有人從此就認為心靈的苦痛和熱情的激盪是自我鬥爭的目的，或者說只有最苦痛才是（自我鬥爭）最真實，從而不知不覺地產生一種欣賞苦痛的心情，甚至為苦痛而苦痛的主觀傾向，那是完全不應有的。應該指出，不是一切自我鬥爭的苦痛都是偉大的，都是值得向讀者宣揚的。

自我鬥爭的過程往往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尤其是因為要進行得澈底，往往要更其長期。為了澈底，指出這不是短期可以解決的鬥爭，是完全必要的；但假使有人從此就認為，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或者認為只有最長期的，才是最澈底的（自我鬥爭），那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上，和歷史上的階級鬥爭一樣，為了澈底，它得長期進行，但基本上，它仍應迅速解決。不少偉大的作家只有經過了十幾年乃至幾十年苦痛的自我鬥爭，才走到了完全和人民結合的目的；這種精神是偉大的，值得學習的，但其所以偉大並不在其自我鬥爭的苦痛和長期，而在於他的自我鬥爭有一定的目的，而且進行得真實和澈底。我們應該學習這些偉大作家，例如羅曼羅蘭的這一部份，但我們絕不應鼓勵作家去機械地模仿他的自我鬥爭的全部過程，

好像每一個人不做一次約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追求就不可能達到羅曼羅蘭的終點似的。

最後，自我鬥爭得最澈底的人往往是轉變（和人民結合）得最澈底的人，在這一意義上，澈底的自我鬥爭是可貴的；但雖如此，嚴格意義上的自我鬥爭（階級轉化）只是一個手段而不是目的。達到什麼目的呢？為了完全和人民相結合，為了建立起一個心甘情願地為人民做事的人，為了建立起一個能够正確地表現革命真實的作家的主觀。一個革命作家的革命主觀是重要的，但儘管重要，它在任何意義上，不獨是藝術創造的泉源，它只能是藝術創造的一個工具。

要革命作家的主觀努力成為正確地表現革命真實的工具，不是有損於作家主觀的尊嚴嗎？不要緊，這是不足慮的；值得担心的倒是有一些作家的主觀連做「這個工具」的資格都沒有，或者根本不想有。

一九四八·四月二十日

大眾文藝叢刊

徵求基本定戶

· 五大優待 ·

- 一、不受漲價影響
- 二、定戶最先看到
- 三、預定八折優待
- 四、贈長期優待證
- 五、按月送新書目

生活書店總經理

畧論文藝大眾化

穆文

一 幾點基本認識

一 問題的出發點

文藝大眾化問題，自從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基本上已經得到解決了，在表面上，今天誰也不會反對普及運動的重要。但是，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承認在解放區以外，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上，大家的認識，還有些不一致的地方。在這中間，有些意見有意無意的恰恰是取消了大眾化的工作，或者至少是減少了我們對於大眾化工作的重視。例如一種意見，說：大眾化固然是需要的，但無論如何不可能『大眾化』到連瞎子、聾子、啞子都能夠接受的程度吧？而且，中國老百姓絕大多數是文盲，要使他們能理解文藝，首先得教他們認識文字，這就是教育家的責任了。這顯然是一種逃避的說法。忽視了一般的文化教育工作，而專責文藝家的作品不通俗，這固然不對，但是忘記了文藝工作本身也是教育工作，而放棄了應當而且可能擔負的教育責任，也是錯誤。讓別人把羣衆教育好了，再來接受我們的文藝，這是一種什麼理論呢？爲什麼

一提到大眾化，就會把對象設想爲瞎子、聾子、啞子呢？這裏面不是多少包含了一點對於大眾化的拒絕的情緒嗎？和這種意見相反而實相成，另一些人却又把工農大眾今天的文化程度作了過高的估計，他們抓住一些極少數的特殊例子，當作一般的現象看。他們說，在農村裏，親眼看見農民讀魯迅全集，親耳聽到長工說一口知識分子的話，而上海的女工已和中學校的女學生沒有多少分別。因此，他們認爲一切是發展着的，今天滬距離大眾很遠的作品，也許明天就很近了。不錯，誰也不能否認，工農大眾的文化知識是在一天一天的提高、發展，但就大多數而說，他們是還不可能接受現在被知識分子所欣賞的新文藝作品，却是一個明明白白的事實。照他們這種說法，大眾化的問題就根本不存在了，因爲今天雖和他們的距離尚遠，而明天也許很近了。這樣一來，就實際上取消了今天的迫切的大眾化的工作。沒有『今天』，『明天』從何而來呢？放鬆了今天的迫切的任務，却等待着大眾在自動進步之後的明天，來接受我們的自以爲高級的藝術，這是一種宿命主義的思想。

在這裏我們應該區別出，今天中國所要求的文藝大眾

化運動，和資產階級的所謂啓蒙運動，意義上是不同的。後者是出發於資產階級對於其國家文化普遍提高的要求（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所要求的），今天我們所說的文藝大眾化，則是人民羣衆自己在革命實踐過程中的一種迫切要求。人民和革命需要文藝作爲它的武器。主人翁已經不是知識階級，而是人民大眾。不僅今天在解放區，無論農村工廠軍隊，迫切地需要大量普及文藝作品，即在非解放區，像工人市民的羣衆鬥爭中，也已經自動地產生了大眾自己的文藝了。所以今天絕不能像過去那樣，憑知識分子自己腦子裏的藍圖來設想問題。我們只有實事求是地，根據革命實踐和羣衆的實際需要來認識問題。羣衆需要和羣衆的接受程度應該作爲內容、形式與大眾化運動方式的一個基本前提。但自然這不是說做羣衆的尾巴，而是說文藝作家應該根據羣衆的需要和接受程度去創造能服務於革命鬥爭的，能夠從現實基礎上去教育羣衆的文藝形式，使文藝和羣衆真正的結合起來。一切脫離羣衆的主觀想法，都是有害於這一運動的。

二 大眾化還是「化大眾」？

過去對於大眾化還有一種錯誤的了解，以爲它只是一個形式的問題，以爲只要多多採用大眾的口語，把文字形式寫得通俗就算大眾化了。語言文字的通俗，自然是大眾化的一個重要條件，但假如我們的作品內容不合羣衆的需要，那末，即使再通俗，也不是真正的大眾化。各地的教

會，就有用極通俗的方言土語翻譯「聖經」的，誰也知道，這絕對不是「大眾化」。

這種認識的來源，是因爲我們自以爲在思想上已經沒有問題了，我們已經獲得最進步的意識，而大眾却是落後的，這就得靠我們用通俗的形式把進步的思想意識灌輸給他們，好來改造他們。因此，這樣理解的「大眾化」，實際上是「化大眾」。但可惜，這只是一種錯覺罷了，我們的「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王國」（「論文藝問題」），其實是「要求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來改造世界」，改造大眾的。這樣的「大眾化」，當然只有落空了。

在「論文藝問題」中，明確地指出：「什麼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緒應與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必須向工農大眾學習，學習他們的語言，學習他們的勞動觀念，學習他們的鬥爭精神，就必須按照工農大眾的面貌來改造自己，拋棄我們原有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立場，獲得無產階級的思想立場。的確，這是歷史所賦予我們的一個特殊的使命，從來的文藝家是沒有這一個問題的，他們沒有改造自己的必要，但這不是我們的恥辱，而正是我們的光榮，因爲只有經過這樣改造的作家，才是真正和人民血肉相連、密切結合的，才真正是人民中間的花朶。而不是和資產階級的作家一樣，實際上是爲資本家的錢袋所左右的。」許多人記得「藝術家是靈魂的工程師」這句話，却忘記了，要給靈魂的工程師，必須自己先有健全的靈魂，要

改造別人，必須先改造自己。「只有做羣衆的學生，才能做羣衆的先生。」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爲羣衆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論文藝問題）

三 從生活出發

和羣衆相結合，在工農大衆中逐漸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這是文藝大衆化的一個中心關鍵。但在創作實踐，在文藝運動中如何去作，那就是一個方法的問題了，也就是普及與提高的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毛澤東已給予了正確的辯證法的解決，那就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而「第一步最嚴重最中心的任務是普及工作，而不是提高工作。」

不容否認，我們過去是輕視了普及工作，而不適當地醉心於提高，在強調藝術性的口號下，忽視了使新文藝打進羣衆，爭取廣大讀者的任務，却遠遠地離開了羣衆，而自大地要「創造讀者」。顯然的，這不祇是一個藝術方法上的錯誤，而是一個思想立場上的錯誤，就是忘記了我們的藝術應該是爲什麼人服務的，忘記了「使藝術去接近人民」，忘記了「時時刻刻把工人農民放在我們的面前」。

（列甯）

同時，有些人了解普及，以爲祇是一個文字技術上的

問題，只要文章寫得通俗了，就可以爲大衆所接受。於是，有些人以爲普及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把我們的藝術水準「降低」一點就行了；另一些人却又以爲普及既然是藝術水準的「降低」，那末，索性讓那些藝術水準本來較低的人們去做好了，至於我們自己是要從事提高工作的。這兩種態度——輕率的去作普及工作，或者不屑於去做普及工作，都是不對的。

實際上，我們的文藝所以不能普及，形式的不通俗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內容上沒有能很好的反映羣衆的生活、鬥爭和要求，沒有真正把握工農大衆的思想感情，因此，寫出來的工農，就只好穿着工農的服裝，藏着知識分子的靈魂。羣衆在我們的文藝作品中看不到他們自己的真實的姿態，感不到他們自己的呼吸和脈膊，沒有和他們共鳴的情緒，沒有爲他們熟悉的語言，一句話，就是不能打動他們的心。從形式到內容，從語言到思想，從人物的外貌到內心，在他們都覺得是陌生的。這樣的文藝作品，怎麼能普及到大衆中間去呢？

所以，真正的普及，應該從人民的生活出發，就是說要真正反映人民的生活、鬥爭和要求，要站在人民的思想立場上來表現人民，爲人民而鬥爭，要用人民的語言真實地寫出人民的思想與感情，這樣才會使人民覺得喜見樂聞。從這意義上說，普及決不是「降低」，而是一種改造，是要使向來爲少數知識份子所佔有的文藝，變爲和羣衆相結合的文藝，從背向工農生活變爲面向工農生活，從不會

寫工農變成能夠寫工農，雖然在開始的時候，也許還是很粗糙的。輕視普及工作或者輕率地去從事普及工作，都是因爲不了解普及工作的真正含義的緣故。

從人民的生活出發，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從自然狀態的文藝出發。自然狀態的文藝是一切加工形態的文藝的唯一源泉，忽略這個源泉，就是說不深入人民生活的豐富的礦藏中去，加工的文藝就根本沒有勞動的對象，就無從加工起。

從人民生活出發的普及，它本身就是提高的基礎，因爲過去是和人民的生活疏隔的，現在却和人民的生活相連繫了，過去在我們的作品中沒有人民的影子，或者有，也是一衣服是工農，面孔却是小資產階級，現在却能够描寫他們了，即使還顯得粗糙，然而真實的。真實——社會的真實——就是藝術的基礎，從這個基礎上才有真正的提高。解放區的老百姓對於秧歌劇的歡迎，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證，他們從這裏，看見了自己的面貌，聽見了自己的聲音，感覺到了自己的思想與情緒，看到了他們自己的生活動前途與出路。可不是嗎？這裏面有的正就是他們自己，或者是他們的鄰居，這裏的生活，是他們的生活，這裏的問題也正是他們心中的問題。他們怎麼會不喜歡看呢？他們說：「過去的秧歌，是騷情（巴結的意思）地主的，而今的秧歌却是講咱們自己的事情了。」在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表現了人民的英雄，指出了人民鬥爭的前途，在使文藝成了人民所親近愛好的東西這意義上說，即使是一個普及

的還比較粗糙的作品，也就包含了提高的意義。

同樣的，從人民生活出發以普及爲基礎的提高，它本身就必然具有普及的效果，因爲這樣的提高，是在於它經過較多的加工，能够更真實地表現人民的生活和鬥爭，因此，也就具有爲人民所接受的可能。而且在提高過程中，人民的文藝水準也同時提高了。

二 實踐中的一些問題

一 兩種傾向

大衆化的幾點基本認識，已如上述。這些意見其實也說得很多了，在「論文藝問題」中尤有精闢透澈的指出。但是今天特別在非解放區，這個工作的實踐過程中，我們却遭遇到一些實際問題。例如有人說：你這些大道理都很對：要深入生活，要和羣衆結合。可是在我們這裏，一切都受着限制，我們將如何去親近工農兵，如何去深入生活？如何與羣衆相結合呢？毛澤東不是說過嗎，「在那些地方（按指重慶上海），這個問題很難徹底的解決，因爲那些地方有人壓迫革命文藝家，不讓他們有到工農兵羣衆中去的自由」。這一來，豈不是你的那些大道理都不能實現了嗎？

這確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實際問題，單靠原則，不和實際情形去結合，是不易解決的。但是我們首先必須區別清楚，所謂「很難徹底解決」，並不是說根本不能解決或不能實

行。大衆化的澈底解決本來只有在政治壓迫澈底解除以後才能實現。所以離開政治條件去認識問題是不現實的。但是也正和政治一樣，要達到澈底解決的目的，必須經過無數艱辛痛苦的鬥爭，沒有這些鬥爭，澈底解決是不可能的。大衆化本來就是一種艱苦的思想鬥爭，自我的思想改造也是一種艱苦鬥爭。在這鬥爭中，我們應該現實地去面對這些困難，克服這些困難。否認這些困難是不對的，但是被這些困難所嚇倒也是不對的。澈底解決是很困難，但逐步解決是可能的，也只有從逐步解決，才能最後配合政治解放而能得澈底的解決。這是出發於這樣的事實：即作家和羣衆相結合的道路是客觀地存在着的，但是這道路上不僅有主觀上的障礙，還有嚴重的客觀上的障礙，我們的現在就須如何去繞過、突破這些客觀的障礙，克服主觀障礙。反動派固然不讓我們有到工農羣衆中去的自由，但人既然生活在社會中，他們就不可能完全斬斷我們和周圍社會的關係（除非是被抓進牢獄），因此，路是有的，而需要我們比解放區作家更迂迴曲折地去走。這裏我們必須防止和反對兩種傾向：第一，是不去面對實際困難，要求一步登天的左傾空談。要求非解放區的每一作家立刻到工廠中去，農村中去，要求他們去和工農生活在一起，要他們立刻寫出和解放區一樣的作品，否則便是落伍。這是唱高調，無補於實際。這樣要求，可能產生兩種結果：不是把一些作家嚇住了，就是把一些作家逼到公式教條的泥坑裏去，例如說非方言不文學，除農村無工作這種傾向，就是

這種過左的表現，儘管說得漂亮，却是於實際無益。其次，是屈服於困難而裹足不前的右的傾向，過份強調了客觀困難來作爲自己惰性的辯護，把一切都諉之於客觀條件，讓自己陶醉在自己的小天地裏，或者「清高地」堅持自己的所謂「藝術性」，或則墮落地搞些黃色作品媚合小市民，便自命爲「大衆化」（曾經有些先生就這樣自命過的），說句老實話，就是缺乏爲人民服務的真正決心。首先我們要從這兩種傾向中解脫出來，然後才能實事求是地面對問題。我們不應該在這些地區裏過高地要求「澈底解決」，但是應該要求作可能的解決；我們應該承認它的種種困難，但是應該設法去克服這些困難；我們不應強求每個人都去硬寫山歌民謠，但是我們要求一切進步作家在思想上都應該向服務大衆這一共同目標前進。把理論放在實際中間去溶化，而不是硬嵌，這才是現實主義的態度。

二 個人與羣衆的關係問題

和羣衆相結合，照毛澤東的說法，首先，「必須澈底解決個人與羣衆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在非解放區怎樣去解決呢？

具體說，我們應該區別各個作家的實際情形。例如有些個別作家或青年文藝工作者，他們是和工廠、農村有着連繫的，或者有可能到革命區域去的，我們應該鼓勵和幫助他們到那些地方去。但是有些作家，由於家庭，生活等等原因，不能直接到工農羣衆中去的，我以爲他應該估計他自

己的環境確定他可以接近的具體羣衆對象和方面。例如在上海北平那樣大都市，要接近農民和士兵羣衆，幾乎是很少可能的，但是接近工人和城市貧民的羣衆是有可能的，接近小市民羣衆是更有可能的。自然要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是較困難的，但是要做到熟悉了解他們的生活是很可能的。熟悉和了解羣衆生活是極重要的條件，毛澤東說，「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然而人們却常常忽視這個重要的條件。事實上，陳雲在「論文藝工作者的傾向」一文中是說中了我們的毛病的。他說：「住在上海八九年的人，就連上海市民吃的米是那裏來的，拉的屎是那裏去的，都未必知道。」這些極平常的事，常常被人們視爲無聊，庸俗而不屑注意，實際上却正是說明我們對現實與生活的不熟悉。所以人們感到不能接近羣衆，一半固由於客觀的限制，一半還是由於主觀上沒有決心去熟悉了解羣衆生活。過去有過一些作家，劇作者，爲了找尋材料，確曾到工人漁民中去了解他們的生活（例如老舍之寫駱駝祥子，蔡楚生之寫漁光曲等等），這證明熟悉羣衆生活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我們却只抱着一個材料搜集者的心境去了解，缺乏一種爲人民服務的熱望和決心，所以除了表面的認識，供給作品以材料外，不能更進一步去深入，使這工作發揮它積極的意義；而另一方面，由於反對材料主義，旁觀主義的創作態度，却又有人根本否定這種調查研究的意義，這又是一種偏向。調查研究是必要的，問題是我們應該抱着爲人民服務的決心去做，否則連羣衆具體的生活

情形實際的痛苦狀況都不了解、熟悉，徒然空談和羣衆共呼吸，共命運，與羣衆相擁抱，豈不是自欺欺人，一個作家對客觀的真實感受，總是通過對於羣衆生活的具體認識和實踐而取得，而這種認識和實踐的最先一步，一般地說，總是對於他們生活的熟悉和了解。

自然，僅僅是熟悉和了解還不够。因爲作家的任務，不僅是觀照現實，而且要從現實上去創造出賦予思與感情的藝術形象。從理論上說，作家必須直接投入到羣衆鬥爭中去，才可能做到和羣衆感受的一致，能够這樣當然是最好。但是在今天非解放區環境中，要求一般作家直接去參加羣衆的罷工示威等等，顯然是有困難的。我們必須估計到這種困難，像一九三〇年時代，主觀地要求作家經常到馬路上去示威，貼標語，無疑是一種錯誤。那末我們將怎樣來解決作家和羣衆鬥爭之間的關係呢？我以爲直接的參加羣衆鬥爭是困難的，但間接的幫助羣衆的鬥爭却是可能的。舉例來說，去年上海工人學生的反飢餓鬥爭中，有些畫家、作曲家就跑到他們中間去，爲他們作出漫畫和歌曲，把他們的筆作爲鬥爭的直接武器。這樣事情別人也是同樣可能做到的，只要是平時我們具體熟悉了解他們的生活，和他們已經建立了思想和感情的關係，當他們鬥爭起來的時候，我們一定將被激動，自然而然地被一種義務感所推動爲他們去寫作去歌唱，這種寫作和歌唱就直接構成爲羣衆鬥爭的一部分。和羣衆的結合，在這裏便更進一步了。最後，我們還要談到作家參加政治運動的問題，政治

運動本身就是一種羣衆運動。凡是熱烈關心羣衆的人，決不會對政治冷淡。普式庚，涅克拉索夫等人，在沙皇壓迫下參加了秘密的政治結社，就是出發於他們對於人民羣衆的關心，這種政治活動也就是他們和羣衆結合的一種方式和過程。政治運動不僅使我們和羣衆運動聯結起來，而且也在這種聯結中間起了思想改造的作用。今天作家參加政治運動是可能而且應該的，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在我們作家中間，仍然有一種對實際政治活動冷淡甚至厭惡的態度，彷彿接觸了實際政治運動就會損害他的藝術的尊嚴性。這不僅是受了傳統的個人主義藝術思想的影響，而且是說明，他基本上對於人民和現實缺乏真正的關心。

接近你所儘可能接近的具體羣衆對象，熟悉和了解他們的具體生活，間接地幫助他們鬥爭，參加到實際政治運動中去——這一切，對於一個有面向羣衆的真切志願的作家，即使在今天那樣黑暗的環境下，我以為是可能而且應該做到的。自然，各個人有不同的環境和條件，應該採取各種不同的方式。但是基本的方向是相同的，無論從普及或提高的意義上來說，如果我們不是從最初一步做起，決心去面向大衆，那末所謂大衆化一語將永遠是空話，永遠停留在原則的討論和空洞的爭辯上面。

三 基本的創作態度

當然不是說，這樣做了，大衆化問題就解決了。這是一個天真的想法。大衆化是個艱巨而長期的過程。藝術從內容到形式的變革，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即以今天解

放區的作品來說，也還不過是在嘗試和萌芽的時期。以上所說的只是大衆化實踐中一個最初的問題，即是在可能的條件下去解決個人與羣衆關係的問題。但是在個人與羣衆的關係的問題上，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作家的創作態度和立場。我的意思絕不是說要求作家首先具有最正確的思想，或把思想改造好了，然後到生活中去。那是一個顛倒的說法，而且這樣的要求對於一般作家也是一種空談。我所謂基本創作態度，是指一種站在人民立場上關心現實關心人民的態度。這自然也是一種思想問題，但是這却是對於每一個認真的作家最低限度的要求。毛澤東在結束其「論文藝問題」時，特別提出了魯迅先生的兩句話：「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要求作爲作家的座右銘，我想是有重大意義的。這兩句話，用一句術語說來，就是羣衆觀點，這是作爲一個人民作家與非人民作家的分水綫，也是作爲一個人民作家創作的起點。從這個起點，我們「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許多痛苦，許多磨擦」，而正是通過這些痛苦和磨擦（矛盾），才能有思想的改造，才能和羣衆相結合，才能使自己思想感情大衆化，也使自己的作品大衆化。

總之，在大衆化問題之前，我以為首先要克服小資產階級一向安於現狀的惰性，同時也要防止性急病。我們今天問題的重點恐怕還不在如何寫，而是在對這一問題的基本態度和個人與羣衆關係的具體解決問題。在思想和實踐的統一過程中，大衆化工作才可能向前跨進一步。

朱光潛的怯懦與兇殘

荃麟

這一年來，我們看過了許多御用文人的無恥文章，但我們還找不出一篇像朱光潛的「周論」第五期上所發表的「談羣衆培養怯懦與兇殘」那樣卑劣，無恥，陰險，狠毒的文字。這位國民黨中央常務監察老爺，現在是儼然以戈培爾的姿態在出現了。

今年一月底，上海接連發生了幾次爭取自由與生存的偉大羣衆運動（同濟交大學潮，舞潮和申新九廠的工潮），統治者在這幾大運動中，瘋狂地執行了「格殺勿論」的命令；尤其申新九廠那場狂暴的血案，國民黨竟調集了八千武裝軍警來進行對七千多徒手工人的屠殺，用現代最新式的殺人武器——飛行堡壘、裝甲車、湯姆生槍去向赤手空拳的工人衝鋒，用國際公法所禁止的達姆達姆彈去射擊無辜的平民，而在殺死五六十人，擊傷和逮捕五六百人之後，還用銷鏹水化掉了工人的屍體，拿麻袋裝起，沉在黃浦江裏。這種完全絕滅理性的瘋狂屠殺，這種歷來帝王、軍閥、官僚所不敢演的慘劇，比昆明血案，較場口慘案更百倍兇殘的獸行，每一個稍有良心的人都莫不爲之血沸，爲之髮指。這正是反動派在沒落的恐懼中所表現出最大的怯懦與兇殘，而朱光潛却竟有那樣的厚顏，不僅企圖以墨跡來掩飾這些血的罪行，而且反過來想把「怯懦」與「兇

殘」這類字樣，加在羣衆的頭上。他甚至要把這些被屠殺者看作是「世間最怯懦最可鄙的」，是「人類野蠻根性的狠毒兇殘」，對於廣大被壓迫的人民羣衆作這樣狂妄而無恥誣蔑，除了希特勒，戈培爾之流以外，是無人可與比擬的。朱光潛是用這樣的話，對上述的幾次羣衆運動，作了靈情的誣蔑：

「這些羣衆行動大半依照一個公同底方式。開始都有一個有關某一羣人的利害的事端，可以做激動那一羣人底導火綫，繼而有少數人乘機暗中操縱煽動，激發那一羣人的怨恨，把他們煽動得如醉如狂，於是挾排山倒海之勢，要挾對方承認他們的有理或無理底要求。到了這個階段，即無理可講，羣衆的聲勢便是羣衆的理由，也便是他們的法律。大題目被假借來做細故私圖的藉口。這是他們的「自由」，他們的「人權」，他們站在「民主」的立場要作神聖的奮鬥，如有人敢和他們抵抗，便是摧殘自由，剝奪人權，違犯民主，罪該萬死！在這種場面，是非是沒有底，事實總是被歪曲底，無論有理無理，反正這是大家的要求，你就得答應。你不答應，武器就拿出來，罵得你狗血淋頭，打得你半死不活，把天地鬧翻了再說！這是他們的義憤，他們的「好漢氣」。」

讀了這段文章，你會覺得朱光潛和他的主子們，不知是受了多大的委曲，多大的迫害。你看他說，「打得半死不活的」，是他們，「拿出武器來的」，是群眾，彷彿是羣衆在壓迫他們。他爲什麼要說得那樣可憐呢？這正是懂得「文藝心理學」的朱光潛底妙用。自古以來，凡是最善於挑唆主子的宦官弄臣，都最懂得裝出一種哭哭啼啼的被迫害相，是激起他主子的殘忍獸性底最有效方法。所以愈是那些卑怯可憐的言辭中間，却往往包藏着最陰毒的殺機。我們要問一下朱光潛：當你們還騎在人民頭上的時候，當你們主子還在用達姆達姆彈和裝甲車向徒手的人民衝鋒的時候，你這種撒嬌撒賴的做法，這種對人民羣衆無恥的誣蔑，是甚麼作用呢？你以爲你主子的瘋狂屠殺還不够徹底嗎？你以爲你的挑唆還不够盡力嗎？你說：「羣衆的聲勢便是羣衆的理由，也便是他們的法律」，難道你忘記「格殺勿論」就是你們的理由；裝甲車，達姆彈，集中營就是你們的法律嗎？你說：「如果有人敢於抵抗，便是摧殘自由，剝削人權，違犯民主」，難道八千武裝軍警對於七千工人的屠殺，就是你們所謂「抵抗」；而這種瘋狂暴行就是你們所謂「保障自由」「尊重人權」和「建立民主」嗎？你企圖用「少數人乘機操縱」，「大題目被假借爲細故私圖的藉口」這些名目，替反飢餓反壓迫的人民羣衆安上一個殺頭罪名，你不知道你們的特務弟兄，早就日日夜夜用這樣的罪名在羅織無辜的人民，而你和你的同僚們也像家常便飯一樣，用同樣的理由在不斷開除和逮捕你們自

己的學生嗎？（就在今天報上，我看到你們的警備司令部怎樣命令你們的學校——北京大學——在七天之內交出十二個學生去。）你這種調子並不新鮮了。這是一切反動統治者在向人民做下滔天罪行以後千篇一律的拙劣飾詞，而你這些話也不過這種拙劣飾詞的翻版一次而已。但你却比他們更陰毒，因爲你是裝着一副正人君子的臉孔，擺着太學院長的身份，在你毛筆管下颯颯的閃出殘忍的殺機，這正是你們御用文人們殺人不見血的最惡毒地方。魯迅先生說：「幫閒，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遇着主子忙於行兇作惡，那自然也就是幫兇。但他的幫法，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血跡，也沒有血腥氣的。」你，朱光潛，就是這樣一種脚色！

自然，你這種做法，是爲了忠心耿耿替你主子的「格殺勿論」的命令做註腳，而你却自以爲是一個學者，一個文藝家，你覺得應該從你的「文藝心理學」中間，去爲你的主子找出屠殺羣衆的理論根據。於是你居然在你的學說中間找到了羣衆的兩大罪狀：第一，「羣衆是掩護怯懦而滋養怯懦」，第二，「在羣衆庇護之下，個別分子極容易暴露人類野蠻根性中的狠毒兇殘」。

可是，你却沒有那樣的勇氣，敢於公然否定羣衆團結的意義，於是你的文章不得不轉了一筆，先把這些要生存要自由的人民羣衆（連你自己的學生在內），肯定爲「強盜幫夥」，你說：「如果不良的份子團結起來，成爲一種惡勢力，去做違理的事，對於社會發生壞影響——趁便地

說，這是強盜幫夥的好定義」。好一個「趁便地說」，這樣你的文章可以做下去了，而且也替你主子的「戡亂剿匪」找到一個「理論的根據」了。

在論述「群眾培養怯懦」一段文章裏，朱光潛更進一步顯露出他陰狠的殺機。他所謂「掩護怯懦」和「滋養怯懦」是指什麼呢？原來是說「團體行動中，個別分子往往把自己行爲的責任推諉到團體那個空洞抽象的名義下，自己就站在一個不負責任的地位。」，例如他說：「話明明是他說的，事明明是他做的，可是他不敢站出來自招，公佈出來底負責人不是他而是某某社某某會，你當然抓不住他，更抓不住那個會或社，於是他就逍遙於法律，輿論，良心的種種制裁以外了。」

看一看吧，這裏所謂「抓」呀，「自招」呀，「逍遙於法律之外」呀，是種什麼樣人的口吻呵！這意思還不明白嗎？他們的主子製定了什麼「緊急治罪法」「自首法」「戒嚴法」等等殺人的圈套，他們的特務像獵狗一樣滿街在嗅，而朱光潛却要人們去向統治者「站出來自招」，讓他們去被「抓」，去受他們「法律」的制裁，這是怎樣陰狠的居心！你以爲這才算勇敢嗎？你以爲用這種激將法，人們就會去上你的圈套嗎？在你們特務的刑訊室中，你們的劊子手會發出那樣兇暴的吼叫：「有種的，說出來！」這和你的口吻是何等的酷肖！然而羣衆早已從你們的屠殺下，懂得他們的戰鬥經驗了。在「三二八」大屠殺以後，魯迅先生就會經警告我們，不要赤膊上陣，要我們懂得墮壕

戰。一個戰士是應該懂得必要的掩蔽自己，這不是爲了寶貴個人的生命，而是爲了寶貴戰鬥的力量。

羣衆的鬥爭和鬥爭中的每一個成員，對人民和社會是完全負責的。申新九廠的工人是對上海工人負責的，同濟交大的學生是對上海學生負責的。所有工人學生和市民都會批准他們的行動，但他們就毋須向你們這批劊子手負責！一個被殘害者要向殘害者負責，這才是天大的笑話！

在槍林彈雨之前，在裝甲車和機關槍之前，徒手的工人和學生，爲着自由與生存，堅毅不屈的鬥爭着，甚至獻出了他們的生命和鮮血，這種至剛至勇的精神，難道不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叛逆的猛士出現於人間，使天地爲之變色，使怯弱者爲之藏伏，一百年來，中國前仆後繼的羣衆奮鬥，培養出多少這種英雄的戰士——只有從羣衆運動中，才鍛鍊出這種最可寶貴的英雄性格。他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而你，躲在統治者袍角下的朱光潛，你憑什麼敢於用「怯懦」的字樣來污蔑這些英勇的羣衆！你真的不知道人間尚有羞恥事嗎？

而在這裏，也看出朱光潛自己是何等卑劣。從北大同學一篇文章中（「與朱光潛先生論羣衆運動」——北大半月刊創刊號），我才知道；他發揮這一段文章，除了誣蔑一切人民羣衆運動以外，還包含着私人的憤恚。原來他封閉了北大樓，被他們學生在壁報（他所謂「匿名揭帖」）上批評了，於是他老羞成怒，公然咀咒他的學生「像賊一般把自己隱藏在黑暗裏，使勁的栽他一個暗拳。」可是他不知道憲兵就駐在北大的校門外，而他自己所領導的三青團，倒當真「像賊一般的隱藏在黑暗裏」呀！他用「下流

「宵小」一類字樣來咒罵他的學生，企圖激動他們去上他的圈套。這是一種可怕的誘殺！現代的青年不是傻子，決不會來上你的當。他們知道，對於你們這些人是沒有信譽可講的。而你，爲了發洩個人的憤青，竟不惜污蔑到一切人民羣衆和各地的羣衆運動，這在另一面，不正是你自己所說的「大題目被假借做細故私圖的藉口」嗎？

而爲了要證明「羣衆的兇殘」，朱光潛居然引用蘇格拉底所受審判和耶穌上十字架的故事，這有甚麼意義呢？難道你想引蘇格拉底和耶穌來比擬你自己和你的主子們麼？古代宗教熱狂的教徒和現代爭取自由與生存的羣衆運動有其變相干呢？我們知道，在心理學上，有所謂「暴衆的心理」(Mob Psychology)，你也許把它作爲你的根據。但是所謂Mob，和現在所說羣衆(Masses)，含義是顯然不同的。現在的羣衆運動，是有組織的人民鬥爭，正如你所說的，這是一種「團體行動」。有組織的羣衆運動是有它一定的鬥爭目標，鬥爭方式，它是基於羣衆的要求與意志而團結起來，它對社會負着責任，而作爲社會運動的先鋒的。但我們也可以告訴朱光潛，即使這種有組織的羣衆運動，確實也並不是斯文文的。革命不是斯文的揖讓，而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鬥爭。巴士底監獄的解放，五四的火燒趙家樓，這些轟轟烈烈的著名羣衆運動，確是足使統治者爲之戰慄的。但是任何一個歷史家，不會也不敢像你那樣無恥地把這些羣衆運動稱之爲「培養怯懦與兇殘」，因爲很分明，從這兩次偉大羣衆運動所培養出來的，却正是法蘭西的近代文明，和中國民族的新文化呵！

朱光潛口口聲聲喊着什麼「清醒，和愛與沉毅」，他

却忘記他們這一夥却不是法西斯「瘋狂，殘虐和暴亂」的典型。今天只有人民大眾才是最清醒的，他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知道誰是誰非誰善誰惡；他們知道將怎樣沉毅堅韌地去戰勝他們的敵人。他們的團結是基於他們自己階級和社會的愛，但同時也基於對統治階級的仇恨。幾千年來封建的剝削與壓迫，培養了人民對於統治者的血海深仇，而在這種仇恨的燃燒中間，他們將燒燬一切舊的，醜惡的，殘忍的制度，創造出人類偉大的光明與溫暖！

實際上，朱光潛所謂「怯懦」與「兇殘」，正是他們這些奴才的典型性格，尤其是統治者瀕於沒落時代的奴才性格。他們愈是恐懼於自己沒落的命運，便愈加怯懦，也愈加兇殘。今天中國法西斯統治者一切最卑鄙殘惡的行爲，正是這種沒落者怯懦心理的反映，而在奴才則比他們主子更甚，因爲奴才是連他們主子那點「自信心」都沒有。朱光潛這篇充滿殺機的文字，恰是個很好的例證。

但是當奴才們愈感覺到自己的沒落的恐懼，他們便愈想找尋一些面幕來掩遮自己的殘怯，和更進一步的欺騙人民。正如無惡不作的娼婆，往往是善於唸經拜佛，這是一種很現實的心理。只要看今天統治者無論這一系或那一派的奴才，都互相應和地在唱着「一種類似的流行調子。大公报在唱它的「祥和之氣」，蕭乾在唱他的「人權與人道」，現在朱光潛又在喊他的什麼「清醒，和愛與沉毅」，這並不是偶然的事情，正是說明他們已經到了沒落的邊緣，企圖在唸經拜佛中間，來醞釀更殘忍的殺機！

今天我們的工作，就是要撕毀這一切紙糊的面幕，讓他們一切兇殘，怯懦，陰險，狠毒的臉孔顯露出來！

評姚雪垠的幾本小說

胡繩

我所要評論的姚雪垠的作品共四種，那就是：一、「牛全德和紅蘿蔔」，二、「春暖花開的時候」，三、「長夜」，四、「記盧鎔軒」。前二種是抗戰期間的作品，後二種是戰後的作品，讓我們先從戰時的兩種說起。

「牛全德」一書是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的作品，一九四四年重新修訂過。我現在所根據的是修訂後的本子。一九四七年重印的本子中還附有「這部小說的寫作過程及其他」一文，這篇作者的自述對我們來了解和評論他的作品極有幫助。其中告訴我們，書中的兩個人物——牛全德是「一個典型的農村流氓無產者」，而紅蘿蔔是「一個相當富裕的自耕農」。他們同時在家鄉淪陷時參加了由一個小學校長所領導的並不甚健全的游擊隊，在游擊隊中展開了他們的性格的發展與變化。作者自己又說，這本小說的初稿中對於紅蘿蔔是寫「失敗」了的，因為「在他的心理和性格中缺少矛盾，缺少矛盾也就缺少了變化」；「所以在修改時竭力來糾正原來的毛病」。但我以為，失敗的原因還不在此，更以為失敗了的不僅是紅蘿蔔，而且是在本書中佔更重要位置的牛全德。

作者把他的人物擺在這樣的一個游擊隊中間，這個游擊隊剛剛成立，住定在一個村子裏，還沒有接觸過敵人，牠的內部和外部的關係，牠的產生和發展都被寫得十分地單純。我們從這裏面看不見面臨敵人威脅的農村中發生了什麼變化，農民羣衆起了些什麼波動，這一個游擊隊孤另另地出現在這農村中和一支舊式軍隊的部隊駐紮在什麼地方幾乎沒有什麼兩樣。在這游擊隊周圍出現的民衆似乎不過是作為這游擊隊的宣傳與訓練的對象而已。我們從裏面也看不見這個游擊隊內部的生活，只看見這裏有着常常談些「抗日」啊，「革命」啊的「大道理」的隊長和指導員們，而整個游擊隊中的隊員們是些什麼人，想些什麼，幹些什麼，我們幾乎完全不能知道。（他們之所以存在似乎不過是因為一個游擊隊到底不能只由兩個人組織。）我們只能看到，這個游擊隊起先是「亂得跟懶婆娘的頭髮一樣」，無紀律，無訓練，引起人民埋怨，後來慢慢地從上面來加強了「紀律」，加強了「政治」，於是游擊隊整頓好了，周圍人民贊美了，而牛全德與紅

蘿蔔在這裏面也就進步起來了。

紅蘿蔔雖是因敵機炸平了他的家屋，地方秩序混亂，無法安心樂業而逼得投入抗日游擊隊，但我們竟看不見這個農民對於侵略者有什麼深切的仇恨，他就這樣地在游擊隊裏默了下來，而且發生了「變化」。在修改過的本子中，作者一面寫他雖在游擊隊裏漸漸聽懂了「救中國救同胞」的「大道理」，一面用「詩的情趣」寫着他對田園的懷戀，算是表現了他的矛盾，而就這樣「變化」過來了：

……紅蘿蔔抱着「當天和尚撞天鐘」的想法，就只好拿出來一點精神學習，免得被隊長、班長、指導員和同志們不高興。過着過着，紅蘿蔔對「新花樣」漸漸的習慣下來，也漸漸的發生興趣。他帶着惶惑和新鮮的感覺，老實實的學習着新的生活，人們都看見他在變，牛全德也看見他在變了。（頁一二三）

表現在這個被用來當做投入抗戰中的農民（富裕中農）的「典型」的人物身上的「變化」，却只是「當天和尚撞天鐘」，習慣成自然的過程，這是何等黯淡的影子。

作者把紅蘿蔔寫得如此黯淡，本來就為的是要襯托出另一個人物——牛全德的昂然高聳的影子。

然而牛全德這個影子其實也是十分模糊而黯淡的。這一個農村流氓無產者階層出身，當過十幾年舊式軍隊中的兵，帶了許多壞習慣到游擊隊中來的角色，在開始「變化」了時向他的姘婦說：

「參加游擊隊就是參加革命，就是要犧牲自己的快樂，犧牲自己的自由！懂得麼？革命就是要我從今後不再是牛全德，規規矩矩的跟着人家學幾套新花樣。」

不懂麼？這就是別人整天掛在嘴上的大道理，老子東西南北混了幾省，冷槍子兒對着熱肚子磨了幾十年，老子也不懂，老子也得從頭學起！誰叫老子不去投皇協軍？誰叫老子糊里糊塗的參加游擊隊？……操他娘，游擊隊不是光打鬼子的，是幹革命工作吶！（頁八七）

這個脚色是「糊里糊塗的參加游擊隊」，更糊里糊塗地學會了談革命，如果說這裏面有着什麼「變化」，其變化的基因只在於他的隊長和指導員一次又一次地給他戴「高帽子」，稱許他為「英雄」，激發了他的好勝心，非要「跟着人家學幾套新花樣」不可。

作者自己說，這本書的主題是「表現舊時代的江湖義氣向新時代的革命責任感的漸漸移轉」，如果企圖是這樣，我

以爲這企圖是完全失敗了。因爲一方面在「舊」的牛全德身上作者只使我們看到流氓無產者的壞品性，如果有還值得發揚的「江湖義氣」，也並未被具體表現；而在「新」的牛全德身上，也只是被「捧」以後，糊里糊塗地帶着個人英雄主義的氣質而「跟着學新花樣」，所謂「革命責任感」連影子都還沒有。最可驚異的是，在這本小說裏，使人完全覺察不到，在人民群眾和游擊隊中有一點民族仇恨與對侵略者的敵意。

但如果說「牛全德」是失敗，那麼「春暖」一書是更只能受到最嚴厲的批判的了。「春暖」是和「牛全德」同時開始寫的，後來繼續改寫和擴充，現在一共出了三個分冊。但我只讀了一二兩冊。（第三冊一時未能找到。）這部小說寫的是在抗戰初期的一個小城市中的青年救亡運動，在這中間，三個女孩子被突出地表現了出來。

在「春暖」中，作者把佃戶女兒黃梅（一個父兄都在革命內戰中犧牲，從小抱着強烈的階級仇恨的女孩子）的描畫，最足以顯出作者在這本書裏任意地狎弄他所表現的人物。對於黃梅，作者既借別的書中人物的嘴裏，向她宣說了一套在抗戰初期出現過的那種幼稚的錯誤的統一戰線觀念，嘲笑了她保持階級仇恨的「頑固」；而在她參加救亡運動後，作者幾乎立刻忘記了她的出身和經歷，把她的生活的和思想的發展寫得完全和小資產階級的女兒一樣。甚至在第一天她參加一個講習班時，作者雖然提到，這個佃戶女兒環視周圍的小姐們而感出這不是她所能習慣的環境，但她立刻「從半炕心失望」中被「拯救」出來了，而拯救她的却是一個陌生的少女的笑容：

黃梅從來沒見過一個人的微笑竟會有這樣可愛。這若有若無的微笑是溫柔的，幽靜的，天真而又含蓄的，可理解而又不可理解的，含着少女們藏在心靈深處的崇高情操和一切神秘。這微笑像一絲春風溫暖了黃梅的心頭，她剛才對於新環境所起的失望和煩惱都被這一絲春風吹走了。（頁二一）

我想說：在這里欣賞着這少女的笑容的，其實不是一個佃戶女兒的眼睛，而是作者自己的眼睛。

既然佃戶女兒也這樣地表現着，別的女孩子更是在這種情趣下被描寫了。

一個大地主的女兒——羅蘭，被寫成是一個救亡運動中的林黛玉，心裏想的似乎就是戀愛。聽了別人的戀愛新聞，就會「心裏邊起一種悵惘與空虛之感，到晚上又失眠」了。「白天一煩惱就蒙頭睡覺，起來後又悶惘惘無心收拾」。（頁一一九）「心亂如麻，不覺輕輕的嘆口長氣。」（頁一二〇）「她把花子又聞了一聞，把桌上灑的水珠擦乾淨，又坐下去對着那一枝杜鵑花想着心事」。（頁一三〇）——字句內幾乎是「紅樓夢」裏的了。

羅蘭，黃梅，加上那以笑容「溫暖了」黃梅的林夢雲，是「春暖」一書中的主角，她們和書中別的女孩子無例外地

幾乎都是老在想着「戀呀」「愛呀」的一套，她們之間的性格的差別，也好像在紅樓夢中這個和那個女孩子之間的差別一樣。

作者在這書里誠然也寫了農村宣傳工作，寫了舊勢力對青年救亡工作的壓迫等等，然而這些好像不過是作為背景的可有可無的畫布，在這背景前出現的是一群集中興趣於男女關係與戀愛事件的青年。抗戰初期的救亡運動中也的確有許多缺點，青年們的確抱着各種各樣的想法和生活習慣而湧入這運動；但照作者的寫法，却斷然是對於救亡運動的歪曲與侮辱。甚至於在這書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這一類的描寫：

假如把羅爾比做李商隱的詩，把小林比做連文西的畫，從玉淑芬的身上就不容易使我們感覺到藝術趣味。不過當少女們剛剛發育成熟，縱然生得不美，只要不過分醜，對青年男性都有一種神秘的誘惑力量。何況王淑芬同人說話時兩隻眼睛懶洋洋的，半睜不睜，帶着三分睡意，二分媚態，自然也相當的能招人愛。（頁一一二）

由這一類描寫看來，如果我們說，作者在這裏是使自己墮落到了黃色新聞的水平，並不是不公平的。

二

我們必須進一步研究這樣缺點與病態是怎樣來的。

作者自己說明他寫「牛全德」的動機，值得引錄下來：

一九四〇年冬天，我從老河口去鄂北前方，在路上一個人非常無聊。常常，無精打采的騎在馬上，望着單調的冬的原野，默想着各種問題。我是北方人，鄂北方的豪放性格。這性格雖然粗野，却很率真；雖然任性，却很硬爽；雖然有時候對人很不客氣，但却能見義捨身，濟人之急，決不會落井下石或錦上添花。因為有這種偏愛，我在無聊的旅途上，寂寞的馬背上，總想着寫一部描寫這種典型的小說出來。在我的故鄉，和我所熟悉的游擊隊中，像這種人物是很多的，在我的心中就有着活的影子。將這種性格和另一個小心謹慎，自私心重的性格相對照，就格外的顯明和凸出。經過了幾天思考，兩種人物都在我的心中構成了雛形。

由此可見，作者建立他的作品不是從把握具體的生活，具體的人民鬥爭的歷史現象出發，他的出發點是對某種抽象性格的憧憬。其所以寫牛全德，基本的根源，並不是從抗戰中農民游擊戰爭取得了強烈的感受，而只是在「寂寞」與「

「無聊」中想起了「北方的豪放性格」。

作者對於他所表現的「性格」採取着悠然欣賞的態度，也是很顯然的。不但在「春暖」中，作者是完全以自己的趣味在欣賞着「救亡女性」，而且在「牛全德」中同樣也是表現着欣賞態度。性格當然不能獨立存在，必須寄托在一個具體的人身上；一個人又不能獨立存在，必須把他安置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和其他許多人物中間。我們或許可以這樣大膽地斷言：作者本來並不是想表現江潮豪氣在抗日游擊戰中向革命責任感的轉移，而只是欣賞着北方人的豪放性格；也本來並不是要表現一個有階級意識的佃戶女兒和別的地主家的女兒們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發展，而不過要寫幾直明快的女孩的性格，纖細忸怩、溫柔嬌弱的女孩子性格「創造」具體的人身而已。

因此，「牛全德」與「春暖」儘管是寫到抗戰初期的農村游擊隊與青年救亡運動，然而農村中各階層人民在抗日戰爭的風暴下究竟引起了些怎樣的變化，當他們捲進了游擊隊中後又引起了些什麼變化，以及在「救亡運動」中各種青年的生活、思想，他們的要求，發展途程，他們的優點缺點究竟是怎樣的？對於這些，就這兩本書看來，作者是並沒有努力去求得真實的表現。他所全力去描畫的人物性格並不是從這種歷史現實中概括、提煉出來的；相反的，他只是欣賞着，描畫着抽象的人物性格，而把他所描出的畫裝置在歷史現實的櫃子中。

不從具體的歷史現實中抽演出來的「典型」，其實只是抽象性格的剪影，不能成爲現實主義文藝創作中的典型。一個作家，如果只按照自己的趣味、要求與方便而設想出一種或幾種性格，湊合到只是浮光掠影地看了一下歷史現實中，於是便覺得自己有權利放筆寫作，無義務去更真切地把握歷史現實，——其結果，在所謂「典型創造」上就只能得到全部失敗。「水滸」與「紅樓夢」在典型人物的創造上得到巨大成功，因爲這些典型是和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下的官逼民反的歷史現實，是和封建地主官僚過着腐爛的寄生生活的歷史現實緊相結合着的，是從這種歷史現實中產生出來的。但我們的「牛全德」與「春暖」的作者恰恰作了相反的努力。抗戰與救亡運動的歷史現實並沒有成爲他創作的原動力，他只是按自己的趣味與方便來表現幾種抽象的人物性格。正因此，他並不把農民游擊隊員擺在複雜的鬥爭過程中而寫他們的矛盾發展，却只能把他們擺在比真實的歷史現實無限單純化了的環境之中；而在寫到救亡運動中的女孩子時，只能夠從戀愛中來分別她們的不同性格。誠然，戀愛也是救亡青年的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曹雪芹可以從兩性關係上集中地表現他的人物性格，那是符合於「大觀園」的歷史現實的；但「春暖」的作者如此做，就是澈頭澈尾地歪曲了歷史現實。

但爲什麼在創作方法上，作者對於典型的創造採取這種態度呢？很明白的，創作方法上的問題是根源於作家的創

作態度——對歷史現實，對人民的態度而來的。儘管抗戰初期的人民大眾的普遍覺醒形成民族歷史的大風暴，但通過這風暴，我們的作者似乎不過是騎在馬上，在寂寞中，在無聊中，作着自我陶醉的遐想而已。作者儘管也接觸到現實，但是很明白的，並不是讓人民羣衆的覺醒與鬥爭的巨浪來淹沒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狹窄的心靈，而只是借歷史現實中的片段作題材來表現和抒寫自己。在這裏，我們應該說，表現於「牛全德」與「春暖」中的創作態度不是向人民負責，向歷史現實負責的態度。

在這裏，還該提一下作者的美學觀點。在自述「牛全德」的寫作過程的文章中，作者說：「當執筆寫：『牛全德』時，我正在溫讀陶詩，得到了一種啓示，似乎明白了素樸和美麗如何的統一起來……。」又說：「在『牛全德』中有不少的俳句，疊句，重沓章法，這是怎麼來的呢？這是從詩經中悟出來的。」我們並不以為現代作者不可能以「陶詩」和「詩經」中學習一點什麼，然而根據作者多少帶着眩耀氣說出的話，更根據他的作品中的具體表現來看，我們應該指出，他的美學觀點是十分傷害了他的。他不是從真實生活中表現美，而是以他的抽象的美學觀念來裝飾他的作品。「牛全德」中有許多風景描寫很可以表現這點。此地試舉一例。（這是在牛全德已開始轉變，厭棄他原來的姘婦而突然遇到她的時候）

他的面前不遠的地方是一條小河，河岸上長着一排濃密的垂楊樹，像一堆堆的綠烟在浮動。河那邊幾株桃花還沒有開敗，不過當鳥兒在枝上跳動時，也有片片的花瓣飄落在樹下邊的綠草地上和水面上。唉，多好啊，陽光里閃耀着新綠和嫣紅！

空氣呢，空氣蕩漾着花和艸的清幽和芳香。

蝴蝶呢，蝴蝶成對的忽上忽下的飛舞着。

蜜蜂呢，蜜蜂在柵花林中和油菜花地裏忙碌着，同時嗡嗡的唱着歌曲。

而且春風啊，春風像一個活潑的大姑娘，用溫暖的嘴唇湊近牛全德的耳朵根，快活的，甜蜜的，悄悄的絮語着。

但牛全德的心上沒有春。

像這樣的描寫即使只從技巧上看，恐怕也只能算是拙劣的。但問題不是該不該和用什麼技巧，來表現「素樸和美麗的統一」，來寫「俳句疊句」；問題是這種抒寫與生活場景並無有機聯系。作者是在跳開真實的生活，而留戀欣賞於他

自己心目中的美。這種美學觀點也同樣要從上述的創作態度上得到說明。

如果說，諸如此類的風景描寫以及前引「春暖」中那種對女孩子的浮薄的描寫，就算是「將最美的詩的情趣容納在小說裏邊」，那麼，我們甯可希望，這樣的詩的情趣早日在作家（如果他是忠實於歷史現實與人民生活）的心中死亡掉的好！

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固然十分困難，但如果沉溺於自我欣賞的情懷之中，那就斷絕了自我改造的道路，使自己對於人民生活與歷史現實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在這種情況下怎樣能够在文藝創作上取得成功呢？脫離歷史現實而追求人物典型，必然只能得到浮淺的空虛的性格描寫；脫離生活而追求美，必然只能得到庸俗的，甚至惡劣的「美」。

三

但在「長夜」和「記盧鎔軒」這兩本小說中，我們至少不至於得到像讀前兩本書時那樣不愉快的感受。這兩本書是可以使我們讀到一點東西的了。在這裏面活躍的人物不僅是抽象性格的負荷者，而且是反映了歷史現實的一側面。這兩本都是在抗戰結束以後的兩年間所寫。但其所以勝於「牛全德」與「春暖」，我想，並不能用時間先後來解釋，而是因為在這兩本小說裏，作者是面對着真實的歷史現實和實在的人生的緣故。「記盧鎔軒」是一個實在的人的傳記，作者相當熟悉這個人，又特別用各種方法來調查了這個人的生活歷史。作者在這裏不是用盧鎔軒這個人來表現某種抽象性格，而是表現單純的科工富國的思想與努力在舊社會的政治環境下，必然地到處碰壁而致成爲悲劇犧牲者。「長夜」是寫一九二四年的河南農邨，由一個土匪幫而寫出了善良的貧苦農民是如何在苦難的生活中掙扎着追求出路。如作者在該書後記中所說，他是把他少年時代對故鄉社會現實的記憶，保存了很久，到這時才寫出來的。顯然的，作者對於他少年時代的目睹的悲慘的農村生活與農民命運，比了他在抗戰初期所突然面對着的新的歷史變化，是熟悉得多，了解得多的。因此，對於後者，作者只能拿出一些淺淺的而殘缺不全的浮雕來交卷，而對於前者，作者却能給我們以多少具現着歷史生命的立體雕像。

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會說：「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裏，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招致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作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許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學家、學生們不問政治，自以爲可以所學爲國家服務，結果也化成了夢，一概幻滅了。這是好消息，這種幼稚的夢的幻滅正是中國富強的起點。」在「盧鎔軒」中我們看到這一種好心的夢表現在一個可敬的人格身上。這雖是一個實在的人的故事，但這樣的夢和

這樣的夢的幻滅是典型的歷史事實。不過因為是實在的人的傳記，而對這傳主，雖經過調查研究，似乎還有些方面的事實不夠清楚，因此在這本書中就使我們覺得，對於這種夢的幻滅表現得不够充分，也就還顯示不出「這種幼稚的夢的幻滅正是中國富強的起點」。

我想較多地討論一下「長夜」。

在「長夜」中使我們看到了北洋軍閥統治時代，在封建的壓迫下，在連年軍閥混戰下的北方農村的荒蕪、飢饉的面貌。破產了的無地可耕活不下去的農民，有的去「吃糧」（當兵），有的去當「湯將」（土匪）。年青的農家子弟聚攏在土匪頭子的週圍，絕望地訴說着苦難，天真地要求分與一枝槍，這樣的場景（頁一九三，一九八零處）不能不使人感動。可是當土匪難道真是農民的出路麼？土匪頭子們一方面與地主相勾結，為地主利用，一方面又勾搭着軍閥拿自己的隊伍當做官的資本。自己沒有一枝槍的「湯將」其地位也和貧苦農民種地主的用一樣。王成山的命運是這樣貧苦的農民的深刻反映：他「種田要種別人的地，措槍要措別人的槍」。（頁二七七）「他常常做夢：有時他夢見他有一隻槍，有時他夢見他有一頭牛，還有一塊地，正在地裏耨麥子。」（頁二七二）——這是在黑暗中國農村中的農民的天真而真切的「夢」啊。現實的生活在農民中培養了自發的階級感覺，「長夜」使我們聽到這樣的聲音——幾個在夜晚率地主老爺之命守寨牆防劫掠的農民的聲音。

一個聲音：「咱替誰拼命？咱還怕誰來搶走咱一根毬毛？我一共只剩了一畝半地，措了一身債，過年下斷米斷麵，沒有誰調濟分文，×他娘守寨的時候用着老子！」

「孩子放低一點」，另一個聲音說。「我要是沒有老婆孩子一大堆，早就湯了。你是種自己的地窮得不能過，我是種人家的地窮得不能過。眼看着就交荒春，到那時山窮水盡，揭措無門，我看不下水湯也不行了。」

「湯啦好，湯啦好，」老頭子的聲音說，「趁你們還年青，痛痛快快的幹幾天，也不枉託生人世一場。」

第一個聲音又說：「二爺你等着吧，終有一天咱幹二個樣子讓你們瞧瞧！×他娘先放一把火……」

「喂，孩子放低！」

「毬，大丈夫敢作敢為，咱就是要說出來叫好主（地主）他聽聽！」……（頁二六〇）

雖然作者自己說：「在這一部小說中，農民英雄們全沒有「新生」，看不見一點光明，」並說，那時「至少在北方農村中還沒有出現像摩西那樣的人物」；但是因為作者在如上所舉的這一類地方是把荒涼黑暗的農村，表現得相當深，

所以就能够使人感到從這裏面新的東西是可能成長起來的。「新生」與「光明」本來不只是因為有了「摩西」的說教才會顯出，而是在基本上由人民羣衆生活的底層裏按照它自己的邏輯而發展起來的。

但如果說，表現於「牛全德」「春暖」中的那種有害的傾向，到了「長夜」里，只因為所採取的題材不同，即全然絕跡，那也是不可能的。

抽象中把握和欣賞所謂「北方人的豪放性格」的這種觀點仍舊出現在這本書裏，作者一方面雖然明白說出這一幫土匪的「管家的」李水沫的殘忍和野心，他不過是利用農民力量的失意小軍閥，但是許多地方仍流露出對他的「英雄」「豪俠」的贊美。小頭目薛正禮（在這書裏佔着顯著地位）也明明不過是某一群地主的保鏢，然而作者把他寫成好像是在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緩衝者，善良，忠厚，誠摯，盡量爲他爭取讀者的同情。——這一類地方是大大地損害了這本書所反映的歷史真實。

由此可知，爲什麼作者要把全部故事通過一個沒落地主家庭的青年眼睛而寫出來。（這個青年是因偶然的機會而以作客的身份留在「土匪」隊伍中的，他抱着「浪漫性格」和「英雄主義」的情趣而觀望着土匪生活）。我們應該指出，這正是作者自己的創作態度的表現，而以這種態度來對待他的題材，就不能不和正確地反映人民羣衆的歷史的企圖發生嚴重的矛盾。因此，在「長夜」中，一方面儘管在有些地方生動地寫出了農民的苦難和悲憤，寫出了土匪集團的基本性質，一方面却又把土匪對善良百姓的殺戮描寫在「愉快而諧和的空氣」中（頁一二三），把強姦的場合寫成一個快活的鬧劇（頁一三二），把爲土匪俘獲的「年輕媳婦」寫成是「淫聲浪氣」的玩物（頁一四一）……如果作者是一貫嚴肅而認真地對待歷史的現實和人民的命運，在這種地方，難道他不應該堅決拒絕地主少爺的「浪漫」情趣的引誘麼？

四

由此可見，即使從有着若干成功的「長夜」，也仍舊證明了，一個作家，如果不能真正抱着向人民負責的嚴肅態度，而以欣賞態度對待生活，根據自己的趣味來描寫人物性格，以自我陶醉來代替了對歷史真實的把握，那就不能不成爲創作生命的致命傷。

作家姚雪垠的基本弱點就在於此。

因此我不想用「客觀主義」這樣的說法來加在姚雪垠的身上，因爲我們倒是希望他能够用忠實於客觀的歷史現實的

態度來從事創作，——一個作家，只有建立這樣的基本態度才爲自己的思想情緒的改造奠下可能的基礎。我也不想用「依照理論八股而從事創作」這樣的話來批評，因爲表現於姚雪垠作品中的主觀內容並不是以什麼八股教條爲基礎，而是泛濫着「出身於破落地主之家」的「知識分子」（這是作家自己的表白）的自我欣賞的情緒。在感覺到自己的情緒和思想已不夠來認識在變化發展着的現實的時候，（這種感覺是一進步的契機），便去乞靈於還未和自己的生活實踐相結合的思想理論，這種情形是有的；但形成其創作的基本傾向實不在此而在彼。

最後我要說明一點。如果以上分析是對的，「牛全德」與「春暖」失敗了，因爲作家在抗戰時期並不能把握住正在展開着的歷史現實，而回憶過去的歷史現實的「長夜」則較多成功，因爲比較熟悉的原故，——從這一個對比中，並不能得到寫過去比寫現在較爲穩當的結果。因爲寫過去仍然是爲了今天的讀者，而把握不住今日的現實也不可能正確地寫出昨天和前天來。

無可諱言，我們的作家本來可說全部是從舊社會中出來的，是在和勞動人民相隔離的生活中成長起來的；因此所熟悉的的是舊社會，對沒落階級的腐朽醜惡雖比較容易看出來，但在某些方面仍帶有依戀之情；對人民大眾則習慣於把他們看做消極的受苦受難者。也因此，當現實發生着激烈變化時，就難於在認識上跟上去。儘管我們承認人民的覺醒，和歷史變化的因素，然而要體會它，把握它，是何等困難啊！作爲抗戰中國的農民與知識分子的發展的畫像，「牛全德」不過是個膺品，「春暖」更是個畸形的哈哈鏡。抗戰以後的兩年多，歷史的變化更激烈了，如果作家姚雪垠只能寫「長夜」，是由於在黎明之前的現實中的彷徨，那就是值得作家省察的現象了。

附記：我在這裏批評了雪垠的「春暖」這部小說，同時也是批評着自己。因爲這本小說的初稿是在一九四〇年我所主編的一個雜誌上連載過的。我所特別引出的「春暖」中的兩段文字中的前一段（黃梅初次見到林夢雲的笑容）就是在初稿中有的，足以證明在初稿中已經充分表現着這種有害的傾向。——現在我沒有這雜誌，所以不能作詳密的檢討。——但當時我不但沒有能看出朋友的缺點，反而無形中支持了這一傾向。雪垠在以後擴大和修改它的初稿時，顯然是更充分發展了這一傾向。因此直到最近，我讀了這部小說的單行本後，我覺得，無論對於雪垠，對於讀者，我都有義務提出這樣的包含自我批評在內的嚴格的批評。

評「我的兩家房東」

馮乃超

康濯的這本小說集子，收集了三個描寫農民的短篇小說。我不知道作者的底細，從作品中看來，他大概是在農村裏工作相當長久的年輕的革命知識份子。僅僅三篇小小的短篇，表現着特有的清鮮的風格。它細緻而不煩瑣，平淡而不刻板，有着生動的樸素性，不加鋪張的真實性。

寫農村和農民的作品，慢慢地多起來了。這些作品多半都有着這麼一個特點：農民：不是「聽天由命」地服從着，便是盲目地亂闖着，農民總是宿命地生活着；他們不是毫無光彩的灰色動物，便是橫衝直撞的野獸。作家的同情和讚美，有時候只能刻劃出農民的千篇一律的愁眉苦臉，有時候，不願這樣描寫的人，便主觀地給他們附加一點頑強的「生命力」，使他們帶點突出的特徵，這些特徵並不能表現出具體的歷史內容，只是着重性格的突出。他們多半只着重在描寫農民的盲目性或落後性的一面，大體上用「動物的人」代替了「社會的人」。這種對農民的看法的根源，主要的是作家對農村民主革命的理解不足，對農村的封建秩序的憎惡心不够強烈。如果作家對於一定時期的農民的心理傾向沒有能力來加以綜合，又如果作家對於中國農民沒有普希金對布加喬夫的興趣，沒有涅克拉索夫

對封建地主的憎恨，那末，即使把愚昧的農民寫成聰明的農民，把未覺悟的農民寫成覺悟的農民，那一定也是無血無肉的。阿Q是愚昧的，魯迅先生並不因此忽略了他對於辛亥革命所表示的一定的態度，却在他身上發現了與趙太爺等不同的智慧，那就是要求翻身憧憬革命的朦朧意識。這種意識編織在阿Q的許多愚蠢的想法裏面，這些愚蠢的想法又是當時那個社會特有的東西。魯迅先生從來沒有歪曲地寫過中國的農民，沒有用他們的外形的描寫或作者主觀精神的附加物來代替歷史的社會的概括。比如在那篇很短的作品「風波」裏面，我們甚至於看不見任何一個人物的外形的描寫，但通過那場小小的風波，由於皇帝又坐龍庭的謠言引起來的風波，農民和地主都被活靈活現地刻劃出來，農村中的階級對立關係被集中地突出地揭露出來。「恨棒打人」，這是「風波」裏的鬥爭形式，反映着地主階級失去了皇帝有多麼深刻的影響，所以守舊派絕不放棄任何機會來恢復他們的威風，抒發他們對於那怕是極微小的改革的憤恨。這種歷史的概括力，是許多寫農民的小說所欠缺的。

「我的兩家房東」的作者，生活在變革中的農村社會

裏面，並且參加着改革的工作。這使他比之別一個區域的作家，有着雙重優越的寫作條件：他和農民沒有太大的距離，生活上思想感情上都比較和農民相結合，又因為參加着農民生活的改革工作，他就比較容易發現農民身上積極的性質，被解放了的特點。

在「我的兩家房東」裏面，我們可以看到農民在舊社會的框子裏面，發生了新的變化，自然這個變化是很有限度的。它處理着農村男女的婚姻問題，問題的一面是離婚，另一面是「自由戀愛」。這裏面反映着封建婚姻，已經沒有統治的力量，除掉了一「腦筋磨化不開」的老一輩人，覺得不習慣或者不順眼之外，年輕的一輩，都毫不躊躇地接受了「自由戀愛」式的新的婚姻。「五四」運動的潮流，隔了二十多年浸潤到農民社會裏來了。魯迅先生也處理過農村的「離婚」問題，那是男的休女的。在這個作品上，魯迅先生通過了婚姻問題來解剖農村的封建秩序。他全部的同情集中在被休的愛姑的身上，在她的身上發現了農民野勇的反抗性，火辣辣的却毫不被誇張的倔強性格。這種倔強性是合情合理被刻劃着的。愛姑的時代過去了，來了金鳳的時代。這裏面沒有「紅青緞子馬褂發閃」的農村大小土皇帝出來顯威風，却給被農民「老康，老康」地叫得怪親熱的農村工作幹部所代替了。這一個代替說明農村封建社會秩序已經起了變化。金鳳的姐不堪婆家的虐待，很簡單地便離了婚，沒有愛姑時代那樣麻煩的事了。金鳳和她「不務莊稼……吃吃喝喝……也胡鬧壞女人」的未婚

夫退了婚，和她自己選擇的農村幹部訂了婚。這個平凡的故事，是從一個農村工作幹部的角度寫出來的，從兒女間的瑣事去反映剛剛冒出嫩芽的新社會和農民思想感情的解放。看起來，金鳳沒有愛姑那樣勇野似的倔強性格，但這只是環境的阻礙力減少了的結果。在學習上，在愛情上，金鳳的明朗而積極的性格，却是異常清鮮的。她所愛的是農村裏的幹部，青救會主任，青抗先隊長，就是說，農村裏的覺悟的積極份子；她離了的是村裏在選舉時被鬥爭過的人，不肯勞動的人，剝削階級的人。在這裏萌芽着新的道德，新的標準，和新的愛情觀念。作者對於這個農村的覺悟青年，絲毫沒有渲染他的青救會主任的部分，只寫了勞動的，學習熱情很高的，和戀愛的部分，但這絲毫沒有削弱了這個積極的性格，反而使他平易近人。我們看到革命解放着人民，解放着婦女，解放着個性。

「初春」這一篇更短的作品，通過一個老漢來寫新的農村和人民。

老漢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在村裏當「什麼教育委員」，「什麼合作社幹事」的；二兒子當了八路軍。老漢和新的社會結合着，却要不斷地修改他自己的舊觀念。新的事物多起來了，每次當他碰到新的東西，先得抵抗它一番，然後才接受它。初次看到了活底糞箕，老漢「驚奇得鬚子也翹起來了：『這……我說，這是什麼物件？你搞什麼鬼？』」新鮮物件是要受到人們注意的，老漢反覺得不舒暢，當他後來曉得新糞箕的確方便些，「一股平靜的甜味又湧

上老漢心頭：他覺得兒子到底是兒子嘛！」把他對大兒子的小小的不滿，也一筆勾消了。生產要開會要計劃，老漢聽來也不舒服。「種莊稼的事，你不開會不說的，人們還會不幹麼？真他狗入的……」，但後來，他不但覺得人家說的對，而且默默的用加緊勞動來擁護它了。老漢是愛老二的，「老二幹莊稼活挺結實利落，在村裏嘛！青年會當主任，地位高；四年頭前參加了八路軍，這會就當上了排長，還短不了來個信問長問短的，文化也提高啦！」從老二想到了老二的愛人翠姐，想到了「這世道，什麼青年自個找婆娘，不下聘禮，不問爹娘，老漢看不怎麼過意。」但年輕的一代已經養成了一種新的觀念和新的習慣，創造了新的社會生活。這種生活是建立在勞動的基礎上面的，舊的社會開始搖走上消滅，舊社會的這一部分意識形態也比較容易被克服的。這裏不會有什麼深刻的父與子的鬥爭。作者畢竟是年輕的人，對於新鮮事物的反映是敏感的，「田家樂」以往總使人聯想到虛偽和粉飾，而「初春」裏面的圖面的確實地反映着勞動，精力，活潑，信心，歡樂等等因素混合着的和諧，反映着農民做了生活主人的那種新的關係。這確實是勞動人民的幸福生活的初春。這是一篇讀了過後有一股甜味湧上心頭的晶瑩的作品，我真的看到了「田家樂」。

「災難的明天」是作者費力最大的刻劃最深的作品，他探究了舊社會養成的惡習慣與癖性，剝削制度促成的罪惡，並且描寫它們被消除的過程。作者寫了祥保一家三

口，由互相憎恨吵鬧轉變為互相親愛合作的故事。

祥保的母親二十歲過門時，丈夫才只十三四歲。過門後，整天不停手脚作到深夜，還整天遭公婆打罵，深夜累了，鑽進被筒，想找安慰吧，丈夫才只十三四歲，睡得挺甜，從不理她。有一次她想跳井自殺，沒有成功，却找着了野男人。當她丈夫大了，她却老了，丈夫另外找了姘頭。「從這時起，她從痛苦中站立起來，她變得更加强悍，更狠毒，她也學得舌頭尖眼睛歪」。她養了一個兒子，就是祥保，她不愛他。「在後半世生活的年月裏，她差不多把他的强悍和狠毒，都施放在這個兒子的身上了。」這個兒子於是被摧殘的變成一個「糊糊的老實傢伙」，當他要負責的時候，總是覺得「左右為難」。他二十歲時，母親爲了省錢，給他找了個十三歲的小媳婦。「兒子背着一世的怨氣，於今也好發洩發洩吧！從此，這個青春興旺的祥保，就把自己的野性對着那小女孩施放」。這一家三人的三個心，是互相痛恨着的。

「抗戰了，邊區成立了，春妮子（媳婦）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忽然覺得自己要解放了，就把過去內心的痛恨，慢慢表露出來，跟着婦救會，學好學歹，兩片光會哭的嘴脣，忽然變得一天天硬……」。婆婆呢，經過鬥爭之後，也不敢打兒媳，只敢罵一罵罷了。婆婆罵兒媳「開什麼娘們會，盡瘋瘋癲癲的。」媳婦回罵她：「封建，死封建，總有一天要打倒的！」這個鬥爭是勞動人民身上的新與舊的鬥爭。祥保夾在當中，母親罵他不敢教管老婆，

老婆罵他沒出息，不進步，沒有男子漢勁頭。在旱災中，在飢餓中，他們互相折磨，互相怨恨。

災荒取消了經濟生活改善的成果，減低了人民對新政權和抗戰的信心。逃荒與反逃荒變成我敵之間的政治鬥爭的嚴重問題，也成爲祥保家中鬥爭的中心。媳婦被多年的怨氣壓得透不過氣來，她希望逃荒，婆婆不願丟掉守寡十年支持起來的破家業，她反對逃荒。祥保又夾在中間左右爲難。但抗日的民主政府想出了辦法把逃荒的浪潮壓下去了，救災的辦法也想出來了，決定了貸款開荒、運輸、紡織的辦法。祥保被說服參加了運輸工作，這麼一來把他害怕遠行的畏懼心克服了，也鼓勵了他下點決心做個有出息的人。祥保走了一趟遠路，胆子變大了，也敢大聲說話了。往後他一次比一次地堅強起來了。母親老婆都另眼相看了。祥保覺悟了，他理解「莊稼主的日子就靠自己幹，會打算」。他對農會主任說：「往後有什麼工作，你叫我就是！再不用什麼說服動員啦！」這樣一個老好的農民就這樣地被鍛鍊被改造了，他變成一個好的丈夫和兒子，一家的柱子，有計劃會打算的有出息的人。

婆婆和媳婦以紡織工作爲中心，由競爭而和解而合作了。春妮子是婦救會的積極份子，她首先受到了批評，逃荒觀念被糾正了，跟婆婆和丈夫鬧得不和氣的事情也受到了指摘。開始她不服氣，但後來却狠狠地下了決心——學紡線。婆婆是紡線的老手，開始冷眼傍觀着，後來慢慢地給吸引了。經過一個微妙的過程，婆婆也參加了工作，對

媳婦的態度也改變了，對婦女會的成見也取消了。婆媳之間的鬥爭心理，和解的過程，有着極其細緻而合情合理的描寫。這兩代的婦女，由於勞動，由於改造家庭生計，不但釋了舊嫌，而且，對新生活的見解也有了修改和進步了。「春妮子差不多昏頭昏腦了！厲害的婆婆呀！……從小就積下仇的丈夫呵……春妮子覺得自己什麼離婚呀，鬥爭呀，反封建呀都破滅了」。

勞動人民之間能够有不可克服的怨恨麼？如果有，那是奴隸社會養成的習慣和癖性而已。作者把這個故事放在現實的活動和鬥爭中，當作征服舊社會的罪惡，改造勞動人民的人性的鬥爭過程來處理。或者有人以爲拴柱（鄉村幹部）寫得太平凡，老大沒有被刻劃，祥保也不見得怎樣積極，老康的位置又擺得過高，而真正領導鄉村的改革者如老何老吳都躲在幕後，我想這些可能的批評和進一步的要求都是正當的，但人民的英雄的誕生，是有一個過程的，舊農民蛻變爲新農民，還需要一個偉大的鬥爭，土地改革將變成一個廣闊的歷史背景，湧現出新的革命的農民。但作者在這個小集子裏面的寫作態度和方法，已經放出新現實主義的勝利的信號了。

高爾基著作集

已出七種

生活書店發行

我怎樣飛向了自由的天地

丁玲

我出生的家庭，是一個沒落的望族，這種家庭對於人一點好處沒有。好容易我母親衝到了社會上來而且成爲一個小學校長。我也完全由我母親的教育而做一個女子師範學校的預科生。但我的母親由於環境和時代的限制，她的思想也不過要使得我將來有謀取職業的本領，不致於在家裏受氣，和一個人應該爲社會上做一番事業。我自己呢，完完全全是一個糊塗的小孩子，從來也沒有過什麼思想，頂滿意自己的環境，覺得自己很聰明，校長、教員、同學都喜歡我，可是這時忽然來了「五四」。「五四」的思想在那時因爲我的年齡和知識都够不上接受什麼，沒有什麼直接影響，但對於我的前途却有了很大的關係，我之所以有今天，實在不能不說是「五四」的功勞。

「五四」那年，我正在桃源女師預科讀書。這個學校以前沒有過什麼社會活動。但「五四」的浪潮，也衝擊到這小城市了。尤其是裏面的一小部份同學。她們立刻成立了學生會，常常帶領我們去遊街、講演、喊口號。我們開始覺得很茫然，他們爲什麼這樣激動呢？却也跟在她們後邊，慢慢我有了一個思想：「不能當亡國奴」。她們那時在學校裏舉行辯論會討論很多婦女問題、社會問題。教員很少同情她們，同學們大多數贊成她們。我很佩服其中的兩個同學：楊代誠和王劍虹，可惜由於我那時班次低，年齡小，沒有同她們在一起，然而只要有機會我就表示了我的態度。譬如有一次她們講到女子剪髮，同教員們做了很激烈的論爭，教員講話時，我們不鼓掌；王劍虹一講話，我們就鼓掌。會後許多人都把辮子剪了，我也不假思索的跟着做。現在剪髮是太平凡了，而且成爲當然的現象。但那時却是件大事。我們爲着沒有辮子，四處遭受冷嘲或責罵。後來她們又辦了一個貧民夜校，看見我喜歡活動，叫我去教珠算，學生們看見我比講台的桌子高不了多少，都叫我「崽崽先生」。

這一羣同學在當時是我的指路明燈，她們喚起我對社會的不滿，灌輸給我許多問號，她們本身雖沒有給我以滿意的答覆，却使我有追求真理的萌芽。後來我又隨着王劍虹，楊代誠到了上海，她們把我領到廣大的領域裏。我們做了很好的朋友，茅盾先生在「丁玲傳」裏說到她們。現在讓我紀念早死的劍虹，和致意活在南方的一知吧。（一知即楊代

誠。)

我的母親是在常德，當時她如何受到「五四」的影響，我不大清楚。總之，當我暑假回到家時，我的母親便同我談到轉學問題，她覺得一個人要爲社會做事首先得改革這個社會，如何改革這個社會是今天必求的學問。一般的師範中學的課程，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她說長沙周南女子中學要進步得多，那裏面有新思想。於是母親自己把我送到長沙，把我托付給她的一個舊同學陶斯詠先生了。一年半以後，我母親又放手讓我隨王劍虹到上海去，也基於這種思想，她要使我找着一條改革中國社會的路。後來她自己找到了這條路，她完全同意我，我們不只是母女關係，我們是同志，是知己。從那時離開她二十多年，我都在外奔波，她從沒有後悔，而且嚮往着我的事業，支持我。我的母親呵！你現在在生活上怎樣？我們被反動者們封鎖了，隔絕了，你無依無靠，但是你會掙扎的，你的生命力是強盛的。中國今天已經有了和平民主的曙光，中國的道路和我的道路都已經很明白的擺在中國人民的面前了，這二十多年的革命歷史，多少先烈在前面犧牲了，他們的血，和我們的奮鬥不是白費的。母親呵！你愉快吧！祝福你健康的活在人間，不久的將來我們會再見的。母親！

進了周南之後，幸運的是我那一班的國文教員陳啓明先生，是全校最進步的人物。我們那時把他看成一個神聖的人物。他是湖南第一師範畢業的學生，同當時即在湖南有名的毛澤東同志是同學。他訂了許多的外邊的雜誌報紙，他在那些文章上用朱筆畫上圈交給我們讀，讀不懂他便講解。很多新青年上的文章成了教材。我們同學大部分都不大注意別的功課，歡喜談論問題，反對封建的一切制度成爲那時主要的課題。我在這種空氣之中，自然也就變得多所思慮了，而且也有勇氣和一切的舊禮教去搏鬥。當我再回到家裏的時候，首先我廢除了那些虛偽的頻繁的禮節，公開的指斥那些腐化的生活，跟着也得着我母親的幫助把婚約解除了。大家都認爲我是大逆不道，大家都責備我母親對我的放任，可是我是多麼驕傲。陳啓明不只在思想上替我種下某些社會革命的種子，而且是多麼鼓勵我從事文學。在沒有進周南以前，當我還在小學的時候，我便讀過很多的小說，可是我的作文總不十分好。因爲是用文言文作文，有時還要我作四六文呢。陳啓明介紹我讀了許多新小說，新詩，我那時即讀胡適的文章、詩、他的翻譯小說，讀康白情的詩，讀冰心的「秋風秋雨愁煞人」。如「最後一課」，「二漁夫」等是我最喜歡的，當然那故事的情調，寫普法戰爭，法國感到快要亡國的痛苦，是深合於那時我們的情緒的。於是我便學着寫，寫詩，寫散文，還寫過一篇小說，有兩首小詩刊載在陳啓明等編輯的湘江日報上。這些東西當然是非常幼稚，算不得什麼寫作，不過却培養了我的文學興趣，使後來我在社會上四處碰壁無路可走的時候，我會想起用一枝筆來寫出我的不平，我對於中國社會的反抗，用筆來呼喊，揭露統治階級的黑暗。一直到

現在，使我有這枝筆爲中國人民服務，陳啓明先生給我的鼓勵是有作用的。

可惜陳啓明因他的思想「過激」，而被解聘了。我們感到很大的難受，我隨着幾個年長的同學又跑到一個男子中學去讀書。這時這幾個同學因爲年齡和知識都比我較大較高，大家都感覺到在這個學校裏也學不到什麼，她們便離開了學校，準備自修。我呢，總感覺得要向一個更遙遠的更光明的地方去追求。恰巧王劍虹從上海回來了。他向我宣傳陳秀、李達他們在上海要辦一個平民女子學校，她邀我一起去。我又得着我母親的贊助，抱着滿懷的幻想到上海去了。自然，我並沒有一下便找着光明大道，我打過了幾個圈子，碰了許多壁才走上正確的路的。但從這時我却飛到了一個較廣闊，較自由的天地。我是放任過我自己，勇敢的翱翔過，飛向天，被撞下地來，又展翅飛去，風浪又把我捲回來。我盡力迴旋，尋找真理，慢慢才肯定方向落到實際，我雖沒有參加到「五四」，沒趕得上，但「五四」運動却影響了我，我在「五四」浪潮極後邊，它震動了我，把我帶向前邊。

（上接七五頁「一個雷雨的夜裏」）裏邊哼哼起來了。

趙拴拴忙去開箱子，箱子是洋鎖鎖着，大家就用斧子劈開了，從裏邊拉出個又瘦又小的人來，滿腦袋是血，手裏死握着支手槍，民兵們也把這個人捆起來了。

大家又翻了半天，在坑洞裏尋出了一大包毒藥，一細法幣，還有一張閻錫山的委任狀，是委紅火柱當「治村」主委的。

趙拴拴攔了攔手說：「走吧，到村公所去，這下可把老根子挖出來了。」

四

半夜裏響了一陣槍，把村子都驚亂了，天臨明時雨停了，人們就跑到村公所來打問消息，一聽說抓住了特務，馬上便傳遍了全村，人越來越多，黑壓壓擠下一廟院，人

們吼喊着，要看特務。紅火柱和那瘦小的人被拉出來了，

腿抖着，臉灰白，低着頭，趙拴拴站到台階上說：「事情都弄清楚了，今春天造謠言，砍電綫桿……都是他們幹的，昨天黑夜把牛二蠻的牛札死，又逼住我婆姨毒我，還要圖謀暴動哩，要把咱農會會員一齊毒死。」又指着那個瘦小的人說：「這人是閻錫山流工隊的特務，來過咱村六七次了，咱們都沒發覺，咱們的防奸工作太差了。」人們聽了，火的一齊大罵，擁上前亂打。趙拴拴攔住說：「這可不能打死，要送到政府去咧！這是很要緊的犯人。」

人們都鬆了一口氣，有的說：「這都是老蕭心太軟給咱留下的禍根子。」有的說：「是這些狗日的們太沒良心了。」

天上出了猛太陽，四個民兵把紅火柱和那個瘦小人送到區上去了。

（一九四六年）

結 親

葛 琴

元宵晚上，好月亮。

李春堂老爺一個人在家。家裏人都上街去看燈了。鳳山街的花燈是出名的，四鄉八鎮路遠點的，還特意雇船去看，這在一般相望的大樹村，怎麼能不去呢？

可是爲了看燈，春堂老爺今年却發了太太的脾氣，幸虧太太識相，從去和不去的僵局中，她作了一次在李府上從未有過的讓步，把媳婦、女兒、連同已經給長工老四擱出大門的孫兒阿寶，都重新叫進來，要大家把新衣服換了，手飾掛鎖之類也都去掉之後，老爺才勉強看報，不再暴跳。

但女人太太，到底吃不起這個虧。臨走，她鬥了老爺一眼，心里罵着：「做人都像你呀，早鑽進棺材好得多！」於是冷在一旁，等待老爺回戰。可是看報的老爺，動也沒動。她更氣，趁媳婦女兒還在廳上，呱呱一聲走去說：「你門戶可要當心哩！」

「門戶」兩字說得够用力。連忠厚的媳婦也笑了。她

偷偷捏下姑娘的手，意思是：「這還用說嗎？老公公一天到夜就是「門戶」「門戶」的！」

姑娘沒有表示。她頂不滿意媽媽肚里那種腳色，她是向來幫父親的。鳳山街的鑼鼓也響了，她焦急地催着：

「走啦，好走——又不走了！」

好容易出了門，女兒像要哭似的跟媽說：

「其實爸爸也沒有錯，要是看燈着燈，也像彭家橋鑽出新四軍，不是性命也逃不掉？」

「喔呀，新四軍，新四軍就吃人？真是有種像種，動不動拿這鬼名堂嚇人！活着好好的，真哪來這些鬼東西呀？以後記着，別跟我提，曉得吧？」

「哼，不提他就不來了？」

媽媽女兒，就這樣在路上接起火來。

年初一到如今，家裏確沒有一天太平過。初一夜裏，離這邊七里路的彭家橋，忽然鑽出三十多新四軍，說是捉狗腿！捉狗腿！這些狗腿，平時橫衝直撞，呼風喝雨，天沒他大。這一下，可走頭無路了。有一個已經躲進人家正在生孩子的血房，這人家一聽新四軍來拍門捉他，真是千載

一時，一把將他從老娘婆背後拖出來，連聲說「宰了他！宰了他！地方够苦啦！地方够苦啦！」就這樣，不上兩枝香辰光，新四軍一傢伙捉出七條狗腿，當場拍拍拍，留下這七顆子彈和兩張佈告就跑了。自衛隊追到半路，又白白送命三條。這驚天動地的大事，一下轟開幾十里地面，各地都連夜有人報告到蘇浙皖邊區清剿指揮部，可是不到六十里的指揮部，足足過了兩天，才送下幾捆鬼畫符，上面寫着八個大字：「私藏奸匪格殺勿論」，要大家貼在門上。大家貼是貼了，只是有錢當公的人，始終哭笑不得，像吞着一顆炸彈在肚里。

「嘿，指揮部！」

這時正在廳上看報的李春堂老爺，剛把張四開縣報翻過身來，那一長串赫赫大字的指揮部，又神主牌樣的豎起在面前了。他恍惚看見神主牌下的「公告」兩字，這就連報往茶几上一拍，跳起來，望着廳空里幾隻明亮的琉璃燈，有氣無力地說：

「告什麼啊，兩年零三個月也告得差不多了吧？」

他來回踱步。清楚記得這個指揮部在這面成立了兩年零三個月，兩年零三個月里，人確是殺過不少，只是山里的新四軍汗毛也沒碰着他一根。

「人家日長夜大呢，他可連雞毛也不派不出一排——指揮部！」

春堂老爺心灰意冷的站在天井邊。高牆上已經有月亮，他感慨深長地望着它。

要指揮部派兵，在春堂老爺却不是一句空口白話。彭家橋事情一出，他什麼風也不露，雞叫天沒亮的時候，專差長工阿四送了一封十萬火急的手諭進城，給他在縣黨部當委員的大兒子。他生平第一次給兒子開下那張漂亮的支票：以一百担谷子的代價，要他向指揮部活動派兵。能一連，自然上上，不能，排把也行，反正大樹村也只有那點大。老頭兒做事是周到的，信寫好，還特意在橫眉上批幾筆，他願意把前廳讓給派來的官長住，要是官長不帶家眷，伙食可由家里供給。然後又把信里已經提到的軍費問題，加批一筆，必要時可由地方籌劃，但不必明言在先。

「明言」旁邊，又打了幾個密圈。

信封好，他放在手里頓了兩頓，他感到一種力量，好像出奇地打了一個勝仗。當他每天去到後村趙惠成家裏的時候，他格外沉默，胸有成竹地抽煙，專聽別人的議論紛紜。

趙惠成是本村一個廣交的中醫，家里向來賓客不斷。這幾天，更是人來人往，連那位不大有人見他在太陽里走路許福老爺，也少不得要上那里坐坐，一來他不太放心手下人的消息，二來他也要觀望觀望別人的動靜。他臉上有巴掌大一塊青痣，像永遠給人打傷了似的。背後別人都叫他陰陽面。他的話獨多，喉嚨尖細。所有人之中，他最注意李春堂的氣色。只是他們兩個從不作正面的交談，彼此切戒，互不買賬。十八年前，爲了寶慶寺智圓和尚那份田產，他們足足鬥了三年，大家動了窩，結果算是彼此沒

有沾手，打了一場平拳。過去的事情始終記在大家心里，大家都放長眼線，等看彼此的遠鶴。所以有一天當別人提到村防空虛，怎麼能有一點實力的時候，只有李春堂一個人，能從陰陽面打着哈哈的笑聲里，看到他焦急渴望和起泡的內心，他故意不望他，但陰陽面却有意向他閃一眼，等別人也都跟着望他的時候，他才無可迴避地搖搖頭說：

「很難吧，地方氣魄太小了。」

「管它大呀小的！只怕沒頭寸吧？」

陰陽面撲的一口痰，正吐在春堂老爺面前，他惡心地把烟筒在地板上連敲兩下，心里說：「你就曉得我没有頭寸？不要真的成了事，你就頭往頸子里一縮！不過，怎麼也踏得你出來的！」但臉上却故意顯得十分黯澹地說：

「頭寸？還空就飛得出頭寸？」

陰陽面突然打着滿屋震動的哈哈，一隻手在檯上做爬動的姿勢。

「飛不來，就叫他爬出來吧！」

一陣哄堂急笑之後，春堂老爺也嘿嘿地笑了。這是對付許福陰陽面的，意思是：「哼，成了事你可沒有便宜吧？」

這天他回到家里，又再補了一道手諭給委員兒子，告訴他：此事火速加油，非成不可。一有眉目，密封來信，人可千萬別下來，以免招搖！切切。

兒子的回信，整整等了十四天，終於在昨天雲眼烏的時候到了。老頭兒捏着信就往房里走，他想回信慢到，必

有道理。他一面點燈，手不住的抖。他一口氣把信看了四遍，再要從頭看的時候，才覺得這寥寥幾十大字，原來早已看完，於是把它摺攏，袋好，塞進不離身的腰斗，吹熄燈，嘆口氣上牀睡了。

幾十年來他從沒有這樣早睡過，赫得全家上下，鴉雀無聲。都以爲老爺病了，然而誰都不敢去問。

第二天一清早他起來了，衣服還沒扣好，已經到了廚房，他要把那封信燒掉。當他在茶灶上丟下信的時候，他鄙夷地瞥了封面上的筆跡一眼，一股氣悶塞在喉嚨里怎麼也吐不出。正好孫兒阿寶搗着風爐扇在他腳跟前玩，他猛的奪下風扇，抓着了把柄似的對媳婦吼：

「告訴你們不能讓孩子來這里，來這里，你們一點心也當不來——看你們怎麼辦啊！」

忠厚的媳婦自然摸不着公公的心思，從灶窠里趕出來低聲說：

「他要在這里呀，拉也拉不開！」

「他要，他要殺人，就讓他殺了？」

公公一陣風似的旋開了。他從沒有這樣恨過這位媳婦崔氏。赫赫有名的崔八堂，她老子，國大代表候選人，如今還在南京搞。叫她寫封信問候問候，她却全沒有那回事；打了底子給他，還是老白蠱樣的不動。不動，全無心肝的東西！竊豬盜狗碰上一個門堂子來啦，要是崔氏強一點，慶山也不致十年黨門，依然是個掃腳貨！委員，武不能弄槍，文不能測字，噓噓鄉下人，哼，委員！

委員兒子的信，把老頭兒的心緒透底搞翻了。昨夜一通宵，今天一整天，想想那，一無着落。他六十二年來第一感次到自己的孤單，一條命老吊在絲瓜藤上飄。他倒在那張虎氈軟椅里，燈燭輝煌的中廳上，靜得叫人發冷。他幾次的想站起，又不站起，最後他含糊地說：「好吧，各掃門前是容易的。」於是突然起立，走近擺着各式鮮菓的供桌，對里壁廳屏上掛着的父母神像，深深望着。他決定要卜一個課。然而當他拿起香來，他又已經什麼都鐵定了。他不能離開這里，離開他六十二年來一向都沒有離開過的家，殺頭他也不走。拋屍露骨，葬身異地，從前逃難，還有天光之日，如今呀如今——

兩顆老淚，糊糊着春堂老爺的眼睛，他躬身跪下，向廳屏上的神像連叩三個頭，挺直半身，微微翕動的嘴上，不知說了些什麼。

二

幾天來，六十里週圍，風聲極壞。某地某鎮敗兵搶了；某鄉某街搶過又搶了；一忽兒說指揮部已經移動；一忽兒又說八路軍的便衣也進了某地。一忽兒說來了來了；一忽兒又說不是不是。小小大樹村，風報滿村滿巷飛。

今天一黑早，不知什麼風報，村裏好些人沒頭沒腦往河那邊跑，可是河那邊的人卻沒頭沒腦只管往河這邊擠，唏哩嘩啦兩點鐘，才算說是沒有了事。

春堂老爺喝了兩口白粥，搖搖頭，嚥不下。正想去後

村趙家打聽，聽，夾忙裏闖進了梅香丫頭。這嫁出門六年的老丫頭，一推門，雙條眼淚直落說不出話。老爺桌子一碰！

「你逗來做什麼？我早不許你進門，你還有什麼臉皮進我的門？」

「老爺！」

「什麼老爺，誰是你的老爺？快給我滾！」

老爺頭一昂，出去了。

「老爺！」

梅香追到門口，但老爺已經轉了彎。她是來求老爺救命的，她丈夫王樹根，她們小鬼孩子還在肚裏的時候，就給地方上一根麻繩細走的。據說沒有到城，他逃了。可是三年沒有信，都說他死了。三年的日子，全靠她小叔王樹清和她，苦扒苦做養活了老娘和小鬼。那曉得三年後的昨夜晚，五七個人又來拍門了，抓起草窠裏的小叔，打一陣，沒有網，拖走了。老娘追出去，追了幾十步，追不上，就在人家水車棚裏上了吊。好容易發覺救活，天已大亮。她這就沒命的往大樹村跑，這面鳳山街鄉長是老爺的親聯襟，老爺一句話，小叔得救了，也救了老娘小鬼和自己。

梅香呆了一陣，走去找太太，太太忙得頭面不露，不知和小姐關在房裏做什麼。找奶奶，奶奶塞給她一碗糯米糕，叫她在灶窠裏烘烘火，別的，她似乎一竅不通。等到天黑，還不見老爺回，梅香原是有病的人，只得倒在燒火檯上。還是奶奶心好，推醒她，叫她去房裏地板上晒，有

條被繫在箱蓋上。

二更邊，老爺回來了，什麼丫頭不丫頭的事情，他早已忘記。一天裏他忙得沒有歇過氣。他得着一個驚人消息，鳳山街趙癩痢的小兒子，是共產黨新四軍，已經進了山，政治部的一個重要角色。爲了這消息，陰陽面還鬥了他一場。顯然這傢伙要獨跑一門，霸着這個空子由他一個人去鑽。所以別人說着趙癩痢小兒子如何如何，他發跳了，切住所有人的嘴說：

「哈，亂吹亂吹，一派胡言！」

他說和趙癩痢剛才還碰了頭，他親口告訴他，他的兒子明明在青島——

「青島，大家總知道囉。青島，就是青島！」

他一拳擊在手掌裏：

「賭我的頭！這小子也當得進共產黨我才不信！人家共產黨，要嘛，大學畢業，要嘛，會扛槍打仗。趙迺祥這根豆芽菜，一來中學沒有讀通，二來倒叫槍來扛他，不是嗎？」

他眼睛一掃，看見李春堂還在跟別人交頭接耳，念念不忘那根豆芽菜吧？便一個旋身轉到窗口，突然海罵人起來：

「如今死到臨頭狗急跳牆啦！大樹村現成擺着四隻銅骨礮堡，括括叫，日本造，雙子耳朵不成用啊！頭寸，頭寸，原來屁個頭寸也爬不出！倒想挖空心思爬共產黨後門哩！哼！」

李春堂漠然一笑。多少天來鬱在心里的悶氣，這一笑，倒反鬆動了許多。他覺得派兵事情幸虧沒成功，成了事，這個局面也擋不住什麼，倒是江山一改，這陰陽貨就會第一個拿自己送到新四軍去報功殺頭呢！

這晚上，春堂老爺的臉色特別好看。一家上下破例的融洽，也破例的商量起一些大事來。早上沒來得及做，現在一一做了。他分給各人一疊爲數不小的鈔，要大家縫在拿來給他看過的，經他指定了的衣服裏。各人身上又留下兩樣金器，縫在另外的內衣裏。並且告訴她們，足夠的米糧火腿油鹽鹹魚之類，早替她們安頓在山舖裏了。十里之內，他們足足有八個山舖，八個山舖都照樣一份。頂近的兩個，是大家都去過的，後園里就望得見，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第一步就在那裏落脚。據他說，上山舖的苗老三爲人可靠，老頭兒不在那裏，苗老三都一樣會忠心耿耿的對她們。下山舖的本地佬，雖說一點，只是早給了他們好處，還不致十分大變心。反正這兩個山舖，人多眼衆，誰不知道是春堂老爺的，所以只能暫爲避避脚，以後還是去楊梅山或牛頭嶺最安妥。

老頭兒吩咐到這裏，女兒英華忽然伏在桌子上哭了，媳婦也跟着揩眼淚。老頭兒大聲笑着，拍拍她：

「哭什麼，共產黨就霸得了我們一輩子？美國也不買他們的窮賬呀！」

媳婦見公公滿臉慈祥，心裏十分激動，一時可找不出話說。忽然一低頭，望見懷裏的阿寶，想了想便說：

「阿寶這兩天乖呢，公公，風爐扇把他他也不要了。」
「好吧。」

公公皺一皺眉頭笑笑說：

「英華跟嫂嫂都早點去睇吧。靈醒點，不要敲鑼放銃也聽不見！」

媳婦女兒一進去，太太可不能不追問老頭兒了：那些田單契紙，那些硬洋紙鈔，那些衣服首飾，那些，那些連太太也一時報不出名目的東西，究竟老鼠搬窠樣的搬到那裏去了？這些天來老頭兒很忙了幾陣的，揀着深夜，帶着手電，黑暗裏太太只聽得他一陣出，一陣進，可是不敢問，身也不敢翻，第二天早晨起來，還一定要說：

「昨天真好睇呀！」

「唔。那麼嵩山堂的藥膏可以停一停啦。」

太太的聰敏，常把老爺弄得團團的轉。但這一次，她決不隨便放過，萬一新四軍真的來了，有個長短，她可不能不留個後步。大兒子慶山，反正不是她養的，那麼祿山跟英華呢？所以，所以她真的出了眼淚，定要老頭兒說出贖放的地方。老頭兒想了想，還是含糊煙筒說：

「早哩，你別操這份心，祿山慶山我都早有了安排，別人逃也要逃出去，還是讓他們在外面安頓好得多。」

「自然囉，手心手背都是你身上的肉，不過別人總說我心難氣不平。」

「現在還管得着這些？」

「怎麼能不管？別人不說，我慶山也吃不消呀！難道

你連我也不相信，那我還做什麼人啊！」

「好啦，好啦，我會告訴你的。我還有第二個六，六，六，六，不過你們來不及了，巴巴的等我躑躅子啦！啊，唔！」

老頭兒咬得鐵緊，絲風不吐。太太只好收篷歇鼓，順着他的心意把話頭轉上鳳山街趙癩痢的小兒子身上。

「喔，這黑炭臉大嘴巴，不是我們祿山的同學嗎？」

「不吧，我記得他們是同地不同校。」

「嚇，你真老昏了頭啦，同一個學堂就是同一個學堂，不是那年暑假算他還在我們這裏住了兩天嗎？」

老頭兒抹着蟹撇鬚想。是極，對極。到底女人細記性長！這黑炭頭，整天清叫白喊，後來爲了祿山也跟他在一起游水，自己發了一頓脾氣，那小子才絕腳沒有來。其實游水也不一定會淹死哩！老頭兒有點後悔，但過去的事情總是過去了，過去的事情誰還一定記着嗎？

「嘿，這小子真想不到啊！」

「什麼稀奇，這小鬼那一次還用了祿山的錢呢！」

「多少？」

「誰還記得，反正你一手捧着，兩頭沒剩。這些錢還不是我做娘的私下給祿山的？」

「你的錢難道就不是我這裏去的？」

老頭兒十分興奮。自己去烘缸裏端出那一悶盅消夜補食，還特地挖了三調羹給太太。直到太太進房以後，他還是毫無睡意。一時心血來潮，便端起洋燈，穿過天井，繞

過花台，呀一聲，把兒子祿山一向住的廂房門推開了。

滿房的老鼠嚇得走頭無路，窺奔亂闖了一陣，老頭兒才走進去。他首先打拭一下書桌書箱上的蛛絲濛塵，然後開書箱，他要檢查檢查祿山兒子這幾年來究竟讀了些什麼名堂？「朱子百家」，「曾文正公家書」，「唐詩三百首」，「二十四孝」，「七俠五義」，「枕亞浪墨」，「清宮外史」，「幾何」……老頭兒不得要領地搖搖頭，最後拿起一本「愛情三部曲」——

「愛情！」

他輕輕說一聲，把書翻一個面仍舊替他放好了。接連開過第二第三個書箱之後，他還是精神飽滿地坐在書桌前面，沒有一絲睡意。於是他又打開抽斗，在滿是蟑螂屎的亂信堆裏，他好容易找出一張泛了黃色的雙人照，他心裏一跳，急忙湊上洋燈去看：「這是誰，祿山旁邊這個是誰呀？」一壁裏想，一壁裏心就開始急跳。

「那麼大一張嘴，不是他還有誰呀！」

他的獨白，分明在空寂的廂房裏起着迴響。他把這照片一下塞進腰斗。想想不妥，怕弄縐，他明天要去鳳山街照相館放大，於是很快又拿出來，自然再不能放進抽斗了，要是蟑螂把它啃掉一塊呢？他捏着，正是不知安放的時候，太太突然從黑暗裏進來了，她叫一聲：

「原來在這個房裏！」

她很有把握的眼光，向四面的複壁板一掃，她覺得那麼多東西儘放在這些板裏，並不妥靠。但老頭兒還有良

心，始終是偏袒她的祿山兒子，爲什麼放在這裏，這意思真使她感動得眼淚也爆出來了。只是她不能不找個理由，圓說自己的突然衝來：

「梅香這死了頭，真叫我閒也閒不着！」

「她究竟什麼鬼事？要當心她手脚呢！」

「說來話長，她小叔捉到鳳山街來了。其實還不是肚皮餓慌了，找件事情來吃幾天？」

「吃就隨她吃幾天啦？不過要當心她手脚呢！」

老頭兒心不在肺，又把照片湊近燈光，慢慢地漾了幾漾。太太眼睛好，她並不認識兒子旁邊的那個人，但爲了不掃老頭兒的興，她打了一個響亮的噴涕說：

「喔呀，好大的一張嘴呀！阿祿怎麼高興跟他拍在一起呀！」

「人家是好朋友，又不做你的媳婦！」

老頭兒一陣嘿嘿急笑，驚起門外花台上一羣夜宿的小鳥。

三

春堂老爺打定主意要跟鳳山街趙癩痢結一門親，天一亮，就叫長工老四去請牌樓頭三寡婦。

三寡婦走近李府邊門外，烟頭一丟，想了想，顯得十分匆忙地走進去。她判定這里老頭兒叫她，不是要趕緊脫手什麼，便是急想抓進什麼，這一套，她向來是靈敏的。

「喔呀，外面風聲好緊呢！」

這女人終年戴着白包珠耳環，梳着烏亮的頭髮，喜歡穿黑衣褲，一副結切伶俐的樣子，她一面說，一面很有禮貌的坐下來。

老頭兒親自提烟，說：

「沒有什麼，傳說得厲害罷了。」

「不罷，陰陽面可就不知找了我多少趟。」

「他？」

「噫，這兩天更是早一趟，晚一趟。新四軍要來，他着急啦，可是我們女人家擋得住什麼呢？」

女人吸烟，從烟霧里打量老頭兒的臉色，她一向知道這兩門水火不融的冤家對頭。所以又說：

「我才不理他啦！那年不是爲了一張期票，他就硬把我們死鬼三老板抓進了局？嘿，他才碰錯了戶頭。期票是我貼的，坐牢滾釘板，有我承當！這一鬧，陰陽面可就大鬆了手，嘿，我就不怕他！」

「你三嫂是出名能幹的。只是他急要找你，總有要緊的事吧？」

「那還用說？千句併一句，總是共產黨新四軍！」

老頭兒想，這女人確乎厲害。但既然招了來，還是開門見山的好。

「沒有聽見他跟趙癩痢有什麼來往吧？」

「我姐夫？」

女人心一靈，近來街面上的傳聞，是漏不過她的。關於她外甥阿祥的說法，她也半信半疑不能斷定。但這下，

她已摸着了老頭兒的心事，更爲從容地說：

「找我姐夫的事，他不便向我開口。只是我姐夫這個人，那怕標一個小會，也總得要問問我。」

「那是，那是。」

老頭兒咳聲嗽，清清喉嚨。

「去年內人跟小女英華排了排八字，說是要找個肖馬的乾娘，女人們的事情真多！可是訪了幾個月，總訪不着肖馬的，前天勉強訪着一個，內人又嫌別家的長短。」

「喔，肖馬的，倒真不容易啊！」

三寡婦在等待老頭兒的下文。

「聽說，聽說，」

「聽說我姐姐是不是？我姐姐肖是肖馬的，啊呀！這怎麼說得上呀？你們高門大姓的！」

走廊上，梅香丫頭愁眉苦臉的端上一方盤三道熱騰騰的點心來，後面跟上了太太。頓時間，笑聲言語，充滿了一廳。

結親的事情，算是初步定局。

最後三寡婦告退的時候，她停着一句話在嘴邊上，可是老頭兒却搶先說了自己的：

「不瞞三嫂，我的脾氣，不管結親什麼，都喜歡乾脆，乾淨！至於別人要走的路，我是向來不喜歡碰碰撞撞的。」

「那自然，譬如許福陰陽面的大門，是朝北的；你老爺的門，就偏偏向了南，這不是生好了的嗎？不過，這幾

天呀，我真給那些人纏得頭痛，總有幾十戶人家托我買，你猜，買什麼？」

三寡婦眼睛一亮，老頭兒吐開一個無聲的苦笑。蟹撇鬚兩旁的溝紋顯得格外深了。

「猜不着。」

「這還猜不着？金子呀！我說硬洋也一樣，硬洋的話，要一千不說九百九，只是金子呀，真要上西天去取啦！不過這些人的胃口也不大，四五兩，你一定有頭寸吧？」

「頭寸？」

老頭兒的聲音低到不能再低，腦門里可充滿着憤怒的囁嚅聲。但終於他想着：譬如丟了那一百担谷吧！他點一點頭，可還是補了一句拖梢話：

「我也頭寸很短，只是三嫂的事情，短——也得盡力幫個忙。」

三寡婦一走，驟然靜寂的中廳上，猛地爆開了的太太大喉嚨：

「你這個人呀，可不是老昏了頭？我告訴你什麼？肖馬的肖馬的，不是講好是阿寶的乾娘？怎麼這堆屎，就屙到英華頭上呀？女兒大起來是別人的，你叫她拜上這麼一個開茶館的癩痢頭做乾爹，以後還想抬得起頭？我可不認這門斷頭親！」

「好吧，你們，你們，你們硬要死在新四軍刀下才明白！」

老頭兒眼睛也氣直了，蟹撇鬚顫抖的抖。

「老爺！」

梅香丫頭浮腫着一張蠟黃的臉走進來，輕聲叫着，她實在再等不住了。

「老爺，我求你！」

「什麼，你還沒滾？如今什麼時候，你還來碰碰撞撞？誰叫你住下的？誰叫你住下的？從前那對蠟台是哪一個拿的？滾出去，滾，滾不滾？」

老爺一個巴掌打在那浮腫的黃臉上，丫頭幌了幾幌，還是向老爺跪下了。

「老爺救我！樹清小叔給他們抓來啦，家里糠皮也沒有一點，老爺一句話救命四條呢！」

「滾！阿四，把這死丫頭拖出去！」

長工阿四一直在天井里看，突然一叫，他呆住了。「老爺求你，看在小鬼身上，小兔在家等着我，老爺

一句話——」

「阿四，你這死貨怎麼不進來？」

「什麼死貨不死貨？我又不是你的奴才！」

駝背阿四一下衝進來，拖起梅香粗聲吼：

「快出去！求別人，求別人，磕破你的腦壳也沒用啊！」

四

一個天大的大奇聞。不到傍晚，這奇聞在鳳山街和大樹村沸翻連天的傳開了。

陰陽面老爺放出壯丁王樹清，陰陽面老爺一頂便轎把梅香丫頭接進公館里去了。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梅香丫頭從李府門里滾出以後。走到出村三叉路口，突然不走了。她越想越不能往回家的路走，她不能見她的婆婆和小鬼，糠皮也沒有啦，她養不活他們。眼望着老爺救命，老爺不救，不救，死路一條了。

想着，想着，他一口氣就往鳳山街衝。鳳山街她是熟悉的，鄉公所她也老去的。做了頭的時候，不是陰天落雨給老爺送傘送雨鞋，便是深更半夜給老爺點火打燈籠。那年丈夫樹根網到鳳山街，說是腳也沒停就解上城去了。她追來在老爺家裏哭一場，又只好一路哭回去。

如今梅香一跑上鳳山街，就心想着丈夫哭小叔，她哭哭啼啼衝進鄉公所，轉灣抹角上了樓，樓上鄉長室裏她一把拿鄉長揪住了。

「你們不是人，捉了我男人還不够？把我的小叔還出來，還出來，不還出來我就死在鄉公所！」

鄉長自然認識她，破口罵着：

「你這死了頭瘋了是不是？」

「我不瘋，你們瘋！你們黑心，你們眼睛老鴉啄瞎了！」

梅香跳得過人頭高；四間樓房都震動了。

幾個鄉丁，捉手揪脚，顛橫倒豎的把她拖下樓。

梅香就賴在鄉公所門口死哭不走。半街的人圍着

看。恰巧陰陽面的一條得力狗腿，從茶樓上下來，要緊給主人去送消息。遠遠里看見那堆人，還分明有女人的哭聲，便大喝一聲：

「那一家的屎貨在這裡發騷哇！」

他終年四季腰眼里揀着一支硬貨，他原來是替陰陽面老爺收租放債，跑長跑短，打聽風聲，搜羅情報，還兼當他的保鏢。近年來可也跟他地方上的狗腿們混得稀熟爛熟，他的狗行當已經分辨不清，究竟是屬於大樹村陰陽面老爺，還是屬於南京小朝廷那個草頭老？因為這樣，他更得勢。他喝着那一聲就大搖大擺走上去，推開左右人，這就跳進了人圈圍，把哭着的梅香從頭到脚照了一眼：

「呱呱呀，這麼一張屎貨也發騷？」

別人一陣哄笑，他更是動手動脚扳起梅香的臉，仔細端了一眼，突然大叫：

「喔——你呀！」

他橫着臉，急把腰里的硬貨拉出，對着梅香咬一咬牙齒說：

「你是梅香丫頭！你是小竹溪王樹根老婆！嘿，好一個逃兵，好一個奸匪頭子的老婆！老子打死你！」

他把槍口向梅香腦門上一頂，發出一聲怪笑，就舉槍向後，揮了揮：

「來人，把她關起來！」

他把梅香交給兩個同夥，便向大樹村主人家來報告了。

狗腿們一百個消息是狗屁胡造，這一個新出籠的關於梅香丈夫的消息，却是千真萬確。三天前新四軍攻下離這里四十里地的張家橋，這里便派出狗腿一條去打聽。狗腿親眼看見逃兵王樹根，全身武裝，站在台上跟老百姓說話。他奶奶的×，一個臭字也不識的長工王樹根，居然也會哇啦哇啦演講哩，台下總有幾千人拍他的手。狗腿查出他是一個隊長，但回來說順了口，就替他連升幾級，說他是新四軍××獨立團團長。

「團長？」

陰陽面聽完全部報告，和剛才鳳山街那一幕，突然指着狗腿的鼻尖，問。狗腿挺直腰板說：

「團長！這狗食的確是××獨立團團長！」

「獨立團？」

「獨立團！這狗食的手下足有幾千人吧！」

「哈，重賞！重賞！」

陰陽面把這條忠心狗往自己烟舖上一推，用力挾着右眼，他十分重視這報告。

狗腿受寵若狂，第一次躺在主人紫檀木牀上過了一筒煙。當他燒成第二個泡的時候，腿膝上着了一腳踢，他骨碌站起，主人向他跳起一個指頭說：

「頭一件事情，轎子把丫頭抬來。」

「第二件事情，趕快放空氣，說你剛在街上講的話，全是放的屁！怎麼？放屁就放屁，不更乾脆嗎？」

「第三件事情，叫陸鄉長來看我。還有王團長王樹根

的老弟叫什麼？」

「他叫，他叫，他，」

「唔，就這樣。叫陸鄉長速放，我說的，放了，一頓面談！」

「不好吧，還是見了丫頭再說。」

「什麼見了不見了？你問她，人是我放的，她感不感老爺的恩？感恩一句話，放！乾脆，如今的事情就不能三回四轉，你小子還差得遠呢！」

「是！」

「第四件事情，兩担，兩担上白米，急送小竹溪，問清王樹根老娘才交下。」

「第五，好吧，等一會再說。」

他摸着巴掌大一塊青痣的臉，映着右眼，馬上想到冤家李春堂。他望着花牆外一株盛開的春梅，突然說：

「哈，想不到他，倒是王團長的半個丈人老子呢！」轉身看見狗腿還呆着沒走，他一揮手：

「完啦，辦你的事去！」

這大奇聞傳到春堂老爺家里，他還不敢相信，直到接着聯襟陸鄉長的信，這才暴跳起來。眼睛發直，一把揪住太太的頭髮，跟手辣辣兩個耳光。

「你們，你們，全無一絲良心！梅香是你的陪嫁丫頭，落你門上過，你也不問過清白，如今，好！給別人搶走啦！」

太太吃了兩巴掌，頭腦充血，只想去後園跳井，但又

給老爺倒拖着拉回來。

「要死，容易！快啦，快啦！王樹根第一個就要殺你的頭！趙癩痢的小兒子有鷄毛用？沒名沒堂，什麼政治部，王樹根是獨立團團長呀！」

太太雙腳直跳，哭一陣，滾一陣，還把披散的長髮，往額子上緊緊的絞了一陣，忽然腦筋里一轉彎，想通了。她突然衝進去，叫阿四備轎。

老爺聽她一叫，忽然也靈醒了。到底太太女人辦法多。這就透一口氣，馬上告訴她一半硬幣的數目，埋在花台上天竺樹的樹根底下，算是向太太陪認他的不是。

「還有？」

太太臉色鐵青。原來一切都落空了。

「還有，嚙——」

老爺聲音極小，但極小的聲音里，却分明帶着抖。他說：

「一萬七數目還不够你？嚙——你們的心呀！」

老爺眼里忽然含着眼淚。沒有人懂得他那種痛苦複雜的心境。他突然想到一個人的死，他整個身體像要垮倒，然而他支撐着。他後悔剛才的坦直，他咬得更緊。他苦守一世，好容易積下這點心血，別人就來不及啦，只想趁火打劫！哼，做不到！，不到那時候，他是決不，決不，難道幾時餓過她們一餐嗎？這些狠心的……

太太吃驚地望着他，背脊心一陣冷，追着前浪轉篷了。她破口罵一聲陰陽面，大着喉嚨說：

「嘿，我說，梅香了頭是我的！一句話，梅香就是我的！」

太太火雷拍拉的聲音里，老爺也恢復了原有的中氣，響亮的嗓子答應她：

「不錯，你該說她是我們的養女！」

「什麼養女？」

「就說是女兒好啦。硬是問他要人！你問這流氓，什麼意思要把你的女兒綁在家里？放不放？不放，就叫她丈夫王樹根來要人了！」

「你不是說王樹根在張家橋？」

「張家橋也不過四卜里，你這樣一說他就懂啦！他怎麼敢不放，哼，沒有這阻量！」

正在這時，一直在外面看熱鬧的女兒英華，忽然拿着一封信奔進來：

「爸爸，陰陽面家里送來的。」

「他？」

父親望着信，楞了一會。突然說：

「嘿，惡霸！原來你也有這一天？」

果然不出所料，不拆開，他也早已一眼識透信里的乾坤了。他嘿嘿地拋出一陣乾笑。跟他惡鬥八年的流氓陰陽面，今朝居然向他低了頭。他激動地連呼着梅香的名字——

「……梅香呀，有骨氣！自然囉，成了龍，你也不會忘記蛇肚里的出身呀！」

「怎麼，梅香怎麼啦？」

太太急着來抓信，其實她並不認識字。

「難道梅香的牛性子你還不清楚？扣就扣得住她了？」

我說那流氓沒有這胆量就沒有這胆量！他說我是王樹根的半個丈人老子，可不是，一點也不含混呀！」

「那麼把梅香送回來就是啦。」

「不，他要我親自去一趟，有要緊事跟我商量。」

老爺沉思。他想了很多，特別是陰陽面最近的一個機密，極少有人知道，聽說他已經和金沙寺一帶老土匪也接過頭，這流氓，真有一手呢！他腳踏幾條船，見風駛舵，總有一條衝得出去吧！他想到金沙寺，正和他的牛頭嶺近在一指，他內心劇烈地震，急抖着。走去找他的烟筒。

「做不到！」

太太突然說：

「上他的門去？哼，有事情他自己不會走來嗎？」

「算啦，反正人也在他家里。」

老爺含銜着烟筒，突然心平氣和地笑了一笑。但太太還是堅持自己的想法，她果斷地說：

「那讓我去！」

「不爭這一勺啦！男人說話有份量些。這年頭——」

老爺深長地透一口氣。一顆心，更加平靜了。他覺得晚邊陰暗的房間里，特別顯得寬敞明朗。

當天深夜，月黑風急。陰陽面派轎來接春堂老爺。

春堂老爺把久已放在壽材里草紙底下的狐皮袍穿上，

加了件馬褂，戴上紅結子瓜皮帽。照一照鏡子，吩咐太太把四大包名貴海貨，放在轎前，作爲他和許福老爺的見面禮。

許府花廳上，汽燈雪亮，酒席擺開。陪客們交頭接耳，只等春堂老爺轎到。

「報——老爺，李老爺轎到！」

正三更，前廳一個拉長的聲音叫。花廳里一陣亂，空了。

春堂老爺在前廳落轎，燈影里鑽出五七個長袍馬褂，打恭着手往轎前擁。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陸鄉長也不甘人後，用力一擠，冲着他聯襟說：

「恭喜大姐夫！」

許老爺太太，也胭脂花粉扭出來，兩手捏着花絲絹頭，搭在右襟邊，向春堂老爺欠了幾欠身：

「恭喜老爺，有位好女婿！」

「靠福！靠福！」

春堂老爺深彎着腰，打拱着手，向左右前後一壁還禮

一壁說：

「小女梅香，是個粗人，從小沒有教育，還望各位海涵栽培！」

「喔，老哥！」

陰陽面一把抓着他的手。

後編

「喔，老哥！」

春堂老爺也一把緊抓着他的那隻手。

席開酒三巡。主人拉一拉上首的春堂老爺：

「老哥，我們里面坐坐。」

房里妝台上，點着一支紅蠟燭。窗開着，有一股寒夜的花香飄進來。兩位老爺剛在煙舖上橫下，忽然又都同時的站起。陰陽面吐一口痰說：

「老哥，我們該結一門親戚！」

「可不是，我們早該結門親啦！」

「你家梅香看不出，如今堂堂一品夫人啦！」

「那里那里，叫做痴人有痴福吧了。」

「我想，」

陰陽面用力映着右眼，李春堂緊扭着一面的蟹撇鬚：

「你是想？」

「是的，今天日子好，你也該正式把梅香認做女兒。」

我嘛，靠福，算是他的乾爸好啦！」

「好極！好極！那我們是親家翁了。」

「啥話！啥話！我們是指甲連肉，指甲連肉一家

人！」

「呃，老哥——」

春堂老爺逼前一步。金沙寺三個大字，在他腦門里有地地一閃。他抓着陰陽面的手正想說什麼，突然一陣帶哭的急叫，是陰陽面太太，從後廳衝出來：

「這死了頭，這死了頭，跑啦！跑啦！」

花廳里一陣大亂，幾個聲音混雜着叫：

「什麼，跑啦？這賤丫頭跑啦？」

「跑啦，跑啦，影子也沒有啦！」

「啊！！」

房里兩個老爺同時一震。一個跳去拿槍，一個昏倒在

地上，臉色死白，那頂紅結子瓜皮帽，滾得遠遠，給陰陽

面踢一脚，飛出門去了。

卅七年四月於香港

感謝讀者與朋友們，在本刊第一輯出版後，給予我們許多熱烈的鼓勵，並且對「對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一文，指示了我們無數寶貴的意見。我們希望這些問題能在本刊上公開詳盡的討論。在上一期中，我們曾經指出「我們在這里不過作爲一個開端，而不是總結」。我們相信，許多問題不是經過反覆的討論，是不易一下得到結論的。這一期里，我們討論了創作與主觀以及文藝大眾的化問題，在下一期，我們希望能刊出一些讀者和朋友們的意見。

創作方面，我們想特別提到了力先生投來的長詩。作者是個三代雇農的子弟，從小從艱苦中熬煎過來。這詩就是寫他童年的生活，就技巧上說，或可免尚粗糙之處，但我們以爲這是有真實生活內容的詩，從那樸素無華的風格上，使我們親切地感到農民直正的感情和農村生活的氣息。

最後，我們特別希望讀者們，能夠寄給我們一些關於反映或報導當前羣衆運動（工人學生和農民的實際鬥爭）底通訊，報告和實在的故事。

苦難的童年

丁力

一

「硬飛得起來呀！」

我爸爸是個農民

年青時

幫地主做過「長年」

我從小

就過着苦難的日子……

媽媽懷着我的時候

病了三個月

我生下來

一身皮包骨

靠米糊和糖水

把我喂活

先天不足

我瘦得一根筋

胸排骨一根根稀開

爸爸却摩着我的肩膀說……

二

剛能走路的時候

跟着媽媽

到地裏去玩

身上晒得黑又黑啊！

爸爸笑着說

像一個摸烏龜的

割了芝麻的地裏

媽媽萬不准我去

因為五歲的哥哥

是跌倒在芝麻檔上

被那尖尖的芝麻檔

刺穿了喉嚨死的！

炎熱的日子

我身上一絲不掛

三

愛在地下或門坎上睡覺

汗油油的

沾得滿身的灰土

爸爸回家來

把我扯起

罵我像個泥巴狗

我只穿過一件花衣

那是外祖母縫給我的

媽媽帶我走親戚的時候

才准我穿啊！

春天

我愛同野孩子們

到菜花地裏去追蝴蝶

到水邊去摸田螺，捉蝦蟆

夏天

愛用蜘蛛絲去拍蜻蜓和蟬兒

愛用長篙子去戳雀窠
如果捉住了雀兒

就用線繫着腿

尋小蟲來餵它

玩不到兩天

不是死

便是被貓兒拖去……

我不知弄死了

多少小生命

老祖父常摸着鬍子說：

「害性命有罪過的……」

我最愛護家畜

替豬兒捉虱

替貓兒抓癢

用棉桿把牛兒的尾巴

擦得翹起來

逗喚着狗兒

到禾場上去賽跑

爲爭一根柴的所有權

我和紳士的孩子打了架

眼皮青腫

帽子也被抓掉

他還恃強趁到我們家

媽媽不問我有理無理

就用竹條抽我

這叫做「打氣」啊！

她一面打

一面揩着眼淚！

四

農忙的時候

田野裏好鬧忙呵

我留在家裏

該我引弟弟

還要搖着妹妹

有一天

我跑出去玩忘了

妹妹從搖籃裏翻下來

頭上撞了兩個杯大的胞

媽媽知道了

把我按在地下

使勁地打着我的屁股

我哭嘶了

媽媽的巴掌也打痛了

過後，她又含着眼淚

把我抱起

當鄰家的孩子吃着好東西

我貪饞的眼睛不眨地望着

我的口在流涎啊！

媽媽看到了

惡聲地喊：

「死好吃的

滾過來！

望着人家幹什麼？」

於是，媽媽從小櫃裏

抓出兩把炒蠶豆

分給我和弟妹。

五

一天

爸爸趕場去買豬兒

我哭着要去

於是把我帶進了

那條從來沒有看見過的

幾十家店子的街道

在我兒時眼裏

該是多麼熱鬧啊

街後有一所小學

我撇開了爸爸
就一直
跑進去看——

掛着黑牌的教室裏
學生一排排的坐着
那戴着眼鏡的先生
正指手劃腳的在講……

我站在窗外偷聽了很久
我是多麼的羨慕啊！
像貓兒聞到了魚腥

接着，那先生
喊着校工說：

「怎麼讓一個叫化兒進來？」
我知道這不是好話
紅着臉趕忙溜跑

爸爸正在找孩子啊
我拉住了他粗大的手指：
「爸爸，
我也要讀書」

爸爸悽然地一笑
「好的！
等你爸爸翻了身
再說吧……」

什麼時候
窮人才能翻身呢？

記起爸爸爲了交不出租穀
受了杜三爹劉二爺的凌辱
悲憤地吐出的一句話：
「瓦片也有翻身日……」

回去，我又問媽媽
「我爲什麼不能讀書呢？」
媽媽痛苦地告訴我
「書，是有錢人讀的」

是么妹出世的時候
爸爸要我跟祖父睡
那時，祖父六十幾歲了
他教我認字
教我唱歌

兩三個月以後

我會唱
「三字經」，「百家姓」……

六

快樂的童年
不是屬於我的
我是奴隸的奴隸啊！
比不上
人家嬌生慣養的孩子
家裏使用我
一天比一天加重了
爲了償付地主的租穀
我從小就做慣了牛馬

我常在湖邊的草地上放牛
我常在淺水裏
扯茭白，採藕梢和摘蓮蓬
我最不愛做的事情
就是檢豬屎，撒灰糞
和收拾牛欄屋……

八月收割的季節
我戴着破草帽
到田間去拾穀穗

被地主拿竹竿趕我
我拼命的逃啊！
讓泥土在我腳下喘息！

當天氣沉悶久了
暴風雨是會來的！
我聯合拾穗的孩子們
作了一次英雄的反抗——
奪回了所拾的穀穗
折斷了追打我們的竹竿
惹得全家不安寧……

逃難到深山
爲砍柴傷了手指
鮮血染紅了
污穢的衣襟。

七

那是饑餓的年頭啊！
我的祖父死在外鄉
全家七八口
不見一顆米花花

我這小奴隸

找到一家姓呂的新主人

主人安排的事情
每天要做完
一點不好就挨打
他的手嘴毫不留情

飯不給我吃飽
有好菜，也沒有我伸筷的份兒
老板娘刻薄的眼睛
老橫在我的身上

我放牛時

偷偷帶一個破布袋
在野外

採取野油菜，馬齒莧
黃花菜和藜蒿根
這些豬吃的東西
都作了我家裏的主食
晚上，我抽空送回來
媽媽總是慘笑地接過
還誇獎我一兩聲

冬來了，冷酷的北風
把雪花吹得亂飄

我的衣服單啊！

手凍僵了
失手跌破了一只碗
主人的筷子

像雨點洒在我的面上
媽媽知道了
哭着把我領回
餓死也不讓我再去

八

珍兒

是這莊上
最有錢的兒子
一天

他侮辱我說：
「長工的兒子
給我磕個頭！」
我不服氣的和他撕打
他拾瓦片盡我
我頭上出了血
捧着頭哭回去
媽媽這次沒有打我
他牽住我的手
去告訴珍兒的爸爸

「莫把窮人太欺很了！」
她說完，

眼淚直滾了下來！

人口怕傷心

樹只怕剝皮啊！

第二年秋天回鄉

我那時十三歲

姐姐採着菱角

我天天挑到頭上去叫賣

把我幼小的雙肩壓得紅腫

晚上，爸爸收工回來

望着我籃中的四五升米

他苦笑了

我記得

是一個「秋老虎」的天氣

我把菱角攤在街角

遇着了一個流氓

他用兩個銅板

要買我三升菱角

我不肯

他就兇狠地打我一嘴巴

還把我的菱角拋進了廁所

我哭着回去

告訴了媽媽

媽媽又哭着

告訴了爸爸

從此

爸爸不准我賣菱角了

他要我

幫開花行的張大爺

去趕牛車

九

當春天忙着耕田的時候

家家都放着早牛

雞還沒有叫

村中的牧童就呼喚着伙伴

爸爸快把我喊起

牽出牛來

把我扶上牛背

隨着一大群孩子走開去……

我們天天等候着黎明

歡迎那從東方爬起的

笑嘻嘻的太陽

牧場離村一里多路

有一夜，是個黑月頭

我們把牛靠攏些

慢慢地向前行進

我看見了鬼火呀！

（現在才知道是燐光）

那遠遠一點一點的

綠色的火光

在曠野閃動……

我們壯着胆子

一齊大吼起來

鬼火很快的一閃

就不見了

天亮回來

滿村有了新聞

十

真的！

和媽媽說我一樣

我的災星真不輕

我被鰻魚刺傷過脚心
我被脚魚咬傷過手指
切菜被刀割傷過七次
每次都是用香灰
按在布片上包起

我的脚
因爲牛跑了
跌腫過五次
迷信的治法
要找四眼人（孕婦）捏脚
爸爸不信這些
他用酒在碗裏燒燃
給我塗擦着

我被黃蜂
螫傷過四次
兩次在頸上
兩次在眼皮
都是周大嫂
擠的奶汁搽好

一天，暴風雨快來了

雷聲在催着

場上打的穀子收不贏
全家忙得團團轉
揚叉，竹扒，掀板，風車
籬筐，扁担，掃帚，撮箕
在彼此的手上揮舞

我躬着腰正在掃
替我們幫忙搶雨的老劉
他在稻草堆上拋下籤担
不經意的正刺在我的腰上
睡倒在牀上十幾天
屋後有兩個小潭子
我常到潭邊去摸魚

有一次
失脚掉下了深處
我心一慌就沉下去
喝了幾口水
水面鼓着小泡泡
恰巧吳松伯伯
也拿着叉來尋魚
以爲是魚在回水
便一叉擣下去

拖起來

是一個孩子！
又在有左腿上抽不出
驚動了多少人來救
我沒有知覺了
他們把我仆在笆斗上
倒乾我肚里的水
用薑茶把我灌了轉來

抬到鎮上
醫了兩個月
爸爸和媽媽的眼皮
都哭腫了啊！

我一看着我的傷疤
反很感激吳松伯伯
要不是得他擣了一叉啊！
我已做了落水鬼

十一

從此
爸爸不准我摸魚了
他要我學做莊稼

翻身花

楊帆

翻身衣，
翻身馬，
劉三嫂子走娘家。
渾身上下穿戴好，
頭上缺少一支花。
問問爹，問問媽，
孩兒我戴什麼花？
「金翠花，銀翠花，
孩兒頭上莫要擻，
我這裏
給你一朵翻身花，
翻身花兒意義大。」

「金絨綫，銀絨綫，
一滴血來一滴汗，
都叫地主給喝乾，
今天窮人把身翻，
拿來編成一朵花，
金銀絨線擻耳邊。
見了親家先問好，
碰見嫂嫂再問安，
下馬吃個翻身飯，
翻身美酒賀團圓。」

壁 堅

田 間

狗強盜，
你要問我麼，
「槍，彈藥，
埋在哪兒？」

來，我告訴你：
「槍，彈藥，
統埋在我的心裏！」

從此
揮秧，割麥，耨草，耙田
車水，撒種籽，檢棉花……
都是我
基本的「功課」

從此
推磨，碾穀，舂米……
是我雨天的工作

從此
鐮刀和鋤頭的把子
把我的手
打起泡來

從此
早起，勞動
把我的身體
練得像一條水牛

從此
我不僅是農民的兒子
而且是土地的兒子
我要使土地翻身
我要使種子發芽
我珍貴的童年
就這樣
渡過

翻身謠

范若愚

你不憑黃牛耕，
你不憑黑牛種，
手搭心頭問一問：
你好好吃好穿遷的甚？
肥酒大肉吃的誰？
三堂兩屋住的誰？
只因你有些惡勢刀，
訛詐了多少昧心財！
拿了人的手輓，
吃了人的嘴饅，
說來說去——

你吃人咬人的理短。
頭頂你家的天，
腳踏你家的地，
你指我向東，
我不敢向西。
從前只因窮人心不齊，
才受了你這個孫子氣。
休誇你「福自天來」，
莫笑我「窮人智短」，
怕人終有怕够的時候，
今天窮人要把身翻。

包袱

爾明

放下吧！
那從舊社會措來的包袱。
過去揀到的破爛，
新的道路上，
沒有什麼用處。
把包袱打開，
讓太陽晒一晒，
霉了的，
髒了的，
毫不惋惜地扔掉它。
假如一點好的也沒有的話，
同志：
勇敢些
全部扔掉它。

佃戶話

解華

種地人，有多難，
咱就不值個水泥錢，
有大號，他不叫，
不叫老四叫老三。

男東家

——叫爺爺叫叔叔，

女東家

——叫嬭子叫奶奶，

日他姐

還嫌叫的不口甜。

前幾年，土匪亂，

東家逃難到曹縣。

東家放個屁，

就該夥計腿跑斷；

來回百十里，

淨叫俺黑夜竄，

不誤活，不管飯，

累餓與他啥相干！

一點不高興，
他就把臉翻：

「要嫌累，

你別幹，

屎格郎搬家快滾蛋！」

唉——

咱不是怕挨餓呵！

低三下四的也得幹。

推東家婆走親戚，

那是佃戶的家常飯，

高崗下窪推不穩，

罵你瞎子不睜眼，

坐車子嫌不穩，

他不想——

車絆還壓在人的肩。

挨了罵，不敢哼，

滿口唾沫吐裏嚙。

親娘親爸該怎樣？

兒推累了娘可憐。

哀告他：

下來吧，走幾步，

簡直是——

蔥地裏放槍別打蒜（算）！

東家要聽戲，

夥計也得去，

推大人，推孩子，

把他推在戲台前。

少東家，看不見，

還得扛上咱的肩。

小孫子，不聽說，

抱着他，

這裏玩，那裏玩，

到晌午，該吃飯，

又要咱——

豆糶上的狗屎搯一邊。

就這吧，張同志，

過去的熊事說不完！

一個雷雨的夜晚裏

馬烽

平川的六月，悶熱悶熱的。

一天晚上，天陰得像鍋底，雷聲隆隆，電光閃閃，好像要下大雨的樣子。

高家堡婦救會剛開完會，一群婦女從村公所擁出來，各回各家去了。田巧心家在村東梢口上住，一個人孤孤的往回摸。她是農會秘書趙拴拴的婆姨，二十來歲，瘦叮叮的個個，白白的瓜子臉，真是大風過來也能吹倒；但是她可能受哩！心靈手巧，紡花織布不用說了，到了場裏地裏也是個好把式。對人和平平，辦事情精精細細，因此上，婆婆說好，男人也愛見。

這時，雷聲吼的一陣緊一陣慢，電閃的一下明了，一下又黑了。田巧心剛好走到娘娘廟門口，這地方敵人佔時常常殺人，血腦袋白骨頭滿地是，自去年九月間八路軍解放後，才都收拾的埋了。田巧心想起這些，不由的一陣害怕，正要加快走，忽然後邊「沙沙」的脚步響，她回頭一

看，正好打了一閃，只見一大一小兩個人，大的穿的白道袍，小的掛着紅鬍子。田巧心嚇的驚叫了一聲就跑，可是沒跑了五六步，後邊那兩個人已追上來了，猛的用一個布口袋包住了她的頭，田巧心吓的骨軟筋麻，渾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頭上直冒冷汗，那兩個人一邊抓住她一條胳膊架上就走，只覺得深一步淺一步，一陣腳底是破磚爛瓦，一陣又是亂草虛土。走了有幾袋煙工夫，忽然站住了，只聽一個細嗓子的說：「不要怕，今晚回去把你男人害了，以後享不盡的榮華，受不盡的富貴，要是走露了風聲，哼！明天就要你的命，亂刀子扎死你！」說話的聲音像個麻雀叫，尖的刺耳。說完，把一個紙包包塞到她手裏：「這是一包毒藥，記住！今天晚上害死，要不，你全家人別想活一個。」最後一句，連住說了幾遍。這時雨下來了，雷吼的像天塌地陷一般。隔了好一陣再不聽的有人說話，田巧心抖抖索索解開頭上包的布，那兩個人已經無影無踪了。借着閃電一看，原來是在娘娘廟背後，她已經吓的軟癱了，坐在地下站也站不起來，心裏却還明白，坐了一陣，她只得掙扎着往回爬。

雨下得更大了，像從天上往下倒水一樣。

二

農會秘書趙拴拴，坐在麻油燈下吸旱煙，等婆姨，吸了一袋又一袋，等了一時又一時，只是不見回來，她媽是個和氣老婆，對媳婦像女兒一樣親，等不回媳婦來，急得說：「拴拴你去問一下，看是怎啦。雨這樣大，不要叫路上滑的摔一跤動着胎；要是回不來，就叫住到你二孃家罷。」趙拴拴「噯」了一聲，跳下炕來，披了條毛口袋，往了張鐵正要往外走，田巧心推門進來了，渾身衣服水濕，糊着稀泥，披頭散髮，頭髮貼在臉上，臉白的像張紙，全身抖成一團，一進門就爬在炕上動也不動，身上的水把毯子都印濕了。趙老婆見了這個樣子，驚得恨天怨地的說：「好我的小祖宗哩！這樣大的雨還能往回跑，看，成了個甚樣子啦！看見下雨就該住到你二孃家嘛！這，這……」

「喚！」說着，又是張鐵給換衣服，又是給喝開水，趙拴拴也忙着幫助收拾，巧心換了衣服，爬在炕上「唔唔」的哭，趙老婆急的滿地轉，一陣問：「是不是肚疼哩？」一陣又自言自語的說：「怕是跟上不乾淨的東西了，要燒張紙哩！」

田巧心聽了，只是擺頭，只是哭。

「你到底是怎么啦！是不是嫌我沒接你去？你說麼！」

急得趙拴拴也說話了，但田巧心只是不開口，隔了好半天，才忍住哭聲說：「我要和你離婚，明天一早就回我娘家

去。」趙老婆忽然聽媳婦說要離婚，正像腦門心挨了一悶棍，一屁股坐到爐台上傷心的說：「孩啦，這是你說的話？我眞夢不到你會說這樣的話。你從七歲上進了趙家門，我當婆婆的把你當個女兒看待，沒打過你一下，沒罵過你一聲，你心裏也清楚，咱們雖說是窮人家，可是凍不死的衣，餓不死的食沒缺過你。你小時，我湯一碗乾一碗給你做下，到時候棉的單的給你縫下，從一爐台大，撫養了你門扇高，如今翅膀長硬會飛了，吃米倒忘了種穀人啦，孩啦，你也手壓心窩思忖忖，到底是三個厚，還是兩個薄？」

趙拴拴也急的說：「你還是爲了個甚？以前咱窮得房無一間地無一壠，你也安生生活的，這陣剛翻了身，買下房置下地，生活看看一天天好了，你倒要拆散好好一家人，咱真摸不住你的心思，敢是我有甚缺點咧？你給咱發表，這陣講民主，大家討論麼！敢是嫌我不好，自由下對象咧？也把話說明白。」

田巧心聽了這些話，心就像碎的刀割一樣，她知道男人是好男人，婆婆是好婆婆，離婚還是逼出來的辦法，她不忍心害自己的男人，但又害怕那兩個人，在回來的路上，她就打好了這個主意。現在說出口了，自己也傷心，哭着，愈哭愈慟，把枕頭都濕了。一陣爬起來，一陣又躺下，看看婆婆，又看看男人，她想把自己的委屈都倒出來，可是話到喉嚨間，又縮回去了。半天只說了句：「我這是爲了趙家呀！我不忍心呀！……要不，咱搬開這村。」趙拴拴聽了這沒頭沒腦的話，十分奇怪，忙逼着問，趙婆婆

也急的追問。田巧心被追問得沒辦法了，便哭着把路上遇的事情，原盤子實話端了出來。

趙老婆說：「天呀，這是怎啦？這是什麼人存下壞心啦？這，這……唉！」又報怨趙拴拴說：「盡是你當農會秘書惹下的害！爲大家辦公事，自己得罪下人，真是拿上人肉換的吃豬肉呢！五月二十六，割下的五畝麥子放到場裏，一把火叫人燒了，燒了個淨打光，壞人害攪得咱可怎活呀！」

趙拴拴不喘氣，心裏在想事情：他活了三十歲也沒和人吵過架，沒得罪過三歲的小孩，只去年十月裏鬥爭偽村長高步陞時，是他領的頭。

高步陞，外號人叫紅火柱，那是有名的惡霸，高大個子，會打拳，以前當個公安局巡官。日本人一來就當了村長，仗上敵人的勢力欺壓鄉里，強姦婦女，霸佔土地，訛詐財物，趙拴拴的父親因爲作苦工去的遲了，叫紅火柱關到房裏餓了三天，放回來就病死了。他家養着一條大黑狗，帶着狼牙絆，拴着紅綠綢子，利害得咬斷街了。一次，牛二蠻四歲的女孩子，叫那狗把肚子咬破死了，牛二蠻是個爆性子人，氣的頭上冒火星，一怒就用鐵鍬把那狗劈死。這下可鬧下大亂子了。紅火柱說那狗是他的護兵，說牛二蠻是八路軍，要害他啦。一繩子把牛二蠻拴到廟上，非叫頂命不可，後來牛蠻老子搬人求情說合，結果是罰了五石麥子，又買了口棺材把那狗入了殮，僱上鼓手，牛二蠻披麻戴孝，送到牛家墳地裏埋了，這才算了事。像這樣的事情

多的說也說不完，全村人把他恨到骨頭裏了。

去年九月裏，解放以後，區上來了個姓蕭的同志：二十來歲年紀，樣子挺精幹，對人也挺和氣，住到窮人家裏老百姓吃甚他吃甚，一有時間，就幫助老百姓担水掃院，切草喂牛。甚營生也作。老蕭一來，就組織起農會，向紅火柱鬥爭，算貪污賬，衆人剛把紅火柱的罪狀說了個頭，紅火柱已經軟了，他說：「我過去錯了，對不起各位父老，今天大家鬥爭我，這對我是親愛，我拿了大家的錢財，情願賠償大家，今天我願意在新政權底下作個好人……」紅火柱要往下說，人群已經吵成了一坨塔，大家想起他平時的罪惡，氣得眼都紅了，大聲的喊：「不聽漂亮話！我們要命不要錢！」一擁就撲到台上，要拉下來往死打，這時候老蕭同志攔住了衆人說：「老鄉們，大家冷靜一點，今天高步陞承認了錯誤，自願把貪污訛詐了的東西錢財都退出來，只要他改過自新，我們應該寬大他，叫他好好反省，改造思想，我們應當歡迎微小的進步。」衆人本來不願意，可是見區上的幹部這麼說，也就不敢再說了，接着就算賬，共算下霸佔了的土地七十六畝，貪污款五千多白洋，麥子三十七石多；紅火柱見算下這麼多，「卜通」一聲跪到地上朝衆人就磕頭，求告道：「好鄉親們啦！把我殺死賣了也沒這許多錢，衆人是聖人咧，大家高抬下手我就過去了，我高某人永世不忘衆人的恩典。」說着就哭起來了，哭的好像很傷心，可是人們不答應，趙拴拴大聲的說：「你訛詐我們時候就不嫌多？吃了甚吐甚吧，少了一

個也不行！」紅火柱急得又給老蕭磕頭，腦袋碰的地都響，鼻涕眼淚糊下一臉，老蕭叫他這一哭，哭得心軟了，又出來打圓場，他說：「咱們虧已吃了，害已受了，今天他這麼苦苦求告，我們今後還要教育他，改造他，我們也給他留點生產基本，叫他鍛鍊勞動觀念。」後來說成糧食白洋少出一半，衆人見是區上同志做了主，心裏不願意，當面也沒說甚，只是背後一些人說：「狗改不了吃屎！」「改變？屎巴牛變臭犢子，越變越黑。」有的還說：「老蕭人倒是個好人，年輕娃娃沒經過世面，心太有點善了！」

這個鬥爭會，開了不到半天功夫就完了，人們雖然沒把多年的毒氣出盡，但總算把個值年太歲搬倒了。這以後，紅火柱很安份，見了新幹部們很恭敬，總是笑嘻嘻的說：「以後可要幫助咱啦！」

到今年春天，村裏忽然連住發生了幾件不好的事情：先是有人造謠說：舊軍要上來了，八路軍要走啦！後來又說世事要大亂十年，這地方要成戰場啦！鬧得人心惶惶，生產也沒心勁鬧了。後來還是區上老蕭同志來開大會開小會，這麼比那麼比的說了兩天，這股謠言才壓下去。不久，村後埋的電綫桿被砍斷了，農會的牌子叫人扔到毛坑裏了。五月間，趙拴拴剛割回來五畝地的麥子放到場裏，半夜叫人放火燒了。今夜又發生了這件事。

趙拴拴心裏想着這些事情，眉頭皺起顆圪塔。忽然向他婆姨說：「你聽那聲音像誰？」田巧心說：「像是那個小個子說的，聲音尖尖地，不像咱村人，那個大個子沒說

一句話。」趙拴拴又把那個口袋和毒藥細細看了一遍：口袋是過去敵人裝罷洋麵的，毒藥是些黃麵麵。他看了半天，拳頭在手心裏搗了一下說：「對了，一定是狗日的紅火柱幹的，我早就猜疑他，這村裏除了他我沒仇人。」趙老婆却叨叨的說：「孩啦們，這村裏停不得了，咱快搬上走吧！」趙拴拴說：「他倒害我咧？我非把他這老根子挖出來不行！」

這時，雨地裏一陣脚步聲，踩的地皮響，推開門子進來個後生，順頭披了個毛口袋，拄着張鐵鍬，泥腿泥脚。那人一進門，便把毛口袋取了，原來是民兵小隊長牛二蠻，牛二蠻大聲說：「拴拴哥，這事真日怪，我家的牛，在牛圈好好拴着，正是雨下得緊的那一陣，牛忽然「牟」的響，拿頭亂撞亂碰，我已經睡下了，趕忙起來點了個燈去看時，牛已經死了，可是沒一點破傷。後來還是我婆姨才找見在牛屁股裏扎着一把刺刀。我造他祖宗的。這一定是特務搗鬼！」趙拴拴說：「你猜疑是誰？」牛二蠻說：「咱知道是誰？反正抓住狗日的非剝成肉泥不行！」

趙拴拴把今晚他家發生的事情也前前後後講了一遍，並說：「以我看紅火柱很有嫌疑，你別看那人表面上裝的好，見了咱有說有笑，心裏可把咱們恨透了。你想想，我婆姨碰上的大個子，沒說一句話，一定是怕露了聲音，那個小個子一定是勾引來的外村人。再說往活牛屁股裏扎刀子，力氣小的人辦不到，紅火柱會打拳，不是他是誰？」牛二蠻跳起來說：「走！把狗日的抓出來槍斃了！」趙拴

拴說：「不能那樣冒失，咱們今夜先查一查戶口去，看誰家有生人。」

趙老婆忙說：「孩啦們，不要惹下大亂子呀！」趙拴拴不答理，披上毛口袋，拿着鐵鍬和牛二蠻相跟上走了。

三

雨不停的下，雷聲不停的吼，街上泥的很。趙拴拴牛二蠻兩個人，滑滑溜溜來到村南頭一座新院子門口，這就是紅火柱的家，是前年他把二郎廟拆了，逼着村裏人給他捐磚瓦蓋起的。兩個人走到門洞底下，划了根洋火一看，見有好幾對濕脚印，有大的有小的。門緊緊的關着，爬在水口上往裏一瞧，只見上房裏點着燈光，隱隱約約聽見有兩個人說話，一個是紅火柱的聲音，一個聲音尖尖地。趙拴拴心裏一動，忙叫牛二蠻又找來三個民兵，拿着武器，燈籠。牛二蠻剛打了幾下門，上房的燈光馬上熄了，聽的一陣響動，又隔了一陣，紅火柱出來了，大聲的問：「這是誰呀？」牛二蠻說：「民兵，查夜的！」紅火柱一面開門，一面換成和氣的聲調說：「唉，是你們呀！你們爲了咱村裏安生，實在辛苦啦！快回家來！」

民兵們一擁到了上房裏，紅火柱點着燈說：「我倒睡了。實在對不起，叫你們等了老半天」。牛二蠻說：「你家有客人沒？」紅火柱說：「沒！有客人我早報告去了。」說着站到爐台根前不動彈。

趙拴拴遍房裏掃了一眼，見炕上的兩捲鋪蓋整整齊齊沒動：分明還沒睡哩。又見桌子上一些肉渣渣油點點，顯然是剛吃喝罷，撲鼻子一股酒氣。故意說：「好股洋煙氣！」紅火柱說：「可沒，咱自新政權來就戒了，那是種賴東西，新政權把咱也改造成好人了。」趙拴拴沒答理，推開他，把着燈朝爐炕裏一照，只見濕漉漉的兩雙泥鞋襪。趙拴拴拉出來說：「這是甚？」紅火柱忙說：「剛才上毛房踏濕了，我叫烤一烤。」趙拴拴冷笑了一聲說：「六月裏，爐子裏不生火，怎能烤乾？」紅火柱見說的「脫把」了，不由的臉上變了顏色。牛二蠻已經忍不住了，大聲的說：「搜他！」民兵們馬上動開手了。紅火柱粗聲粗氣的說：「你們憑甚搜人，我有甚短頭私弊？」說着賭氣一屁股坐到了箱子上。這時民兵們已搜出了一壺酒，兩雙筷子，兩半碟肉。牛二蠻拉開紅火柱要搜箱子，紅火柱死也不起來，民兵們越發疑心了，幾個人把他拉開。牛二蠻正要揭箱子，只聽從箱子裏「叭」的打出一槍，牛二蠻「啊啾」一聲按住手蹲在地上，紅火柱見露了餿子，猛的撲過來奪民兵的槍，他會打拳，力氣又大，那個民兵被他按倒了，趙拴拴冷不防舉起鐵鍬照紅火柱背上打了一下，紅火柱跳起來猛撲趙拴拴，像隻沒殺死的豬一樣，大聲吼叫，其餘民兵一擁上去和他打，紅火柱舉起椅子亂架，牛二蠻忍痛，一把抱住他的腿才把他按倒，紅火柱還在掙扎，叫民兵們七手八腳綁起來了。這時箱子裏又打了兩槍，幸好沒傷着人。一個民兵朝箱子打了三槍，

（下接四七頁）

自己的故事

李 梅

美國什記之一

前幾天，忽然有一個不相識者來找我，找了幾天，就見面了。是一個高得出奇的男人，小面孔，小眼睛，瘦高鼻子。薄而寬的嘴，說起話來，很容易把它掄成一條線，然而把兩頭扯下去的那樣一張嘴。他那樣一做，我就會感覺到這人是個比較得意，比較適宜於講自己如何如何成功，如何如何前程遠大的人物。果然不久就發現他是西岸的一個針織工廠老板。對於自己的買賣，絕不能說不滿意。關於老婆兒女，也有了適當的報告，大致不出於一個人幸福所及的範圍。

談話中當然是免不了有中國出現。這是美國人表現自己懂得文化且有博愛精神的大道。你可以想到他聽說了北平，他非常愛那個地方，並且他一定說他要去中國，他一定要到北平，甚至於在那裏久住。你當然知道他有一打以上的中國朋友，甚至於有兩個中國人在他的工廠裏做工。他很小心，沒有說那兩人懶或者愚笨。藉此他把自己大大的誇獎了一番。那些誇獎的話，一聽了你就覺得好像是在讀一篇華爾街日報的社論，因為不外是廠主的聰明、智慧

、天才的管理、天才的賺錢，因此，美國如何如何——在這場合中的中國當然是顯得有些悲哀的。所以不管我對於我們自己的信心如何熱，對於我們在轉變自己命運的偉大革命，有如何鋼鐵樣的口氣和驕傲，高個子先生竟連使用客氣來敷衍我的勇敢也都沒有。並且，他對於他的政府在中國所做的下流事，比如瞞着他送給蔣介石一千〇七十一架飛機，新近又偷偷給蔣介石兩萬噸軍火，替老蔣弄了八個飛機大隊，現在又要給他五億七千萬美金這些事，他好像是連羞恥也不會感覺，更不要說憤怒。雖然他很曉得×××原來是青紅幫的流氓，也覺得用流氓做國家的領袖是一樁可驚和不大說得出口的事情。

我早已曉得這人對於我抱了一點奇異之感。原因倒不一定因為我說了一些所謂左派的話。那原因要比這無聊得多。看樣子，他硬是覺得中國人怎麼會有本事在美國做事，怎麼會對這樣駭人的美國，居然中國人也有本事來了，解也會談她。

這態度當然令人心煩。不過，也沒有什麼。都是預料

到了的。最叫人討厭和不免對他們生出敬之感的是他關於我妻子的一句讚美歌。人情見面，總是交換關於自己的智識。所以我把我的經歷講給他聽，同時當然也報告我的妻子在國內的工作。我以為這是人情之常。他講他妻子的事情，我也講我的。誰知這位仁兄忽然感動之至，衝口而出的說：「你太太居然是這樣爲自己奮鬥的呀！」

「爲自己奮鬥」。對於一個在廣大的人民的命運裏生活的人該是如何可笑，簡直是不倫不類。我驟聽之下，實在不能禁止對於此人的鄙視。可是，有什麼辦法？他用他的最高標準在讚美你至近的人。在他，自己是超乎一切。爲自己奮鬥，等於爲上帝奮鬥一樣。他每年生產一百五十萬件游泳衣和幾百萬件絨線衣等等；每年賺幾十萬元，爲自己。他的老婆兒女好，爲自己。他愛中國愛北平，爲自己。一切一切，爲自己，這在他，決不是自私可憐的事，而是崇高的道德，最尊貴的生活原則。

我倒不能和讀者有同感，以爲高個子先生是一個資本家，故此他的高貴原則僅僅是資本家所獨有的愚昧。讓我再談一件事情。或者，不如說一個人。

這位先生，在中國崇拜士大夫階級的心理上，是一位比較了不起了不起的人物。起碼是一個大學教授，並且，還長期在中國住過，做過事，號稱是懂得中國眼前的大變化。有一天，有幸一位美國朋友和我去拜望此公。海闊天空，無所不談，從中國到美國，從文學到醫藥，從天下到

個人。這樣就談到了那時候我的手所害的一種毛病。手臂上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瘡，據說是弄得不好，得把手臂割掉的。這位美國通儒聽了此話，顯然甚爲擔心，他正正經經的說：「你這個手臂是一件大事呀。一個寫文章生活的人，沒有了手，你以後怎麼過日子，怎麼能賺錢？」

我很領會此公的好意，正如領會高個子先生一樣。但是，我想不出我和他那麼長時間談話的過程中間，什麼時候，我在他腦子裏，把我的手和錢緊緊的直接扣在一起，我不能想起。因此手和錢的直接關係必是這位通儒肚子裏的事情。沒有你的手就沒有你的錢，那麼你就垮台。所以有手就有錢，有錢是爲你自己不垮台。總而言之，爲自己；爲自己，要賺錢。這個原則從教授嘴裏漏出來和從資本家嘴裏出來有同等的分量。那怕他怎樣講中國需要革命，那怕他如何重視中國的學生運動，知道中國青年人怎樣把自己融在人民的洪流裏面，他的生活裏沒有這個東西，他感覺不到人間能夠有個人和集體的溶合，他不能知道生命有這種偉大的屬性，崇高的本能。在他，生命的起重機永遠是他那個自己，而那個自己的表現就是錢。這不僅僅是他腦子裏的東西，簡直是深深的在他肚子裏。

美國人也不知道他們自己爲這個受了多少害。

在美國，一個人上了年紀是比莎士比亞的悲劇更可悲的事情。他或她如果是大有錢而兼大有勢，而且身子壯，能够把自己充年青小伙子使用，那就沒問題。要不然，你

就時常會看見他或者她駝着背，勾着頭，拄着拐杖，還要左一包，右一袋的抱着食物在街上抖抖索索的移動。假如你願意靠近他一些走，就會聽見他的嘴像小聲念經一樣的自言自語，講之不休。不知他究竟是在咒他的歲數，還是在做着永久的祈禱。有一次，一個巴士到了站，燈綠了，老不開動。那個司機儘望着車門口。不一會，一個掛着黑線網的人頭晃晃蕩蕩的伸上來了。那個女人左手抱了一個什麼和一根拐杖，靠在車柱子上，右手抖抖着的拿着車柱子，怕站不穩，她又付那五分錢的車費。於是那條右手就儘在空中抖着抖着。

一坐下，她就開了話匣子。起初還是唸經一樣的自言自語。後來越說越高起來，好像是在想念她已死了的丈夫：「我的丈夫在世的時候，他會保護我，他會給我買東西，他什麼都給我買回來。……」

後來聽來聽去，老是這幾句話，「我的丈夫在世的時候，我的丈夫在世的時候……現在我是沒有人了，現在我是沒有人了。」這樣我就知道是聽不出故事來了。

如果讀者以為這女人是個孤老寡婦，所以受罪，那才是上當。她不過是一個典型。在這裏高年齡等於是一種罪惡。誰年紀高了，誰就像是一個國人皆曰可殺的罪人，不管她有多少兒女也是一樣的。

我的房東老太太曾經是一個闊老的老婆。所以我所住的房子像一個歐洲中古式的大廈一樣，單獨的位於一小山

坡上，那山坡全算是此屋的花園。當然，這是過去的盛衰。在我搬進來時，那山坡只有陰森寂寞的草木，把房子掩成了坟墓一樣。除台階兩旁有另一房客種的一點洗滌茉莉之外，什麼花影子也看不見了。

老太婆年紀已經七十六歲了。一張尖臉瘦得像一隻瘦脫了形的狐狸一樣。和人說話時，總是一開頭把個腦袋仰在後面，閉着眼睛，好像脖子舉不起那個頭似的。然後把臉低下來說幾句話，說着又把頭拋到後面去了。她的眉毛一年三百六十天都是縮在一起，像是不會展開的。可是她那縐布衣服的臉却塗了一層清清楚楚的白聖粉，並且把兩片醃菜樣子的嘴唇用口紅漆得發光。顯然的她無錢也無勢，她所能做到的一件事就是把白粉和口紅大量使用，把自己像年青姑娘那樣處置。房子既大，房客又多，她得收拾整座大房子樓上樓下每個房間、樓梯、過道、洗澡間、地窖。自己得天天上街，替自己燒飯洗衣。完了，她沒有地方睡覺，因為每間房都出租了。天天晚上，她在客廳裏搭鋪，早上捲起來，把床移走。所以沒有一天不聽見她訴苦，訴累，訴夜裏睡不着覺。並且，有空就抱怨民主黨政府囤糧食，囤雞蛋，說牛油也吃不起，怪政府囤積太多。

這又是一個孤老範疇的人。我也不敢問她有兒子女兒與否。因為我的上任房東老太婆八十歲了，病在醫院裏，她的當汽車夫的兒子和當工人的女兒全不高興去看她。她意思簡直要好心的中國房客替她辦後事。有此經驗，所以不敢對老頭老婆們提起子女之類的事。想來美國人大家在

生活場中掙扎得苦，老的照例是孤魂野鬼，也算是這資本主義天國所給他們的一份命運。

有一天，我到老太婆房裏（就是那客廳也是辦公室）去拿信。老太婆忽然很高興的告訴我，她的兒子來了信了。我也很高興，就順便問：

「他好嗎？他在那裏？」心想那兒子必是在國外當着GI之類，所以老太婆收了信那樣興奮。

「他住在昆斯（聯合國所在的長島，離城內半點鐘路程），在城裏辦公。他是很忙的呀。」

我楞了一下。心想母子住一個城裏，可是我在這裏住了半年之久，沒會見這兒子來過，根本也沒聽說她有任何親戚來看過她。完全是我上任房東的經驗。算了，讓她好過一點吧。我就說：「哦，他很忙。是呀，大家都很忙，現在東西越來越貴，不能夠不忙呵。」

「呵，他倒不愁那個。我的兒子是殖民地航空公司的副總理。」她那老是想閉着的眼睛忽然亮亮的睜開，頂住我似乎同情她的眼線。

我移開自己的眼光，就看見了拉瓜底亞飛機場那畫在黑色天空，一串透明的綠色大字。可不是？殖民地航空公司，掌握南北美的天空，掌握南美與非洲的天空。這可憐的，苦工囚犯一樣的老太婆，她說她兒子是那個大王公司的總經理。我有些不相信。假如我相信，我是會憤怒的。

「你看，這是報紙上的消息，」老太太好像是看出我不相信，把剪下的一段紐約時報指給我看：「這是殖民地航空公司，這副總理，是我兒子的名字。」接着又忙忙的

檢起兒子來信的封面一直送到我的眼睛上來。那是殖民地公司跟汎美公司爭生意的消息。

我看着那張瘦狐狸臉上難有的得意，半截身子向我伸出來，像是殖民地航空公司副總理的旗子。我不懂她得意的是副總理，還是她的兒子。但我心裏想的却是爲什麼他的兒子不能養她。即使按照美國規矩，兒女應該不管父母，但給她一點錢，使她能够雇一個人幫忙收拾房子，也是人情呀。「你還有兒女嗎？」我問。心想別個兒女或幫了她一點。

「沒有，我只有他，我們只有一個兒子。」聲音滿硬，因爲獨生子就變成了大老，表示滿足。可是這聲音使我感到死的氣息。不知道是這老太婆無可救藥的悲劇和苦工使我如此，還是因爲那聲音使我覺得在這種人的血液裏，人情的要求已經死去了。她似乎已經不感到那個副總理是她唯一的兒子，應該愛惜她，體貼她，在她生命將辭世的時候，使她感到一點人的溫暖，人的聯繫，生命的溫柔。

「難道他簡直不管你，給你一點數目使你能找個人幫幫忙？」我是禁不住生氣了。對於死人我是要刺她一下。

她退回了幾步，搖搖頭，好一會不響。以後，她懶條條的，拼着字眼兒慢慢的說，說時眼皮也垂下去了：「我的兒子已經長大了，他要爲自己生活呀。」

我從這古老的房子走出去。望着遠處的山，遠處的海。我想着這些事，想着站在这塊土地上的那些龐大到走了樣的自己。他們遮斷了山，遮斷了海，遮斷了人類的關聯，粉碎了生命的大愛。而他們却說他們是世界的領袖。你想，你能讓這樣的人做你的領袖麼？三月一日紐約



「實在的故事」，是一種新的文藝形式。這是參照蘇聯戰爭中所提倡的「True Story」形式以及日本的「實錄」形式而創造的。中國舊時有所謂「筆記小說」，也是屬於同類性質。我們企圖運用它來作為迅速的反映當前人民鬥爭的一種短小的文藝形式。它比報告文學要更加經濟，通俗，樸素；把人民鬥爭和生活中具有典型意義的事實，用說故事的方式樸素地記錄下來，不加渲染，不加鋪張，使它通過朗誦或口頭轉述，可以廣泛地流傳開去；或者可以由新聞記者通過電訊去報導，並且可以供給畫家作連環圖畫的材料，同時也可以作為作家創作的素材。

在這個人民鬥爭激烈的時代，日日夜夜都有無數悲壯英雄，可歌可泣的事件在發生。對於這些事實，文藝工作者有責任把它迅速的反映和傳播。為了加強文藝在革命中的教育和宣傳作用，我們以為這種形式的提倡是必要的。我們誠懇地希望全國作家和讀者以及文藝青年，不要輕視這一工作，能夠熱心地來共同提倡，把這類稿子寄給我們，我們相信它的作用和效果是很大的。

編者

毛澤東的故事

謝覺哉

我認識毛主席是一九二〇年在湖南「通俗報」館。他到我房子裏談了一回。雖然他對我的感想，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他確有物色同志的意思，因為他這時候久已從事於社會運動。

不久他出遊了。遊的是益陽、湘陰、岳州等濱湖縣份。間幾天總有一篇通信在「通俗報」上發表。以極深刻、明顯而又非常正確的文字，暴露出社會形象。記得他寫湘陰縣立女學，校長、教員、管理都是古香古色，五十以上的鬍子先生，下了這樣一句諷刺的話：「鬍子的作用大矣哉！」的確，那時候要找這樣親切、調皮、動人的文字，是不易得的。他打算在幾年中遊遍湖南

七十五州縣，考察各地的社會實質，結合各地的先進份子，為徹底改革社會運動的張本。可惜時間不允許他，沒有全做到。至於他以什麼名義出遊，我不大知道。只知道他到我的故鄉——寧鄉，是「遊學」（不是往外國讀書的「遊學」而是一種「斯文叫化」的名稱）的，甯鄉勸學所還給了他一串錢。

毛主席對社會情狀非常熟悉。能注意別人所不注意的地方，而且非親自考察，不肯放心。這是他一貫就如此的。

我認識毛主席不久，即聽得何淑衡同志說：「潤之是個奇人：在第一師範讀書，看不起

學校的課目，不大上課。那一向研究什麼，就把那一類的書搬來，關起門一人在讀。管理王季范是他的親戚，勸他說：『你要上課！不上課是不合校規的。』毛說：『這樣，破壞了我的讀書計劃，我不能够。』又說『你一定要我上課，我一發問，教員不能答時，就請他滾蛋，你能答應嗎？』王沒法只好任他。自然；學校裏記分數的成績不及格了，幾次教務會議都要開除他。楊懷中教授不肯，說：『這不能拿尋常校規來說，這是一個特別學生你們不知道的。』

現代學校教育不切實用，現在固然有許多前進的教育家知道了。毛主席却在二十年前以一個學生實行反抗，即此已可見其偉大。

前次毛主席在徐特立同志壽會上說：『那時幾十個教員我敬慕的只有兩個：一爲徐老，另一位姓楊的。』就是指的楊懷中。

我在長沙到過他的住所，看見他筆記本裝滿一大綱籙。自然這中間有多少的學問，庸俗的教職員，那裏知道？

趙恆惕慘殺黃鵬（黃愛，龐人銓，湖南勞工會領袖），激起羣衆空前的仇恨，羣衆組織，不但壓不下去，反而日益發展。趙想緩和一下，一天，找一些羣衆領袖去談話，毛也去了。談了一陣，不太對勁。毛故做不認識趙的樣子說：『你先生的話不對頭，我們要直接見省長！』旁邊人說：『這就是省長。』於是又談下去，這一來，使得趙恆惕的臉上，不免青一塊白一塊。

事後趙恆惕對人說：『幸而只有一個毛澤東，不然，湖南早就給他們翻轉了。』

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動，毛主席以中央特派員資格兼受湖南省委委託往銅鼓領導駐軍暴動。一行三人，在瀏陽被團防逮捕了。毛故作脚痛，一步步的拐落在後面。這時身上有點錢，抓一把給他們：『朋友，拿去喝茶吧？』那些人接了錢，毛就走，不上數丈，那些人喊起來，其中一人追近了毛，毛只得站住，又給他一點錢：『沒有了，朋友！再見吧！』走上前面

的嶺，那人才大喊『跑了跑了』，後面大隊追來，毛急下嶺，睡在水溝裏。追的人喊：『明明看了他向這裏跑，怎麼不見了？』到處搜尋，獨沒有尋到他睡的地方。

人聲聽不見了，爬起來，塗些泥在腿上，裝作農民樣，走上一個高嶺，已是江西湖南地界了。看見一個打柴的：『喂！下面打仗！』毛喊：『什麼事打仗呀？』兩人於是談起來。談到農民協會。那人說：『農民協會好！只是不該打菩薩！』毛答：『不錯！告訴你，我就是農民協會委員長。我在農民協會，是反對打菩薩的，今天上面喊捉人，就是捉我，朋友，請救我一救吧！』那人很驚，說：『怎麼救法？』毛說：『這是兩塊錢，一塊請你買一雙草鞋，一塊請你買一碗飯，並請你帶路送我到江西地界。』那人說：『可以，你伏在這裏等！』天將黑，那人拿草鞋和飯來了，由山僻小路，送毛到江西地界。毛問他姓名，那人始終不肯說出。但他也夢想不到於無意中救了一位中華民族的革命領袖。

麻煩還多！走了一天，到了一個市鎮，那地方也有些緊張了。毛沒有行李，身上，短褂，一件汗衫，把短褂繫成包袱樣，橫在肩上。「老闆，歇得客嗎？」老板眼睛一張：「歇不得！」連碰了幾家釘子。糟糕，夜

晚不能落店，就够麻煩。走到街尾的一店，不問了，走進去坐下，大叫：「老板，打水來洗腳！」老板無奈，只得任其住下。翌日，達到了準備暴動的駐軍地點，湘、贛、浙轟動世界的蘇維埃運動，就從此開始了。

王喜天的冤恨

劉五

將近冬至了，呼呼的西北風吹過塞外的原野，天氣是如此寒冷，地皮也凍的變了顏色。

這時候，人們全都躲藏在家裏不願出門。在薩拉齊的大街上，王喜天獨自一個人，他只穿着一身單衣裳，幾塊破麻袋從肩上斜披下來，在腰間用一根草繩縛住。他雙手拄住兩根柳木棍，挪着他那壞了的腿，很艱難地從這一家門口移到那一家門口。他不但希望能討乞到一點吃的東西來填塞這飢餓的肚子，而且他有一肚子冤恨要向人訴說。

他在一家大門道裏停留下來，用

那沙啞的聲音叫喊了一陣，一會兒門打開來了，主人捧出一把炒麵來給他，他用一種探求的眼光向主人看着，說了一句：「你看，傅作義的隊伍把我害得多可憐啊！」主人看見他那種淒慘的樣子，就停住了腳，這時候旁邊也聚攏了幾個人。

「我是忻州西劉莊人，今年才二十二歲，在家跟哥哥嫂嫂過不來，去年帶了女人從口裏來到薩拉齊。託親戚替我說在城西五壩村段姓家攬工，我女人給他們作飯，心想老老實實受苦，賺些錢回家。」王喜天開始講述他不幸的遭遇。

「我那女人可是個好女人嘍，名叫張賢女，比我大兩歲，作的一手好針綫，嚶，她真是個好女人。」說到這裏，他的聲音忽然變得低沉了，在他又髒又黑的臉上，慢慢地溜下兩行眼淚。主人以極大的同情心把他引進大門裏邊，並且從家裏端出一碗熱飯來給他。聽衆就追問他女人的情形，他一面吃，一面就說：

「十月初七那一天，傅作義的隊伍從東邊過來住在五壩村，聽說他們是十三團的，團部一個姓任的副官就住在我掌櫃家裏。我給人家成天價担水、喂馬，一句話說不對就是挨打。村裏人多跑了，咱這受苦人該往那裏跑呢？這隊伍住了兩天，走時硬把我拉上挑行李，行李太重啦，走了幾十里地我實在再也挑不動了，向他們苦苦哀求，才把我放回來。」

「不料我一進村，村裏人就告我說，我女人已給那副官裝上大車拉走了。我急得哭了，差一點氣死啦。怎麼辦呢，咱窮人沒勢又沒錢，打官司也沒地方，想來想去，還是去追她，

反正死也要死在一塊……」他的話語發出顫動的聲音。

「你去追上了沒有？」聽衆問他。「聽我說吧！」他又滔滔不絕的講下去了。

「我想他們也是中國人，去找他們官長求情，或許人家會可憐可憐咱這窮人。」他這時說話的聲音又提高了。

「那天我直追了大半夜，第三天上午才趕上他們隊伍，看見前面有一輛大車，上面坐着一個女人，望去就像是女人，我奔上前去叫了她一聲，還沒聽見答應，立刻，車裏跳下了幾個人來，車就很快地跑走了。

「走來的就是那個姓任的副官，後面跟的四個帶槍的兵，還沒等我說話，人家就八手八腳把我捆綁起來，說我是土匪，又說我是「奸軍的探子」。我一開口，人家就打，他們把我拉着走，一路上不知挨了多少打。」他一邊說，一邊用那顫抖的手揭起他那破單衣，叫大家看他那受傷的皮

肉。聽衆顯然急於要聽他那可驚的故事，就催着他說：「好了，不用看了，你快點說吧。」

「唉，那些傢伙真不是人！」他接着說下去了。

「他們把我拉到二里埠村外，這時天已黑了，在那裏可以望見包頭車站那邊閃閃的燈火。他們這幾個人狠命的打了我一頓，我的腿給打斷了，路也不能走了，我躺倒在地上。他們就在離那大路不遠的地方挖了個坑，剝去我的棉襖棉褲，連我的鞋也給脫掉，然後把我推進坑裏去啦……土一推一堆的壓在我的胸脯上，最後用幾個麻袋子子往我頭上一纏，他們就跑掉了……」

說到這裏，王喜天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停止了他的講話。聽的人急的央求他繼續講下去。

「也是那些牲畜太慌張，也是我這筆冤孽眼還不能完，聽見他們走遠了，我咬着牙根將上半身使勁的搖了

一搖，兩個手就抽了出來，我用手把自己從那個土坑裏刨了出來，慢慢爬到路邊的草窠裏，凍了一夜也沒凍死，第二天碰上一個趕大車的老鄉行了好事，才把我載回薩縣車站。」

聽衆有的發了呆，似乎不相信會有這樣悲慘的故事，但是，這可憐的人又明明坐在他們面前。他們有的會見過他，認識他，不久以前他會是個十分結實的小後生。這時聽衆們有的向他說一些安慰話，有的還追問着一些故事的細節。

王喜天沉痛的說道：「我已經是死過一次的人了，斷了腿，不能做營生，掌櫃的也不要我了。但是，我的女人，我的仇恨裝在肚子裏，我的嘴還能說，我要到處講，讓大家都知道：傳作義隊伍就是土匪，比土匪還要兇！」說完以後，他憤憤地掉轉頭，拄着那柳木棍子一步一顛的走遠去了。

一張新文書的起草

冠潔

各村農會主席，商討完了分地之後，有人提議該立一張文書，於是大

家又來研究這張文書該怎樣個立法？

大莊村農會主席的意見是：發生土地關係的各戶，不論地主、新中農、僱貧農，以戶爲單位，各立各的。大家一致同意，並有人補充說：爲了減少農民顧慮，文書一律寫成買賣契。

這時，店子村的農會主席徐友站起來說：

「依我看，咱得立張換天下的文書，地主的地是咱們窮爺們掙下的，明明是咱要過來，怎麼能寫買呢？」他又撚着花白的鬍鬚微笑着補充道：

「怎麼行文，咱得有『策謀』，我想毛主席的好辦法可得寫上！」

他這幾句話，引起了一場騷動。

有的說：「不錯！把毛主席寫在文書上，父傳子，子傳孫，祖輩傳流永世不忘！」有的說：「好是好，可就不

像個文書樣了！」

嚷嚷了半天，也研究不出個結果來，於是大家就討論：「地主的地是那裏來的？」一致的意見是勞動人創造出來，被他們奪去的，朱翰村農會主席指着他們開會的地址說：「學校完全是窮爺們蓋的，但住在學校的却不是窮爺們的子弟，而是地主的公子。」

研究到這裏，有的問：「既然地老早就是咱的，咱和誰立文書呢？」

有的說：「得和縣長立文書，因爲政府領導得到地，所以得讓縣長蓋個大印。」有的說：「地也不是縣長

發給的，自己地自己討回，不能和縣長立文書。」有的說：「立什麼文書？難道還怕地主和咱打官司不成？他們早被打倒了！」

於是，徐友又站起來撚着花白鬍鬚微笑着說：「立文書寫的是叫後代知道咱是甚麼時候換的天下？分的土地？誰領導的？」接着，他就宣讀他的腹稿：「某年某月某日，毛主席領導窮人大翻身，土地回了老家，某某分得土地多少畝。」他說：「再寫上四至，就是張換天下的文書。」大家聽了都大笑起來，說果然是張好文書。大莊村農會主席說：「開會開『會』，不開不『會』，把好文書帶回去叫僱貧再研究，補充補充。」

桌上的錶

張明

洛陽東城門里靠路南樓房。當我們部隊突進城後，少數敵人憑樓頑抗着，最後兩個突擊隊的戰士首先冲上

了樓，敵人已經逃走了。房主人也嚇得不知躲到那里去了。樓上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房內放的漂亮的花

錶，嶄新的皮包和許多衣服。在一張方桌上，還放着一隻銅殼手錶。黑白的表面，漆黑的錶針，在燈光下看去還不到十二點鐘，細小的秒針正在滴滴答答的走着。

戰士們在樓上搜尋了一會，沒有發現武器彈藥一類的東西，就急忙出去了。之後，這個樓上來來往往的戰士很多。樓上的東西仍舊原封不動的擺着。

鞏固突破口的任務完成後，三連被命令停止在這樓上休息。祇有那一隻滴滴答答的錶吸引了一部份同志的思想，三排副王保懷說：「打仗就是

需要錶，要在三查前我就要把它裝帶

來了」。但是說了後却沒有動一動那隻錶，其餘的同志也紛紛議論說：「紀律是自覺的。樓上的東西少了，咱連要負責」正論議時，副政指莊健禮同志來了。戰士們問：「副指導員，你看這錶好嗎？」莊副指導員拿出小刀剝開錶殼一看，嶄新的錶心鑲着四顆寶石，的確是瑞士的好錶。看完後又原樣擺到桌子上。

部隊出發了，副指導員檢查紀律，樓上的東西絲毫未動。那隻鋼殼錶依然放在桌上，滴滴答答的走着。

到別的事情上去。

炭洞開在一巉峭的石壁上，洞口盤繞了好些樹鬚和野草，石壁上面連着很高的山崖，崖頂上是個森林。對着這個鋼硬的山壁，我默默地欽佩着那最初開洞的工人和他們手里的那柄鐵錐；他們鏗鏘掘在這石壁上時，該會冒出怎樣美麗的火來。

洞裏不停地濺出污水，很像一條小溝。溝底積着三層泥濘，可以聽見水流的潺潺聲，望進去什麼也看不見，非常的深，一片漆黑，真像神話裏所說的魔窟。

我忽然發現有一點火星在洞的底端閃爍，在黑暗裏慢慢地浮動。不久火星走近了，變成一盞油燈，燈光下面好像有一個人正飛行，彷彿在曳着一件非常沉重的東西，同時河道裏傳來了一陣陣的摩擦聲。

拖煤的走到洞口，我才看清他簡直像個原人。古銅色的皮膚上蓋着一層煤灰，周身赤裸着，腰跨間只圍了一點破布，肩膀上深深地勒了兩條繩子，背後拖着一籃煤塊，他匍匐地將

拉煤者

雪枝

煤廠在我們山後，只不過一里遠近，我們每天燒的煤都是在那兒買來的。近半年來總是這樣，大哥一早便去，直等到天晚回來還是兩手空空，一點煤也沒有。大哥說，每天在那裏等煤的人很多，挖出的煤不够分配，

有不少人家都很多日子沒煤燒了。

有天早上，我就和了大哥一起到那邊去看看。

走到煤廠，太陽才剛出來，果然就有好幾家人在那裏等着了。這更使我不解。但不久之後，我的心便注意

煤拖出來，胸口幾乎貼在地上。他的手臂很粗大，腿上綁着一列的筋肉，足步沉重地陷在泥潭裏，把泥水濺得很高。那盞油燈，就擱在他的頭巾上。

拖到煤坑邊，他摔掉了勒在肩上的繩子，立起來，舉起那油黑的臉，仇恨地望着山頂的太陽。

「你們裏面有很多人工作嗎？」我問他。

「多？只有兩個，一個挖，一個拖。」他不耐煩地瞟了我一眼，仍然鼓起他的眼睛，死盯住太陽。

「怎不多雇兩個人呢？」
「哪去雇？都當兵去了！」

「當兵？當兵比拖煤賺的錢多些嗎？」

「是被拉去的！」他叫了起來，掉過頭狠狠地看着我，好像要在我身上找出點什麼來報復。後來轉過身去，咬緊牙根似地說了一句：「哼，要被拉完了。」

他又勒上繩子，足陷着泥潭，在嘩嘩的聲響中把煤筐拖了進去。油燈在他的頭上閃爍，在黑暗裏浮動，又慢慢變成了一點火星而消逝了。

很久之後，我還常常想起那在煤坑邊上太陽光裏的一蹲銅像，和他頭上的那一盞油燈。

一九四七，十，二一。成都

蘇聯研討中國文藝

蘇聯科學院太平洋研究所於三月廿四日舉行會議，專門討論中國問題，注意於這些問題的研究，已有偉大貢獻。語言學、歷史和現代的發展，蘇聯科學家對於這些問題的研究，為爭取自由與獨立的戰士。這表示出中國人民對科學之最高傑出的代表魯迅作家，被譽為一中國的高爾基。這表示出中國人民對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的創作熱愛，以及對蘇聯文學傳統的尊重。中國文藝家們的作品影響之下，而出現於中國文壇的。



店書活生

LIFE PUBLISHING CO.
54 QUEEN'S ROAD C. H. K.
號四十五中道大后皇港香
號四弄四八三路州福海上
號二十四街寧吉。坡加新

人民與文藝

大眾文藝叢刊（第二輯）

三十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著作者 喬木等

出版者 大眾文藝叢刊社

總經理 生活書店

印刷者 大千印刷公司

本刊逢一、三、五、七

九、十一月一日出版

本輯零售每冊港幣二元

預定半年（三冊）港幣

六元全年（六冊）港幣

十二元掛號郵費另加



者 觀 旁

著 基 爾 高
譯 南 稷 羅

學 哲 的 學 科



本輯零售港幣二元